

丙辰孟春

快心醒睡錄

蕭方駿題

洪憲元年一月出版

上下二冊

定價大洋壹圓



編輯者 自怡軒主撰

發行者 文津山房

分售處 各大書房

總發行 上海 文津閣

# 快心醒睡錄卷八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 記許靜山夢異

凡事之恍惚難憑者。輒曰如夢。至明是夢。而其中曲折竟能悉記無訛。卽有不倫處。仍復歷歷如繪。是無論其驗否何如也。就夢以言亦足誌異。則如許靜山之所夢。是已靜山無錫人。年少好學。館我邑城南。王氏與次兒錫鏞爲文字交。頻顧余齋。乙丑夏。以所記虹西草堂夢異見示。閱之。誠有足異者。因特筆之。如左。曰壬戌重陽後四日。余自上海移寓東之黃樓。薄暮抵岸。下榻虹西草堂。舟行勞倦。乃亟就枕。甫交睫。似有友人數輩來邀踏月。辭以力憊不聽。強拉出戶。仰見恍視。疏星數點。斜月漸西耳。聞擊柝聲。隱行約里許。忽見峭壁插天。俯臨絕澗。左顧竹木蒼蔚。處格磔聲。類水鳥。方徘徊間。一異獸越澗來。作勢直撲。月色微茫中。不辨何物。但見金睛睜閃。且撲且吼。乃駭絕狂奔。俄望半里外。似

是夢中夜  
景  
幽細  
得夢意

一片迷離

國論語  
要領

有因針對  
无妄

伏筆

變幻不盡

忽隱忽見

有人煙急趨之則一市肆。時人語唳喧吼聲遠。而路復莫辨。同往諸友亦無一在。健方擬少息。人叢中忽出一老嫗。向之大詬。並袖瓦礫擲之。驚視又不識。乃急避。嫗言喃喃。不可辨。如云狂生害人而矣。方窘。忽聞後有呼之者。曰靜。由是少待同行。回視則素識吳翁也。問何踉蹌。乃爾因告之故。且曰。纔脫虎口。又橫遭惡詈。可謂无妄之災。吳笑曰。此亦自有前因耳。余訝其語不稽。吳曰。此去西數里有碧霞君廟。盡一游乎。遂共之行。頃見坳薨十仞。高山雲際。屋後樓閣重疊。隱隱有人。吳曰。至矣。偕之入。則珠簾畫棟。金碧爛然。中塑碧霞君像。香烟繚繞。中微見明璫翠羽。色相莊嚴。因再拜。及起而吳已不知所在。惆悵問一童。童躡蹻入。笑曰。何處狂生。輕涉此地。乃述所以。並問歸途。童曰。老奴殊饒舌。但既到此。當令一廣眼界。因復導之出廟。不數武至一園。卽所見樓閣處。園中珍禽怪獸。奇花異石。靡不畢具。樓上都有麗人。或彈棋。或鼓琴。或把卷微吟。或憑欄笑語。惟一處樓窗深閉。環珮無聲。良久有啓戶出入者。則市之嫗也。見客

都梁耶迷  
迭耶幾人  
到此誤平  
生可以移  
贈

夢中人借  
畫中引出

一筆雙鉤  
想見心光  
一閃

以夢爲覺  
者固非使  
果以覺爲  
夢使正覺  
矣奈世人  
徒以不夢  
爲覺以致  
夢仍不覺  
耳

急返走。余心訝之。步亦隨却。童固言無妨。且囑如有所見。切勿動心。乃唯而入。甫入。即覺溫香一縷。暗沁心脾。旋登一小閣。周視陳設淡雅。東壁有美人圖。似二喬。觀書狀細審。左側一女郎。縞衣玉貌。光豔動人。意頗動。忽念道竟戒。此心急。自持。常即揖畫作謝。忽聞耳畔珮聲鏘然。若有答拜者。心疑畫中人。忽下。急注目。果見一倩女。與挂壁者無二。時殊錯愕。而麗人轉從容徐曰。不見僅二十年。直此生疏耶。遂導使入內。內復有一麗人。倚檻觀書。既見。即起立。整衣歛拜。余亦拜。測其年可十五六。衣碧綃裳。作淺綠色。仙骨姍姍。視縞衣人。猶艷也。迷離久之。自念得無是夢。方涉想。二女即相顧笑。若會意者。縞衣人曰。塵中人。日在夢中。而常日以爲覺。今我輩幸不墮落。無怪。郎君憤憤然。以覺爲夢也。碧衣人點首不語。縞衣人又曰。阿妹向日似怪。郎君簿倖。我嘗爲渠解說。阿妹不信。今竟何如。碧衣人俯首而嘆。似不勝幽怨。綃惘然若失。曰。卿言二十年前事。今尙有鴻爪可尋乎。縞衣人即就書架取一小册授之。册記昔年有書生讀書山。

似此答不  
在生老嫗  
未免錯怨

的是棒喝

情爲理抑  
愈覺風流

熱腸冷面  
悶入常態  
無一語道破

中山有園爲大姓別墅。墅中二女同居。才色雙絕。聞書聲屬意焉。生於暇日偶一至園。亦曾見之。第鄰闔宋玉我薄相如。初無兒女情也。生旋遭疾卒。二女因之亦相繼病。病中有倡和詩詞并載冊中。哀怨之音令人泣下。始知爲余前生事。卽吳翁所謂有因者非耶。末署沁云女子記。倩雲女子手書披覽之餘。未免悲感交集。縞衣人顧之曰。癡生夢醒否。人生泡影。昔何在。今何歸。尙弗悟耶。余殮容起謝曰。當年情事實出。不知今覩斯編。感極生愧。天台在邇。僕豈無心。但劉郎尙有父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碧衣人首肯數四曰。郎君侍奉正長姑。與君作十年約可耳。俄有一垂髻女捧茶至。盃小類口脂。合茗色深綠。飲之寒芬震齒。因曰。無怪卿等常以冷眼視世人。此亦清涼世界中味也。縞衣人微哂曰。君誤矣。儂輩腸最熱。不爾烏得至此。顧待女取新釀碧桃露來。爲郎君壽。旋見携一綠玉斗至。芳液滿中。熊熊中作琥珀色。醕之奇香暖腸胃。遂謝飲。忽憶老嫗微叩之。知爲碧衣人乳母。頃以追理昔以致病之由。不無抱怨。卽顧左右呼

何仙人於  
此塵心亦  
未死盡

不尸解不  
仙豈但感  
疾已哉宜  
之孰滯日

殆乎十年  
之約耶

八字世所  
歎亦救世  
者所其歎

嫗垂髻。女進曰。渠於郎君登樓時已挈海棠妹往山東掃花去矣。因問十年之約當是何解。碧衣人曰。此但問君故人稽仙可矣。縞衣人又云。郎君前生幸無他過。唯塵心未死。不免一度輪迴。此後行藏善自珍攝。譚甫密忽聞戶外道童呼曰。碧霞君詔宣羣仙宜速去。乃共起。然是時離別之情。覺俱不自禁也。既出童曰。曩戒子勿動心。何違我言。曰無之。曰果爾。何頃刻間悲喜紛集也。乃謝過。因問二女仙乎。曰然。曰仙則何以有感疾之事。童曰。此幻境耳。君何執滯。乃爾行次。俄見有一黑犬蹲地。而又不類。童曰。識之。此烏龍也。昔爲崑崙奴。計擒夫人。以二女幽貞給使守戶。君前夕。偶不遇渠。安得來。夫人蓋卽碧霞君也。因念前緣既了。擬再一叩未來。方動念。童卽曰。子三十歲大佳矣。但君來已久。宜亟歸。俄至一處。洪濤萬頃。浩無津涯。童拱手作前曰。送君從此止矣。茫茫塵海。登岸何時。有愼靜二字。贈君當謹守之。并寄聲太夫人。慘綠少年之感。不敢妄也。言未已。見有一舟破浪來。近視弟瑛也。太聲曰。兄曷不歸。兩大人夢卜無靈。望

此夢字本  
以覺言誰  
知卻卻道  
道著

雄雞一聲  
天下白入  
夢時斜月  
西沉出夢  
時朝暾東  
上遙遙相  
映

眼幾穿矣。喜極遽登不暇細問。未幾而里門在望。恍惚間已入。拜父母具陳所  
遇。牛曰。我自歸里後。兵塵漸息。日夕念汝。嘗寄音至海上。風聞數月前汝已歸  
里。我日內急欲西行。汝弟何處不覓。誰知汝在海外作此荒唐大夢耶。時方伏  
地泣謝。忽見母氏作沉吟狀。曰。止止。此事亦甚怪。記昔年坐瘴時。曾夢大士携  
兒入曰。此子聰明。惜其福稍薄。臨去又云。待渠大時。囑以慎靜。雖不長生或不  
至忘却本來也。以故命爾乳名曰慎。卿字曰靜山。向以此涉誕。未嘗語人。豈意  
二十年後。又有此重公案。所謂碧霞君者。或即大士化身耶。因又有此重公案。  
所謂碧霞君者。或即大士化身耶。因又述慘綠之語。母亦不解。方相嗟異。而耳  
畔雞聲喔喔。睨窗上朝暾已紅。則身固在虹西草堂中。披衣凝想。不勝惆悵。  
靜山復言。庚申夏避兵虞山。夢一麗人。授之雙璧。並有芙蓉鏡。下相逢日記取  
神山。兩玉人句。時以爲科名吉兆。遂改名珏。若小名及字。固皆幼時母氏所取。  
但未聞大士入夢耳。正不知女郎十年之約。及道童大佳之言。復何如也。聞夢



若一合亦不成

稽仙殆指此

我見談文墨者矣

具見雅人深致

清麗芋絲

中道童之貌酷類其友稽君子安稽。故靜山總角交長二歲。器宇清俊。而自庚申亂後。久不得音耗。吳爲同邑人。號省三。省賣卜滬上。並述夢。未踰年。其尊君卽歸道山。似合夢中。急欲西行語。而所謂吳翁者。亦於是年謝世。是雖夢境無憑。然亦自有適符者。因亟錄之以再觀其驗。

雨蒼氏曰。言情寫景不減聊齋。至閣中叙話處。喁喁私語。如見小窗兒女狀。尤爲細緻。究竟是夢與否。在痴人前恐皆不可說也。

### 虹橋巷遇

少與曹吉雲太史郁秦峰明經訪麗於虹橋幽巷。遇一姝本吳趨良家女。九歲墮落。常有鴛母雙。福撫爲孫女。時年纔十六。輕狀雅淡。無抹障袖。習善弦索。工崑曲畧。解文墨而不輕談。余嘗同二三知己小飲其室。家廚食品精潔。殊常。或相對深宵清茶閒話。每聽更鑼。聒耳幾忘涼月西沉。欸洽經年。鮮及於亂。姝常以紈扇倩畫師方篠莊摹其小影。索余題句爲書七絕二首云。一庭花影夜

工雅

情深爾許  
情願化秦  
余願化秦  
心願化秦  
淮水長繞  
清溪舊板  
橋句用意  
似之徐  
計其時徐  
娘亦已老  
矣

迢迢人爲憐春瘦損腰。儘有相思忘不得。綠天涼夢。又今朝。芳草淒淒映綠波。  
困人天氣是清和。休言水國無紅豆。拾得飛花恨較多。余嘗戲謂吉雲曰。才如  
君色如姝何。殊秦峰之富羣推爲我鄉冠。因寫金粟一枝。傍綴殷紅。數本葉底  
作華清春睡狀。題爲富貴美人圖。系以七古一篇。今已忘之。惟憶初遇時。贈詩  
二章云。仙風吹我度藍橋。若有人兮隔水招。騎月射衾紅浪灩。檀雲委枕翠痕  
消。漫將幽恨酬團扇。好把閒愁寄洞簫。儂笑不如燈下影。更闌猶得伴深宵。枇  
杷花裏掩門窺。正是斜陽欲下時。十二欄干雙影禪。萬千情緒兩心知。卿如踐  
我三分約。我定酬卿一念痴。擬託鴛媒報消息。阿姣金屋可相宜。紈扇今在延  
陵公子處。步燹後曾出以示余。覺三十年往事如在目前。令人有人面春風之  
感也。妹今脫風塵。故特隱其名云。

雨蒼氏曰。麗而有則靜讀一過。覺當日衣香髻影。猶在卷中也。仙乎。

大橋

有色如在  
行間令閱  
者不寒而  
慄

令人發嘆  
此下從前  
暫留包村  
句開出叙  
事有柳暗  
花明之致

此中自有  
經猶非純  
任術數矣  
險極奇極

包惟有此  
異術故於  
敗也人皆  
謂其厄于

人皆死於賊矣。先是賊患包甚，檄調各路精銳，誓破包村。是日調兵適至，入夜陡聞村中人聲四騰，賊慮乘夜劫營，方發號聚衆，而紅旗隊驟然衝出，賊素聞包有異術，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絕糧，夜遁，村中必虛，因而并力進攻，致爲所破。然後知數之難逃，有如此云。此皆聞之友人，友蓋得諸馮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並云：馮在村時，每晨起見包，必登高望，氣旣下，卽令衆曰：今日賊來至某處，將攻我某方，當撤他防，并力禦之。繼而果然，屢試不爽。所練之勇，能禦敵者三千餘人，以五色旂按五方分五隊，進退有常，臨陣不亂。常邀馮共瞭賊營，忽推馮倒身，亦伏地方，而雷霆一聲，炮子簌簌從上飛過，旣免，謂馮曰：此炮在良方，月神適犯，我村當去之。馮見炮架前山麓，約遠四五里，有賊守衛，私村如何可去。繼見包脫帽散髮，洗足仗劍，如道家步罡狀。遣三勇，日衣皂隨行，包口喃喃若誦咒，其行如飛。將及而遙見一賊，忽撲地，餘賊盡退。瞬息歸，約重四五百斤，不知三人之力，何能勝任如此也。時方涉冬天，久不雨，包忽

數不知賊  
窟孤村理  
宜不敵至  
包之勉力  
支持亦以  
理合如是  
何數之足  
云

却地斬使  
何等正大

點明

令衆曰。久不與賊戰。賊必謂我兵單力怯。明日某時當有大雨。賊守必怠。可衝破其西營。雖不能大勝。亦可殺賊數百。獲牲口器械。以挫凶鋒。乃預傳令何時出隊。何時攻營。何時收隊。明日果大雨。破賊亦如所言。時賊欲由溫台攻閩省。患包牽制。願以紹興府城與之。請其不助官兵。或言若得府城。足資守禦。勸包姑從。包笑曰。此誘我也。無論江浙俱陷。孤城難守。且入城則如困囹圄。糧草更易斷絕。扼吭之勢。恐無一人可逃也。遂斬其使。馮嘗竊問包曰。弟與君自幼同堂共學。弟以薄宦遠離鄉井。聞君素守田廬。罕至城市。何時得靈飛六甲十二真傳。而道妙至此。包曰。余於念年前。曾遇異人授我秘冊。雖非全帙。然上觀天象。能知風雲雷雨時運變遷。下察地理。則可安營布陣。縮地驅山。而凡卜易算數之類。吉凶禍福。皆可預決。前取賊炮。卽六丁縮地法。故三人能得數十人之力。但我所學。不過顯易數端。若能盡其底蘊。則此小醜。指日可除。何至困於此耶。馮又問賊勢至此。何日得平。包曰。我曾觀天象。兼占易數。江浙之賊。不久當

侃侃正論  
皆以理言  
數將不厭  
自倒

滅。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族之安危。反不能了了。是豈學之不精耶。抑所謂馬前易數。近易明而遠難驗耶。及包死。馮始知數有前定。故古不能明。因爲之歎。詫累日。後嘗以其所聞見者。述於人。蓋友之言。又如此。余維君子憑理不憑數。包以一村氓而能識尊君親上之義。因遂毀家禦賊。偉矣。至損其軀。亦勢使之然耳。就所挾持實甚正。其他權謀術數。已爲餘事。若遽艷稱。則包之爲包。不幾鄆京之續哉。紀成適有餘墨。漫附此數語質之。知者當不以爲河漢也。

雨蒼氏曰。叙次有條不紊。觀包指麾處。想見蘊蓄有素。故能以孤村悍大寇。卒死於難命也。結處語精識卓。增包無限身分。

### 蒙古狀元

同治乙丑。殿試第一甲一名崇綺。蒙古正藍旗人。計國家二百餘年。蒙古人從未有。大魁天下者。際茲人文蔚起。想見聲教遠敷。而於列朝培植之功。所謂久道化成者。其來誠有自云。

判訟審金

崇邑諸生施紹施森者兄弟也。祖某有金四百兩埋蓬室。祖密識之於父。父密識之於母。母氏初秘之。迨歲值奇荒。家道消乏。始言其處。二子即往求。則已不復有矣。家有舊僕施可進。紹疑其知風竊取。因以究盜控縣邑。侯張公一魁走筆判云。據控銀埋兒媳之外。即親孫尙不使與聞。况傭工之僕乎。夫財爲神物。名曰青蚨。以其無翼能飛。不睜自走也。神移鬼運。記載豈盡荒唐。苟非所有。不能禁其不去。且兩生子衿也。倘能奮翮青雲。安往而不得富貴。不然高明鬼矚。多藏厚亡。又安知塞翁失馬之也。福乎。風影難以株求。竊鐵未可懸坐。兩生於此。其以是銀作蕉鹿觀可也。判出。二施嗒然。其語人多傳誦。至今猶有能道之者。

童菽原曰。一判亦諧亦莊。宜爲人傳誦。

豫園

折得倒  
判祇百三  
十字曆折  
多到抑且  
有筆有書  
豐俗更所  
能驗

利之所在  
人爭欲得  
之

祗此足概  
平生

滬城東北有港名洪口。外通大海。內達吳淞。水急河闊。舊有渡船。而晚即收渡。江之南北。夜無往來。通商後。西人架木爲橋。橋長一百八十餘步。中有鬪筍處。繞以鐵練。使可開合。以通帆船。橋兩頭搭蓋小房。爲西人館。另僱本國人守之。來往者。人索錢二文。車馬轎擔。則如數倍。每日可得錢數十緡。因是轉輾相售。竟爲西商產業。聞二十年來。所得不下數萬金。而其主亦已屢易矣。至同治乙丑。橋漸圯。因於數步外。復建一橋。而毀其舊者。

雨蒼氏曰。過往需錢。煞是苛歛。若積爲修葺之費。雖中國亦可於要隘處仿行。

### 包立生

包立生居紹興諸暨之包村。世務農業。而曾習奇門遁甲術。能料敵之進退。虛實而制其命。咸豐辛酉。粵匪擾浙。包聚村人練兵籌餉。竟以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賊。屢挫兇鋒。終不少屈。於時人始知其有異能。依倚者日衆。時吳曉

關觀察。方以蘇松兵備攝藩篆。吳亦浙人。聞其異。欲招致幕中。以爲己助。因於

佐雜班中。訪得包之姑表兄弟馮仰山。潛令蓄髮三月。乃備文書。改衣裝。命赴

包村致意。時浙境徧地皆賊。馮逡巡不敢遽入。適遇被擄之逸出素識。某探知

前路。賊守將性暴。好殺手下。盤詰最嚴。斷難混過。惟包村有勇目某。常雜處賊

中。現居某地。然必繞道二百餘里。始能曲達。馮晝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見

卽述來意。某以此去包村雖不遠。然賊守甚衆。去必成擒。因藏馮密室。不令外

出。一日謂馮曰。今已覓得賊處路。且有賊卒二。賄令護送。然文書當留。此斷

不可帶。因附憑促往。馮行果有二賊。前導途中。屢經要隘。鋒刃奪目。心胆幾碎。

歷數日夜。去村不過二三里。二賊辭去。馮單身前進。遇村中巡勇。疑爲賊細。作

欲殺之。馮以包某至。賊告。遂引馮入見。各道艱苦。馮見眷族亦在包村。皆無恙

甚喜。因備吳公相招意。包嘆曰。我亦知孤村無援。勢難久守。緣無長策。勉酬衆

志耳。刻下軍糧僅支二月。幸有賊之通我者。私接濟。不然斷已久矣。今承吳公

知其難而  
勉爲之卽  
是盡人事



極老練

意周至

暫留旬伏  
後半篇

疑亦六甲  
神丁

忽喜忽驚  
情事如見

美意。奈賊衆我寡。恐難突圍出也。因與掌案某共議。某以賊勢甚大。媚賊者衆。馮某雖親遠出已久。又無文憑。君雖信之。奈衆人平。必使人隨。馮出村取文書。示衆。衆志既堅。然後刻期衝圍。并約吳公統兵接應。始爲萬全事。關一村民命。斷不可草草從事。包是之。馮因暫留包村。閱二旬餘。值夜大雨。包忽命護勇六人。身穿賊服。送馮出村。馮欲挈眷。包卜曰。可遂帶家屬冒雨行。黑暗中見無數皂衣紅帽人。僵立村外。似守護者。而寂無聲息。馮怯甚。私問送者。此何兵。勇但搖手。遂繞小徑出。至舊處。即取文牒。附勇囑包速定行期。而馮自歸。包既得牒。邀衆密議。則皆願從。包大喜。卽布卦以占。卦成又大驚。曰。細察卦象。惟今夜二更可出。若交子正。卽無可出之日。且有禍。衆皆失色。僉曰。今浙地四處皆賊。又未約。有援兵。縱使突圍而出。將何所歸。時有掌文案某曰。離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其處地僻。可以屯軍。河闊可通海道。聞無賊守。若暫札營彼處。卽由海道通信。吳公使以輪船接應。或可轉危爲安。除此恐無良策。包曰。我方寸已

當日事勢  
寔亦如是

伏後文

調遣恰非  
草草

叙次拉拉  
雜雜得一  
時拾攘光  
景

真無奈何  
軍令倏更  
兵家所忌  
況當呼

吸之際乎  
風捲雲馳  
叙得有聲

亂不能自主。但今勢已至此。不出亦難久持。姑從某先生言。死生命也。諸命可速歸。各自收拾。時已薄暮。雨方霽。而陰雲未開。村路尚濕。遙聽賊營寂靜。號炮無聲。包卽傳集團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隊。隊各八百人。選勇敢者入紅旗隊爲前鋒。令酉初出隊。各帶衣糧鍋被。由西北方進攻賊北營。衝透賊圍於某村取齊。白旗繼之。皂旗殿後中權。青黃兩隊保護衆家族。傳令旣畢。時值戌初。紅旗隊已發。遠聞金鼓震天。鎗炮聲不絕。而一村之人亦遽亂如潮湧。哭包門曰。包君若去。我等從亦死不從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夕。一時人聲鼎沸。包欲出而爲衆所阻。嘆曰。天乎命耶。時將錯過不能逃也。因令後隊且勿進。時白旗隊亦已出村。以聞今欲退。致前後不相顧。隊伍遂亂。忽見四野火光燭天。殺聲動地。賊衆犬至。亂拋噴筒。火箭鎗炮齊發。鉛丸如雨。村勇各無鬪志。又值村衆擾攘之際。賊遂乘時衝入。見屋即火。逢人便刃。頃刻間烟焰滿村。尸如山積。時惟紅旗隊已衝圍而出。白旗生死參半。餘衆鮮有得脫。而包與同事諸

豫園在縣治北隅。卽今邑廟之西園。本明前進士四川布政使潘允庵允端所建。允庵係大司空恭定公仲子。退官後。出資營造。垂二十餘年而成。地約四十餘畝。極亭臺池沼之勝。至我

朝乾隆間。潘氏子姓氏微。園亦漸圯。急於謀售。時中浦初通海。舶商賈雲集。乃以賤價囊金。得之旣歸。邑廟爲西園。遂分地修葺爲各業公所。後代人日盛。園中競設店鋪。竟成市集。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河雜技。皆託足其中。迥非常時布置。嘗讀方伯豫園記云。舍西偏舊有蔬圃。嘉靖己未。下第春官。稍稍聚石鑿池。搆亭藝竹。作輟二十年。未有成結。萬歷丁丑。解蜀藩印綬歸。始一意充括。地加闢者十五。池加鑿者十七。每歲耕穫。盡供營治。時奉老親。觴咏其間。而園漸稱勝區矣。園東架樓數椽。以隔市黨。正中三楹爲門。匾曰豫園。取愉悅老親意。入門西數武。復得門曰漸佳。西二十武折而北。墜一小坊。曰人境壺。天過坊得石梁。梁竟面高墉。上嵌石刻篆文。曰寰中大快。循墉西行。得堂曰玉華。前臨

以下詳記  
來龍去脈  
諸曲折處  
雖在紙上  
亦可臥游  
其境可以  
意會

爲五可下  
注脚而意  
致極問適  
得尊題法  
非荒營造

奇石曰玲瓏。玉蓋石品之甲。傳爲宣和漏網。因以名堂。後軒一楹。朱檻臨流。時  
餌魚其下。曰魚樂。由軒而西。得廊十餘武。折而北。得亭翼然。覆水面。曰涵碧閣。  
道相屬。行者忘其度也。自亭折西。經三十武。復得門。曰履祥。則巨石夾峙。有若  
闔然。中藏廣庭。縱數仞。衡倍之。鰲石如砥。左右各累奇石。作巖巒坡谷狀。名花  
珍木參差在列。前距大池。限以石闌。有堂五楹。巋然臨之。曰樂壽。雕鏤丹雘。頗  
盡其美。堂左曰充西齋。蓋由余之名。若號而題。爲韋絃之佩。堂有室曰五日。則  
以往昔待罪淮漕時。苦於驅馳。有書請於老親。曰不肖自維。有親可事。有子可  
教。有田可耕。何戀戀雞肋爲比。丁丑歲初。又夢神人賜玉章一方。上書有山可  
樵。有澤可漁。而是月卽有解官之命。故合而揭焉。嗟嗟樂堂之構。本以娛親。而  
竟以力薄。愆期。親不及一視其成。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池心有島。橫峙。構亭曰  
鳧佚島。之陽峰巒錯疊。竹樹蔽虧者。南山是也。由五可而西南。面爲介閣。東面  
爲醉月樓。其下修廊曲折。可百餘武。自南而西。又轉而北。有樓三楹。曰微陽。以

一再稱親  
足見世家  
風範及此  
間撫餘奸  
筆有餘妍

境是園中  
擅勝處筆  
亦林滴盡  
致

余攬揆。偶同仙降。親嘗以是命爲小宇也。下爲書室。左右圖書。可以習靜。前累武康石爲山峻。巒秀潤。頗懣觀賞。登樓西行。閣道延袤。復得層樓。曰純陽閣。上奉呂仙。中奉則祁陽土地之祠。蓋府君守祁州時。嘗夢神手二桂。携二童語府君曰。上帝因大夫惠澤。覃流以此爲贈。已而誕。余兄弟府君曾命祀之也。由閣而下。爲留春窩。自窩而南。爲葡萄架。循架而西。度短橋。經竹阜。有梅百株。俯以蔽閣。曰玉茵。東爲關聖祠。出祠東行。高下紆迴。爲岡爲嶺。爲澗爲洞。爲壑爲梁。爲灘。各極其趣。山半爲山神祠。祠東有亭。北向日挹秀。在羣峰之坳。下臨大池。與樂壽堂相望。山行至此。藉以偃息。由亭而東。得大石洞。窅窾深靚。幾與張公善拳相衡。由洞仰出。爲大士庵。東偏禪室五楹。高僧至止。可以頓錫。出庵門。奇峰矗立。若登虬若戲馬。閣雲礙月。爲南山最高處。下視溪山亭館。若御風騎氣。而俯瞰塵寰。眞異境也。自山徑東北下。過留影亭。盤旋亂石間。轉而北。得堂三楹。曰會景。左通雪窩。右綴水軒。出會景。度曲梁。修可四十武。梁竟卽向之。所謂

一繞字便  
寫盡

設使子若  
孫能世世  
培土植木  
不更善耶  
有參學人  
試下一轉  
語

廣庭而樂壽以南之勝。盡於此矣。樂壽之西。構祠三楹。奉高祖而下祖主。以便奠享。堂後鑿方塘。栽菡萏。周以垣。垣後修竹萬挺。竹外長渠。東西咸達於咸池。舟可繞而泛也。樂壽堂之東。別爲堂三楹。曰容與。琴書鼎彝雜陳其間。內有樓五楹。曰頤晚。樓之旁。庖福盛。備則余棲息所矣。容與堂東爲毛一區。居季子雲。獻使其定省。其堂曰愛日。志養也。大抵是園之盛。雖非輞川平泉之比。而并石之適。觀堂室之便體。舟楫之沿泛。亦足以送流景而樂餘年。第以經營數稔。家業爲虛。余雖嗜好成僻。無所於悔。而實可爲士夫殷鑒。若余子孫。惟永戒前車之見。無更培一土植一木。則爲善云。噫。此充菴先生筆也。所記爲當時原築。猶在未歸邑廟前。及咸豐間。粵逆犯境。英法各國統兵協防。駐扎園中。越四年始撤。園中花木蕩然無存。舊遊之地。幾不復識。時觀察丁公。曰。吾雖嘗諭各業重修。然兵燹之後。市肆清寥。加以捐項殷繁。豈能復覩從前之盛乎。適閱潘氏宗譜。因亟錄方伯豫園記略。以見興廢之由。亦誌今昔之慨云。

兩蒼氏曰。前人田地。後人收。猶有收人在後頭。本古今同慨事。而園亭尤甚。豈若江上清風。山間明月。相與於無相與之爲得哉。猶幸園記數行。舊觀尙堪歷溯。始知筆墨之壽。愈於土木丹青。

### 災告

我邑小東門外北城脚。沿濠一帶。直至天后宮後。聚居閩廣流民。大半開設賭場。藏匿匪類。咸豐三年春。是處有一成衣店。地中忽有血。上冒色紅而微紫。出地即凝結成塊。店有婦方浣衣。見卽駭呼。鄰里聚觀。旋往報縣。邑令姚公暉第來勘。歷以糞穢仍不止。因以灰土實填數尺。余聞亦往。則墳血已止。而穢臭不可近。觀者猶接踵也。是年八月。卽有會匪劉麗川等。戕官劫獄。踞城一十八月。首逆皆閩廣流匪也。又是年夏秋間。有白光起西北。自下而上。直冲雲際。其色晦暗。二旬始滅。可見禍亂之至。必有兆矣。

### 洋商租地

彈丸世界  
不意於數  
鴻溝

可患在此  
不特爲銷  
金銅已也

我邑西商之租地也。始於道光壬寅而盛。於咸豐庚申其始僅於浦灘。搭蓋洋房以便往來貿易。繼因粵逆之亂。調兵助勦。請益租地。富商巨賈於是集焉。而市斯盛矣。按法蘭西租地自北門外。至洋涇濱南岸。東至小東門外之方濱。西至西門外之周涇。英吉利則自洋涇濱北岸。至吳淞江南岸。東至虹口。西至泥城。而花旗各國。又錯處其間。近於沿浦東。又有製造鐵木碾輪等廠。頭壩虹口下。海浦諸處。爲其雇工雜色人所僦居。南北地廣十餘里。洋房聯絡。金碧萬狀。其間里港紛紜。行人如蟻。華民多設肆於中。鋪戶鱗比。百貨山積。茶坊則樓架三層。最上者一茗需錢五六十。若登酒樓。非費十餘金不可。戲館大小三四十處。簫鼓喧闐。夜以繼日。妓院則無地無之。更有花烟間。及廣東流娼。密如櫛比。浦灘上下多集舳舻。每舟僅二三人。係閩廣甯波人。操之咸假西商旗號。渡客雇舟。初不論值。每至江心僻港。任意勒索。甚則露刃搶奪。致有害命者。或私設賭場。窟藏匪類。以租界爲逋逃淵藪。嗟乎西商惟知射利。而不知遠害。然而盛



揆所以廣地之故彼此皆爲利使語事心長

祇四字耳要不知幾經審慮也

措置處寔有見地異

衰倚伏道若循環。我恐以是盛者。亦以是衰也。所謂租地者。名雖給價。而圖書地保。通事賬房。輾轉扣除。業主所得。十僅三四。是以溫飽之家。遭此而赤。貧者不知凡幾。若以田論價。已美矣。但滬城係通商大邑。東城市鬧。房值最昂。有屋一二椽。每歲得租。卽有百餘金。而地僅分餘。如合田價。幾不值一哂。惟城西北三四里。屋少田稠。且多義塚。西商不辦肥礮。或得善價。然在地保盡知底細。因串通事。以霸持有絲毫。不吐者。若輩居間。旣可取利。故百端聳動。無不欲西商之廣其址也。更有逐利之徒。又租洋商之地。造屋召租。以牟什一。而洋商以民地轉取商租。利幾百倍。竊維租界日廣。則民地日促。蠶食年年。將何底止。因思洋商重利益。地之請緣。界內之盛。易於取利也。界內之盛。實由華民之舖戶。雜處其間。商旅咸集。故也。若欲絕之。必使華洋分界。使界內旣不成市。利又安所取乎。更須定議。嗣後洋商租地。不得概以田論。出思之房。以租價定值。有百金之租者。給以千金。自住者。令償原價。使民亦可以息抵租。每歲錢漕。仍令完納。

於紙上空  
談益彼之  
所趨惟利  
今我以不  
利與之欲  
自不遇而  
絕耳

如民間佃之例。例日後退租。則可清查。原主備價歸業。誠如是。而使民無怨。吟域既分。更可勉涉事端。所謂逋逃藪者。亦儼發其覆。而盜賊亦清矣。

雨蒼氏曰。華洋分界計莫善也。惜末及之始耳。

### 白氣異星

咸豐辛酉正月二十六日。定更時斗杓東有白氣亘天。形如匹練。南冲天河東折若旗。疑卽所謂蚩尤旗者。其根因雲擁不見。越夕天無纖雲。見一星如卵。起紫微垣斗筭下。與杓相值三鼓後。斗轉西旋。此星亦隨之而落。後夜移前丈許。根芒蓬勃。其稍微銳。直至六月二十後始歿。時賊勢方熾。見此星異。皆驚懼。余謂天於亂前垂象。固以兆亂。若已亂卽警亂矣。粵匪亂有十餘年。未始警。故害亦甚。今妖星已見。賊必不久旋洪逆死金陵。克復其僭。李秀成亦授首。不數年而黨盡殲。余固不知星象。當日特以理言。初不意其適中如此。

# 快心醒睡錄卷九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某先達

名實允稱

是何意態  
雄且傑

閑中賴有  
此細心人  
四字悞人  
不少  
爽若哀梨  
快如并剪  
佳在不叙  
自明一笑  
如字情更  
躍

鄉先達某公。未遇時貧。無升斗蓄。而嗜酒。落拓不事生產。夫人某氏。有賢德。以紡織給公。每食必留以待。不敢自飽。時或斷炊。則置火酒一杯於几。公歸見酒。便會意。乾訖即大步去。以爲常。公每深夜未歸。夫人登樓望。遙見紅燈二盞。照一人冉冉來。漸近數十步外。則燈杳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貴。心竊喜。嘗準此以候門。一夕燈未見。而公已叩戶。夫人大疑。問公曰。作何事。公曰。無過賭錢吃酒耳。夫人曰。非此之謂。意君所爲。或有傷於陰隲者。公曰。是無他。惟爲相識某代寫一轉婚書。既非我所說。合且其事既成。不書亦嫁。故代書之想無害也。夫人曰。咄。既云不書亦嫁。書將安用。此事攸關名節。斷不可爲。其往速毀。遲恐不及。公如聞棒喝。言下頓悟。即馳往託言。書尙有誤。當改。其人出書。公急毀而

真是內助

既爲執鞭而仍肯虛貼舟金虛懷亦至矣  
顧尙無他側重在此句以作果成而服役其名帶早是實也究之衆擊易舉但恨不肯耳

納諸口曰我不作此也。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門左矣。未幾。時當大比。夫人曰。日往月來。老將至矣。凍餒豈長久計耶。值今槐花復黃。曷不藉以自奮。公曰。我亦思之。奈貧境至此。祇求百文尙難度日。何來多金作考費。夫人曰。同袍中或有絮帶者。詩謀之。倘少有所需。妾當罄所有以助。公因徧探交好。則已俱就。道繼至窗友顧某處。知少一僕。因未啓行。公曰。弟亦欲往。奈無盤費。君等欲覓僕從。弟願稍貼舟金。爲之執鞭。君能帶弟一行乎。顧曰。是何言。君本鴻才遠器。衆所敬服。豈敢屈爲隸人。公曰。此弟口願。諸君能周旋。弟已感甚。縱不賤視弟。亦何敢少怠耶。顧曰。如君言。同人諒無不允。某日。見蚤至東門碼頭。喚某船戶可也。是日。見卽言之。同伴衆皆駭曰。某嗜酒好賭。妻孥尙不顧肯爲人服役耶。且彼雖貧。亦士流也。帶挈既無此力。若以隸役之。反難免衆議。此事萬不可。如必與俱。擬各他就。顧曰。奈已許何。一友曰。另伴亦難。君旣約彼。某日我等可先期動身。彼本無資。未與共事。亦難深罪我等也。衆然其議。至期。公襍被出徧

宜有此情  
景

能念及此  
足見根器  
否則且去  
賭錢吃酒  
矣

吹縞一池  
春水

屠沽中自  
有豪傑  
恰比儒衣  
冠者勝一  
籌也

覓雇舟不得。徘徊間。又遇試友下船。公趨問。始知願與衆人。已於某日動身。將出關矣。公聞爽然若失。自嘆爲貧所困。致人厭棄至此。不如投水以死。繼又念囊中尙有錢二番。係細君物。不知費幾許心。乃始穿就。當覓相識。等同方不負。遂離岸行不數步。聞有相喚者。乃舊識某。近開糧食店於浦灘者。曰。先生赴試。動身耶。時尙蚤。盍少坐。時公欲以被錢相寄。遂入店。某奉茶。而前曰。今科先生必高中。當預備賀儀。奉擾喜酒。稍頃。卽送先生下船。不知船泊何處。公聞船語。不禁淚落無一言。某更駭問。公因述前事。某曰。先生有志赴考。豈以此阻。奈我力綿。未能獨助。姑在此一飯。我當商之同輩。倘得藉資贈先生。亦不枉與市井人屈交耳。但不知費應幾何。公曰。十貫足矣。飯畢。某卽出。公獨坐以待。少頃。某偕短衣草履者五六人歸。指公曰。此卽赴考某先生也。衆揖公。懷中各出銀錢置棹。曰。請收會錢。公問故。某曰。此皆同業。適爲公合一會耳。公感謝。某曰。今日不及起行。我作東道主。沽酒餞先生。兼請諸君是晚各歡飲。盡醉。散時。已二

鼓衆曰。夜深矣。我等宜送先生歸。遂同進南關。及過倉前水關橋。前行者忽止。公問故。衆曰。有巨人跨立橋上。不得過。公乘醉趨上橋。迫視之。其人高與城齊。仰望。面目黑暗中糢糊不可辨。跨立橋中。不言不動。公以手拍其腿曰。汝亦太自便矣。不顧人行走耶。速讓。其人縮左足。側立讓公。公方與四人過。則又跨立如故。三人後至。皆自跨下出焉。未幾三人者俱死。始知所遇乃凶神。以公福大。故讓之耳。明日公就道。是科卽以高魁獲售。明年連捷成進士。由縣令歷任顯要。有政聲。或云此卽喬潤齋光烈中丞事也。

雨蒼氏曰。讀至約伴覓船處。觸緒牽愁。正不知涕之何從也。猶幸一戰而霸。藉仲寒士眉頭。然念古今來。始終不遇。受盡腌臢者。何限。恨望千秋一洒淚。王處仲唾壺。那不一一擊碎耶。遂欲以二緡錢寄還。細君畢竟是性情中人。與尋常吃酒賭錢者別。

咸豐三年癸丑粵閩匪徒襲據縣治。至五年乙卯克復。後邑人郁松年捐輸善後。費銀二十萬兩。總督何桂清以永廣學額彙奏請。八年四月奉旨。上海文童廣額永廣十名。武九名。同治初髮逆犯治邑。紳民集團禦寇。協守城垣。署總督李鴻章等復以加廣學額奏請。四年六月得旨。上海文武童學額各永廣四名。時值重修文廟。遂建紀恩坊一於樞星門南。恭鐫上諭二道以誌盛云。

### 蒲包仙

仙姓朱。前明邑界濱沈氏僕也。幼好拳勇。常與人鬪。主懼禍驅出之。時倭方內寇。沿海皆募民兵練防。朱年十八應募。寶山後隨參鎮某入川。嘗獨行萬山中。數百里無人烟。時又將暮。徬徨間遇一道人。坐岩石上。謂朱曰。此地多虎狼。汝必爲所食。朱怯求救。道人令坐身畔。至夜半。腥風驟起。見山谷中巨蛇猛獸跳

此丹殆已  
九還

歷叙其異  
皆爲此處  
種根

舞而至。道人以袖幃朱得無恙。天微明腹飢甚。乃求食。道人笑曰。此地安得食。因取懷中藥一丸。授朱曰。此丹亦可療飢。朱見其光。熊服之。頓覺腹中熱氣騰湧。自此遂無寒暑。飢渴常衣破衲。嘗以蒲包飲之。酒輒醉。醉後輒笑。或當街臥。行必挾竹四竿。遇夜宿即植竹於途。如立柱然。不苦蓋而臥。雖大雨亦無沾濕。霜雪裂膚鼻息齟如也。市人釀酒敗。朱挾竹攪資輒變甘。夏月裸坐赤日中。不浴而淨。冬遇河水凍合。時以竹敲冰。冰輒解。遂裸坐水底。及起氣如釜蒸。以故人咸呼爲蒲包仙。生平不肯爲人談禍福。而或無意吐一語必奇中。後乃無疾而化。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習文史。年二十餘。粵逆陷江甯。逼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僞宮。充女簿書。代賊批判。善祥婉媚合賊意。後遂恃寵而驕。賤牒。有不當輒肆批罵。屢言首事諸酋。狗矢滿中。蓋極詆其不通也。語侵東賊。賊怒。乃借善祥嗜



金釵一股  
盒一扇情  
殊似之  
庸以脫身  
與謀復幸  
者尚別

聯絡處得  
會傳法

女中管鮑

吸黃烟事。枷號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牘呈東賊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闕文書。自盡心力。緣欲賊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烟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冉冉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僅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鑑焉。東賊閱箋。遽釋其罪。并令閒散。養苛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獪矣。哉。

### 九妹

東逆自傳善祥逸法。僞簿書無當意者。而於是九妹特聞。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詩。文既慧且艷。陷賊後。依僞百長廣西某女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柔弱。屢次不以應。還初。賊殺人必假名。天父鑿言某事。以神其說。至是事微洩。東賊遂作天父。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卽傳衆宮女官。入僞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問某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

何謂藏賊怒令杖。杖數折。血痕過膝。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後梟首。謂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衆也。九妹據僞府月餘。創稍平。即陰結僞王娘。將以砒石毒東賊。謀泄。遂被賊殺。同館九人。亦與焉。嗟乎。賊陷十餘省。所據婦女不下數萬。如九妹者。能有幾哉。至某女以庇九妹之故。殞其軀。則尤士大夫之所難也。悲夫。

趙碧孃

余嘗於客座述九妹事。有多聞見者。知同時又有趙碧孃。趙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僅十五六。惜未詳其藉。初被賊擄。三日不食。與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無自苦。可緩以求脫也。碧孃頷之。始進食。未幾。選入繡館。乃爲賊精製二冠。而陰以穢布作襯。冀以魔之。卒爲同館者訐發。東賊初令杖責。及取冠裂視。復大怒。令於翌旦點天燈示衆。蓋以帛裹人身。漬油使透。植高竿倒縛於上。以火燃之也。時碧孃方杖暈桂樹下。夜半始醒。醒

百折不回  
意雖簡而  
言已足  
不略某女  
唱歎作結  
真得古文  
筆意  
蟬聯而作  
三首直作  
一筆書

天梯石棧  
相鉤連議  
論亦極平  
允

見之慨然  
殉葬之物  
多寶實有  
此馳想必  
有異  
豈陰沉木  
所爲耶

乃自縊於樹。得免慘焚。賊怒無所洩。遂殺守者。及同館知情。不舉之數十人。夫碧娘一小女子耳。然其絕意偷生。蓄志殺賊。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賊求脫。不啻霄壤哉。

雨蒼氏曰。三小傳鈎縮處。意極自然。故雖平平叙來。不立間架。而竟成常山蛇勢。言下又自分軒輊。非胸有史才。諳古文體例者。未易臻此。

### 古墓

我滬西北兩門外。多古墓。自開泰西諸商。至今二十餘年。開馬路造洋房。發塚碎棺骨。拋徧野。不勝數。亦不忍數。壙中所藏古器甚多。有銅駝一。長高各尺餘。色紫黑而微有光。擊之無聲。約重四五觔。從暗望之。隱有煙縷出。駝口置烈日中。則無。後爲西人取去。又有玉版一。長約五寸。闊三寸餘。前銳後方。如圭式。玉質不甚佳。鐫字二行。已剝落不可辨。餘如銅爐。銅鏡。杯。卽之類。尙多。有一壙磚大如儿塊。重二十餘觔。色淡黃。質堅細。示壙中置硃漆棺一具。啓視則尸身不

朽其形瘦削而鬚髮間白。鋒袍烏帽。胸懸小囊。儲書一本。及見風衣物皆如灰。後有裔孫收其尸。或謂此卽前明肇慶同知王俊墓也。

雨蒼氏曰。閱此令人有發邱中郎摸金校尉之慨。特人殊中外耳。安得無數冬青樹。一一標插之。

### 黃道婆祠

道婆生元時。姓黃氏。邑烏泥涇人。自幼淪落崖州閩廣。多種木棉。亦名吉貝。紡織爲布。道婆處其地。而得其傳。元貞間。附海舶歸。遂以是業授鄉里。相城習衣被。海濱利賴及他省。未幾。道婆卒。州里咸感其功。旣共殮葬。且爲立祠。置香火於烏泥涇鎮。以時祭享。後爲火毀。重建者明成化間。知縣劉婉也。萬曆時。邑人張之象。改建於張家濱。天啓六年。方伯張所望修寧國寺。復移祠於寺西徧里。人遂於縣城之梅溪街。更建以祀。城中紡織者。咸於此報賽焉。入

有功則祀  
禮固宜之  
歷叙祠字  
所在殫見  
洽聞

國朝至道光初。巡撫陶公澍因公來滬。擬爲重建。且欲廣其址。以爲圍囿。先是

點清

能無盛衰  
之歎

余祖母家邢氏有園在城西後爲李氏別園號吾園峰巒錯疊古木參差頗覺  
觀賞內有帶鋤山館紅雨樓瀟灑臨溪屋清氣軒緣波池諸勝至是遂分李園  
之半以爲祠觀察陳公鑾邑侯許公乃大邀邑中紳士捐金建祠越一載而工  
始竣大殿三楹重堂夾室倍極華美外此供祭有庖燕享有序殿前建台一座  
每歲四月值道婆誕辰酬神演劇婦女雲集自咸豐三年園毀於會匪之亂今  
祠宇雖存而舉目荒涼游人絕跡矣

雨蒼氏曰道婆之功不在西陵氏下如以利言則絲貴綿賤衣被天下此更  
攸宜所願家戶祝百世祀之

### 巫覡

道盡  
可惡在此  
入門要訣

吳俗尙鬼病必延巫謂之看香頭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謬托雙瞳或捏稱鬼附  
妄論休咎武斷死生而於富室婢媼必預勾結藉之熟私親探瑣事名曰買春  
設因有病或家宅不安婢媼或捏造見聞以聳主婦之聽延巫入門必發其陰

詭陋甚於  
盲詞

一言可蔽  
種種稱  
在明理者  
原不能惑  
惜世多愚  
人彼固得  
逞其伎倆  
以善提心  
運廣長舌  
聲聲喚醒  
尚願各早  
回頭勿負  
作者苦心

事使人驚爲前知。遂妄言病者。有何冤孽。或云男鬼。或曰陰人。鑿鑿竟如目見。病家倘求禳解。則又探其肥瘠。以索酬勞。其術如赴廟招魂。名曰叫喜。所招必在冷僻處。又預通廟祝。多方勒索。必令其家禮拜太母懺。謂卽五通母。而又非僧道所能禮。惟若輩之夥。黨能之。問需費若干。則過僧道十倍也。其所最盛行者。曰宣卷。有觀音卷。十王卷。灶王卷。諸名目。俚語悉如盲詞。若和卷。則並女巫攪入。又凡宣卷。必俟深更天明方散。真是鬼蜮行徑。其稱女巫。則曰師娘。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出必肩輿。隨多僕婦。次者曰紫仙。曰關亡。曰游仙夢。最下則終日走街頭。託提牙蟲。看水碗。扒龜算命。爲活者。要其詭詐百出。殊難殫述。在富家貴宅。卽或浪費金錢。亦尙無害。而平等病家。醫藥已屬不資。乃又質衣典產。供萬。或病有起色。猶之可耳。否則異時孤寡。因是致難。爲朝夕謀。恐長逝者魂魄。亦將賚恨重泉矣。世之甘受其惑。而卒不悟者。不誠深可憫哉。

雨蒼氏曰。治淫詞。當如狄梁公治妖巫。宜法西門豹。

小毛蟲

咸豐庚申。蘇常失常崑新嘉太繼陷邑中。遷徙紛紛。余亦挈眷避居蒲東之周蒲鎮。辛酉夏。蒲東人家俱生小毛蟲。長不及寸。色黑。徧生細毛。嚼人如蚊蟻。聚樑屋間。且能吐絲。隨風飄拂。人卽乘涼露坐。亦能着身。或薰以火。聚而殲之。明日如故。至秋始盡。是冬粵逆連陷金奉川南各廳縣。浦以東鄉鎮。皆遭蹂躪。無一免者。

說夢二則

道光己亥春元月。後三日夜夢至一處。若城市而地甚疎落。沿河低屋鱗列。傍有隙地。不甚寬闊。見有聚觀者。視之見一十四五幼童。面白而瘦。頸繫一繩。縛一短椿上。淚潏潏下。余疑之。以問觀者。曰此罪人也。將殺余。駭曰此童尙幼。得何罪。而至於死。兒自言所佔僅三分地耳。余爲不平。因大言若即佔地償之足矣。罪不至殺。此何處有地方官否。旁觀無一應者。背後一人面黑微鬚。年約五

警極

皆警亦幻

於此見佛  
氏因果之  
說

十許。曰此自有定。君過路人耳。何必問。余思此輩無知與言。亦無益。因漫步過一板橋。思欲稍坐以待。遂登焉。既登見無他客。因開後牕。意必可望後河也。不意爲屋所蔽。悶然略坐。即下樓。依舊路至原處。則已杳無一人。地惟鮮血一碗。利刀一柄。余不禁失聲曰。果殺耶。一駭而醒。曉日射牕矣。遂披衣下牀。方赴廚下盥洗。瞥見庭中刀血在地。宛如夢中。凜然若失。呆立久之。及入廚則方洗剝一雞。蓋我俗以正月初五爲財神誕。於前一日。家戶戶祝日接財神。故宰此雞耳。夫夢寐之事。雖不足信。然蚤一刻則雞未宰。遲一刻則刀血無存。乃適夢之而適見之。豈偶然哉。特不解夫佔地三分冥例。抑何如是重耶。

又於咸豐丙辰。冬余夢落一齒。視之中又有一小齒。時長媳及姪媳皆孕。余蓋深慮其不祥。至丁巳春。長媳產男。未幾姪媳生女。均無恙。是秋有姪女適金氏者。竟以產難經。五晝夜而母子俱斃。始知姪女亦關骨肉。故雖外姓事仍有此夢應耳。



雨蒼氏曰。夢生於想。或生於因。王充衡論言之詳矣。似此幻夢。若以爲想。則誰想入非非。或有前因。亦未可定。但終不可與癡人說耳。

### 塔寶二則

始有前因

奇幻不可  
思測

漚城南去十餘里。有古刹龍華教寺。在明紀香火極盛。寺中有塔高七級。外小內寬。上上如一。相傳建自赤烏年。塔嶺有盤中蓄雙鯉。時時高躍。水珠飛濺。雖旱不涸。人恒見之。咸謂鎮塔寶也。每歲中秋節。值月明水靜時。遙望浦心塔影重疊。卽俗云萬塔來朝。是駐錫多高僧。嘉靖間有拙猊和尚者。宦裔也。幼好讀書。通音律善象緯。岐黃之學尤喜。方外交妙解禪理。嘗寄食江湖間。後遇異僧。韜老人。與譚甚契。乃祝髮爲僧。晚年來漚。居是寺。平時跌坐一室。鎮日無語。一日夜將半。忽大呼。誰敢盜寶。提杖出房。至庭卽騰空去。去久始歸。語侍者云。有妖人盜我寶塔。追至泖水爲杖所擊。棄寶去矣。明日視塔。果失頂盤。而未知所在。後有漁於泖者云。水淺時嘗見之水際。然欲昇出。雖集數十人不能動。和尚

赤條條來  
去無牽掛  
晦休明動  
是小輪迴

殆以魔之  
特未知何  
寶耳

居寺十餘年。有家人來朝。每不令入室。每歲惟三月十五。爲寺香會日。和尚出坐方丈。始獲一見。化時有行僧詣其家。報和尚已回。寂需錢造龕其家。亟綺素。索暗則見。和尚面壁坐。方合掌念往生偈。曰去得乾淨。去得乾淨。莫負山僧。忙報信懸崖。撒腳踏虛空。那有塵緣些。子贖來得好。來得好。前日是前生。今日是今生。大地一輪紅日曉。和尚們吃飯飽。休論閑是閑非。却把光陰錯過了。語畢。卽瞑目而逝。

金陵報恩寺浮圖。凡十三層。瓦用五色玻璃。極爲壯麗。道光壬寅。秦西人初入內地。泊舟江甯城外。時有一西人。貿然登塔。頃聞有聲如雷。竟自塔尖墮地死。數日後。又有夷婦二人。赤身裸體。蛇行猱伏。直躋巔頂。居民遙而望之。似取一本回去者。未幾有一行脚僧。布袍跣足。肩負小包。仰觀塔頂而歎。途人問之。則云寶物被竊。此塔不久毀矣。剛及一終。而有粵匪之亂。塔果被毀。

頓然改觀

較易首更  
進

幾如水甌  
雪碗衣思  
安得不清

周立五名啓鶴宜興人孩時願逼而首禿面有槁色鄉人咸笑之曰爲黃冠相  
年逾三十猶困童試一日偕父族宿南城夢一雉冠絳衣右手握刀左提一人  
頭髮髻如戰者遽至榻前易其手去周大驚持父足疾呼及醒以手摩其頭雖  
如故而爲之凜然者累日未幾周顙漸高兩頤豐滿髮髻鬖然日益長越年餘  
又夢一白髮老人冠緇冠執麈尾後隨一金甲神語周曰吾來易吾服言訖神  
即抽佩刀啓周腹出其臟腑滌淨而復納之旋以方竹笠覆腹上取釘錐錐其  
四角而無所楚釘畢老人揮塵祝之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覆之以笠釘之有  
聲周遂醒悟而丁丁之響猶在耳也自是文學日進出試兩闈皆獲售歷官至  
侍講學士

雨蒼氏曰始改面目終易肺腸洗臆伐毛不過焉宜其達也但不知其何修  
得此。

### 廟刀滴血

荊州城外十五里。沙市地方。有金旗杆廟。內供關聖素著威靈。一日。廟中大刀忽滴血點。人咸驚異。時翼賊石達開復統衆來犯。紮營龍碑橋。當有寨將王某。忽奮勇過橋。首先迎擊。而駐防將軍某亦紮滿營。隔河排隊。遙爲聲援。賊遂小卻。王揮刀趕殺勇倍。當時殲賊大半。如有神助。屈計報捷之日。卽廟刀滴血之日也。竊惟關聖之神無乎不在。而荊州乃其舊治。顯靈宜若此云。咸豐四年春二月事。

雷破邪法

粵逆攻城。除掘地道外。又有邪法。能昧守陴之目。以逞其攻。初圍開封。僞將軍徐某。本道州人。素習辰州法。當在城下。用方棹四十餘隻。結成壇式。徐披髮仗劍。口喃喃。余見黑霧平空起。離地約三四尺許。從下望。上纖悉可視。我兵下視模糊莫辨。賊衆藉得仰攻。方危急間。忽西北有紅雲飛至。雷霆一聲。將徐擊死。身如焦炭。左右執旛者二人亦斃。竟日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尺。賊衣囊火

藥盡濕不能紮營。遂解圍向朱仙鎮去。此咸豐三年五月十三事也。

### 避禍遇禍

南邑茂才朱竹庵。爲我友。雨蒼族叔幕游中州。在發審局襄辦筆墨。自道光丙午。至咸豐癸丑八年。以以來。未出省門一步也。是歲粵匪燄熾。風鶴警心。竹庵爲避地計。欲去而之他。商之同鄉瞿研農。藉華亭以佐雜。發豫當撫轅。巡捕聲氣頗通。時有張令者。初登仕版。得缺中牟。將之任。瞿以爲言。張即聘司書。啓竹庵卽受約。卽日束裝。携一妾。匆匆就道。越四日而賊匪躡至。開封被圍。人咸羨其有先見。詎意賊見城守禁嚴。圍三日以糧盡。舍去行七十里。過中牟。中牟小邑。無兵備。賊一擁入。遇竹庵於大堂。羅衫緞靴。賊疑爲官。見卽加刃。卒死於難。時五月十七日也。計抵署方十日。噫。以八年在省之人。一轉念而求生反死。固知數之難有如是者。

雨蒼氏曰。叔名澤均。弱冠遊羣庠。美儀容。善譚笑。當余受經時。曾與同學。蓋

塞翁失馬  
禍福未可  
遽定  
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  
哉

僅五年以長耳。嗣以叔祖秋塘公幕汴。將以替人計。乃挈與計。後曾一歸。及翁請老。而叔獨出。遂不返。初邑石筍里。謝氏有宗人在豫。聞遠齋香舖。叔素以鄉誼與周旋。難後。謝從家書中。縷及囑代寄聲時。遇適館筍里。易氏得悉其始末。屆今已十有七年矣。前晤對翁曾譚及蒙。卽記存是錄。叔亦可附以不朽。特跋數行。聊以誌感云。

李紹熙

咸豐庚申。大營告潰。粵匪大股東下。旋陷蘇杭松太等處。勢若飛蝗。江浙幾無淨土。我滬僻處海濱。以形勢言。是爲絕地。而開軍府通餉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爲江浙命根。此豈言思擬議所能及。且當賊初至時。曾即按兵未集。西兵亦未來。本城兵勇以應調四散。城守惟招百姓。賊若力攻。勢若固拒。及聞李紹熙事而後。歎其中自有天在焉。紹熙粵嘉應州人。癸丑之亂。本爲會匪頭目。旋投吉撫軍營。賞六品銜。効力軍。前後加都司銜。派守東壩。及爲賊陷。復降於賊。得

深知地利

匪夷所思  
先發議論  
後入題法

人本反覆

不足奇取  
在機宜適  
中耳故曰  
天也

言非錄其  
人也

如布釜地

據崑山。繼而又思反正。密遞降稟入城。由是臨陣。每張虛聲。空放槍砲。延挨機閱兩月。及爲僞忠王所覺。殺紹熙方飭下。併力巖攻。而我兵亦已雲集。夫事機之際。不能以寸矧軍情至變。滬城苟失。則江浙之患。正恐未有窮期。此特關時大局。故特本所聞於錄於此。

### 金銀鑛

鎮江西門外三十里有朝王山。同治丁卯戊辰間。生草名花慈姑。可染皂衣。莖細而長。高四五尺。他與他處異。西人常繞山而觀。折莖細視。曰此銀苗也。山生金銀。不久當出。乃以酒肉享農人。欲售其地。邑縉紳聞而阻之。迨鄉民見沙土中有黃物。大如豆。小如粟。米山麓間皆滿。日光相照。燦若金谷。百步外。土中又產石。色青黑。質甚細。磨指掌上。白而有光。云可煉時。山民咸披沙揀金。多至滿簾。或更取石藏之。然不知煨煉之法。亦無所用也。久而聞於當事。遂禁民採取焉。

廟園記

我邑城隍廟。建前明永樂時。舊爲金山廟祀。漢博陸侯霍光知縣張守約改建焉。大門有坊曰保障海隅。係永嘉幼童書。門內東西建福德土地兩祠。二門內有臺。備宴神演劇。兩廡列二十四祠。正殿亦極宏敞。內卽神殿之寢殿。左爲映芭堂。供神先代主。主持羽士。分東西兩房。東至玉清宮三聖閣。右雙梧道院。頗雅潔。西則許真君殿。文昌宮。重樓曲折。殿宇廻環。至康熙己丑。邑人於廟左別構東園。園僅數畝。而修廊曲楹。花木幽深。足供游賞。乾隆間。闔邑士商。又購胡潘方伯豫園故址。爲西園。興修二十餘年。始竣。所費累鉅萬。園址廣袤七十餘畝。極泉石之美。遂爲邑中名勝園之公處。任人游覽。其間。又別構精舍。聚石鑿池。栽花種竹。爲各業公墅者。不下數十處。遇佳時。令節。花會。神誕。各處俱雜陳音樂。盛設玩器。使人游人。一新。然園成於乾隆庚辰。迄今已歷百年。或造或廢。已非舊日規模。閱喬鷗村先生西園記。知玉華之南。尙有銀杏二株。係恭定手

圓在爾時  
如在方中

此追昔日



歷年既久  
自有乘除  
不必變故  
之罹已多  
今昔之慨

此慨今日  
人衰

昔何在  
今何歸  
真足  
慨想

手植西山之陽。有挹翠亭及茶墻酒壑。鶴閒亭春禊閣。吟雪樓諸勝。蓋皆不及見矣。若所謂超然台。回迴堂。點春堂。五老峰等。皆後所添設。而玉華之改香雪。萬花深處之改萬花樓。及下之神尺堂。則舊址雖存。而懸額已更者。咸豐初。一遭兵燹。再駐西兵。廢石填池。西半之湖山。盡廢。於是得月樓。花神閣。祇存。瓦礫點春堂。既作洋房。蓮花廳。僅留白地。偶步園中。舉目荒涼。能無田海變遷之憾。近雖有幾處修葺。然皆有利所使。非設茶坊。卽開雜肆。名勝之區。竟成市井。深可慨也。

雨蒼氏曰。流水自去。夕陽無言。鐘鼓彈指。遂成陳迹。惟佛氏解脫諸相。能作平等觀否。則江山如夢。花鳥多愁。俯仰身世。未有不動於中者。

### 王陸彥

明時我邑。王氏三世舉孝廉。官中書。至陸彥。有才藻。得充撰文之列。與同官周國興。楊餘洪。不相得。嘗謂人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我必吭其

所求如見  
宜其及也

已先發難

報復甚迅

不佞佛亦  
是特恐佞  
當作佞貴  
耳  
至風急時  
始歸已恐  
不及矧未  
有肯耶

吭而拊其背。迨韓城大拜。有推轂陞彥者。韓城暱之。因朝夕短。周楊至歲終而羅列。賊私密疏。上聞。周楊遂死。廷杖未幾。韓城爲袁愷所參。勒令自盡。周楊子弟結束。廠發陞彥罪狀。亦下詔獄論死。相傳陞彥幼時。偶步城南。入古刹。遇一僧。鬚髮半白。手携布囊。席地坐。謂陞彥曰。郎君科名甚蚤。克紹祖父箕裘。然恐不終其祿。能從我出家。可免於難。陞彥曰。我素知爾輩。每矜言禪學。自欺欺人。余素非佞佛者。而能游於方之外耶。僧笑曰。郎君勿怒。本知其不可。姑妄言之耳。繼於囊中出一紙。曰。和尚不識字。頃自殿間拾得。不知上書何語。乞郎君爲我讀之。陞彥展視。乃七言一絕。曰。瞬息流光歲月周。綠楊衰後不勝愁。布帆風急且歸去。莫待秋深作楚囚。詩中隱砌周楊僧。其有道者乎。

清徹

新場鎮倪翁郡諸生也。田園甲里黨。中年乏嗣。以鎮西北。送子菴中。塑有大士像。月朔望。夫婦恆肅香往拜。座下願賜麟兒。且許施金新廟貌。一夜婦夢縞衣。

來源卽是  
去路

夙因也

冥契神晤

惟不下火  
故曰茶毗  
否則火葬  
矣

媼懷子受之。未幾果娠。凡十四月而生男。因名佛兒。性聰慧。甫五六歲。父教之讀。輒有悟。及長。則厭觀儒書。而好誦梵唄。父母愛殊甚。亦勿苛責。又數年。已逾冠。而怙恃交失。遂棄鮮肥布衣。擗冠坐臥一室。鎮日喃喃念佛號。後復出遊。遍歷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等處。得遇通圓禪師。遂祝髮爲僧。法名清徹。精參戒律。垂二十年。歸而往錫於白鶴村之青蓮菴。一日謂其徒曰。我夜夢大士以墨字示我。墨之爲文。甲下加二。又從火上。我今六十有一。來歲殆當火化歸淨土耳。至明年。果示寂。茶毗曰。火從口出。自焚其身。云。

雨蒼氏曰。自與象教。每有高僧。似此前因不昧。便知後果。終成有佛無佛。究竟作什麼。願與參學者共証之。

---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九

快心醒睡錄卷十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摘錄曹千里說夢殘墨

戊辰秋。友人以曹家駒說夢一冊示余。蓋筆其生平所歷見者。然僅數十頁。字半缺殘。紙亦多碎爛。而筆頗清暢。恐其久而湮也。亟選數則。刪潤存之。曹號千里。藉華邑居柘之西村。以故明諸生稱耆老云。

均田

自周文襄公稱土起糧。口碑百世。法固奇矣。然但按上中下三鄉耳。至分科稅畝。猶未定也。蓋糧在昔時。民間得以意爲輕重。如某有田若干畝。應納糧若干石。固也。及其欲售人。每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糧者。不贖其人。迫欲得銀。卽書以付迨。因田盡糧存力不支。而逃亡者多矣。昔田林公潤撫吳。欲奏均之。而疏未草。郡人徐南湖宗魯。曾官侍御。峭直不阿。以喪明賦閒於林。踵謁時。袖出

勢所必至  
足見留心  
時事罷閒

猶然居官  
可知

不愧峭直  
之藉

措詞不多  
自有風雷  
之象

非江陵之  
力不至此

一帙示之。卽均糧疏也。林撫大悅。時徐文貞公階。罷相里居。方廣置五升糧。田聞之。殊不樂。謂宗魯子紹南曰。尊公老矣。但當嗟白米飯爛。煮肉。何苦多事。糧豈易均哉。紹南歸告父。宗魯曰。恨我病廢耳。若在官。卽特疏請均。徐存齋其奈我哉。林公旣上疏。復上書閣臣陳利器。時張江陵富國風行雷厲。方負救時望。覆函有方。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令出惟行。而或有撓之者。國法自在。諸望勉旃云云。林得此。膽益壯。文貞亦氣懾。而糧始均矣。今人但知有文襄二事。謂出一手。旣不知林撫。又安知徐南湖哉。聞南湖巡按福建時。舟懸一牌。書本職雖系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如此。繼法太嚴。其下置毒於香。致損目告歸焉。

雨蒼氏曰。峭直如南湖。不愧侍御矣。文貞言糧豈易均。正因鄉宦勢重耳。他又何難。繼得張太岳主持。遂如發蒙。振落江陵相業於此。亦見一班。

見在今卽罕

砥礪廉隅  
在當時更  
難得如此

四字中具  
有經濟其  
司農身分  
自高但爾  
時猶能對  
局覺此俗  
亦始不俗

前朝吳繩如農部。先世居張曠。其大父潮。徙郡城棠梓橋家。遂以名。父號渭江。以富稱。生子四。公次居三。兄弟獨溫裕。公獨貧乏。歲戊申。郡中大水。伯兒果庵。遣以白粳四十石。曰。汝田在青浦。盡遭淹。汝可以此贍。饘粥。公曰。餓死命耳。奈何。損兄粟。以飽妻孥。竟辭不受。蓋於骨月間。廉潔且如此。宜其耿介之操。老而彌篤。以南闈屢試不利。始援例入北監。天啟甲子。既領鄉薦。監矜慎名節。郡縣不通一刺。際天下多故。出田時。慨然有澄清之意。瀕行。親友往餞。公曰。我此行。非求仕進。特覓一死所耳。謁選授農部。郎舊例。蘇松人無入戶。漕者。朝論以公貞廉素義。帝破格擢之。公遂殫心驚剔猾胥。老吏無敢作奸。值軍興。旁午而有呼必應。大司農張有譽倚之。如左右手及。

大兵渡江。留都輸欸。公步行至雨花台。夜與寺僧對奕。童僕在側。不語家事。但云候月上時。報我近二更。家人報月輪已高。公卽帶冠。望空拜謁。回揖寺僧。囑於投繹。周掣去脚凳。僧唯唯。及將撤。公復止之。僧疑其悔。則曰。我冠翅爲樹枝。

拂落其一。煩代整之。僧如其言。公遂挂樹死矣。越五日。方具棺殮。時方天暑。顏色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

雨蒼氏曰。死節不難。難得如此。從容鎮定耳。是之謂心有主。

### 熊督學

明紀南北兩幾督學。必擇有文望之御史。誠重其事也。而膺是任者。亦莫不自見風采。江夏熊芝岡廷弼。性素強直。與詞林部。明龍同里。且有兒女親郭。以妖書事被逮。經唐文恪公文獻。力援得免。及熊奉命督學南畿。明醜餞之。質言其事。意欲藉手以爲報。凡唐之子侄與試者。求加拂拭。熊初唯唯。及校閱時。悉置後等。蓋疑其中有鑽刺者也。卽此可想見當時學政。熊考規頗寬。而發落甚嚴。優等且多樸實。聞張堰諸生胡紹寅。已受責十板矣。以復執卷與公辨。又加八板。胡素傲倪。時人以故嘲之曰。此所謂胡茄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 科試軋弊

此亦何文必  
但取可矣  
去人謂太  
昔人謂太  
要好亦是  
私心者正  
指此類如  
考規寬而  
發落嚴皆  
是有意立  
名處



天啟甲子春科試。松郡華邑。文章多至三千餘。邑宰郭如闇不蚤開門。陸續放進。以至擠軋不堪。如蜂屯蟻聚。及門甫啟。一擁而入。足皆離地。不顧戶限。其時後者方前。前者者條仆。呼吸間。積屍纍纍矣。計文章死者十有三人。中有父兄送子弟。奴僕送主人者。又死數十人。耆童許孟身軀偉岸。幼童陳際昌。九歲能文。當日年才十一。皆以是斃。越且郭藻文以祭。有人問業。斷地下文修。前花未報。後果須收句。舉觴酌酒。哭之甚哀。人稱其有厚德焉。

陸文定兩木主

吾郡陸文定公樹聲。安高大年。盛德碩望。重於鄉里。所建百歲坊。在白龍潭南。最爲雄傑。最爲百歲名臣。宇赤石青。經數十年。彌絜。及乙酉秋。燬於兵燹。後人不復覩其勝跡矣。公祠卽在其北。龕中卽有兩木主。相傳公之子。少司寇章彥。見同里亦祀鄉賢。曰。吾父豈與鑽狗竇者同座耶。遂抱公鄉賢祠中之主。並供於此。蓋某官都下。日嘗旅謁江陵。到稍遲。儀門已閉。惟戶闌未加。某倉皇間。卽

亦是捷徑  
且副門下  
之稱

從門下僂僕入。彥章鄙之故云。

### 華邑兩命案

南昌章允儒。京山鄒友元。先後來宰華邑。俱有異績。當章時有尸傳。立東門金家衛。廁中方驗。忽有群雀飛噪。唧泥投其冠。章乃祝曰。鬼有靈。當默助以獲凶。驗畢。令總甲置棺。卽停其地。翌日。密呼甲來諭曰。汝地方殺人。本應重治。今姑寬汝。但須於黃昏後五更時。密爲偵探。有動靜卽報。越五日。甲於衛口揭得一帖。上書殺人者某也。公令甲將衛內居人。盡列姓名。毋漏。卽按名呼至。人給紙筆。令各自書姓名。生理。仍遣散。內有王岡者。字跡與匿名帖卽類。閱生理。乃本縣庫書。復密召庫吏。昂岡所寫。串單冊籍。按之。皆相肖。籤拘岡到曰。汝旣殺人。又欲陷人乎。岡大錯愕。利訊之。遂吐實。蓋廁戶乃市布者。年尙未冠。衛有空樓。素無人住。岡以買布爲名。誘致求歡。此子艷然走。岡憤遽自梯端推之。從高下墜。拆頂而死。幸無知者。乃於深夜抱置廁中。獄旣具。而布包尙在。鄭時。則有何

西者死自龍潭中。已三日屍浮水面。面目模糊。其兄何崑元以網巾上。玉環認得之。控於縣。鄭公曰。據汝言。弟既不務恒業。好游蕩。汝盍從酒市妓館中。訪其。三日前動靜乎。崑如其言。方知有顧某者。曾與同飲。顧係邑紳。王元瑞妾弟。素凶橫。鄭公立拘問。而詞甚刁頑。無少隙。夜將半。堂上鬼聲忽作。冷風飄然。燈幾滅。公謂顧曰。冤鬼已到。汝何不招。顧略無畏怖。公乃退入後堂。密召一黠隸曰。吾出復審汝。但看吾舉筆三築硯。即馳出外。遇問此案者。即曰。顧爲鬼憑。已不刑承認矣。其人若露倉皇狀。汝卽扭以進。及再審。鬼聲復如前。公築筆。隸遂出。頓扭一人進。問其名曰。宋二公。乃大聲曰。殺人者汝也。宋出不意。色大沮。卽加刑訊。一一具服。蓋是日顧携一變童。偕宋歡飲於船。何四從岸上望見。卽登舟欲奪所愛。顧甚憤囁。宋殺之。席半何四先起。宋二隨行。至白龍潭。誘與同浴。卽從水中拉殺之。以宋固有齊力者也。獄成。顧主謀。宋下手。俱擬大辟。此二事若非廉吏之自誠。而明皆成疑案矣。

董葵初

李氏富於周公  
即此可見  
其利析秋毫

董葵初者。侍卽達初弟也。董雖望族。而侍郎爲諸生時。頗貧乏。弟願營茶苦。故友愛亦倍。至策名後。事無巨細。俱聽葵初。爲政以故富貴。倍于乃兄。嘗諭家人。謂食貨中。凡百俱備。惟馭思尙無出。今思各佃戶。承種之田餘地。俱值蔬茹。何可獨私。此後每米石例。以瓜菜乾一觔隨納。由是其法力。而諸佃無不唯唯。迫其子祐申。通南事敗抄沒時。是物抑且盈倉焉。先世有大樓。傾廢俱成敗礎。葵初興工重建。珠簾畫棟。備極富麗。落成宴。乃見於樓額題光復。而不久即毀。推料浦濱零售之。至無一釐可商。乃寄居龍華寺。時有巡兵。適追鹽徒入寺。梟衆穴廳。遁。葵初端坐不動。兵卽縛而鞭之。楚毒甚。至嗟乎一人之身。而前後榮枯。眞同霄壤。卽葵初自思。抑恍然黃梁飯熟矣。

陳眉公

人皆有飯  
熟時但是  
即蒸卽覺  
此則猶在  
泥水中也

華屋山邱  
之感祇利  
那間

跡使之然

陳徵君繼儒。隱居余山。文名重海內。朝貴多與交游。時人致以終南捷徑相比。

能推見其

亦難以起  
不起爲定  
衡而論自  
平允  
殆如蟬脫  
然

真名士亦  
不爾

歸咎處卽  
推本處在  
堯舜何嘗  
以朱均累  
德

刺然其於地方利弊多有昌言。山澤之臞婆心切。至泊乎晚年。九重側席。屢下徵書。而卒堅臥不起。則非以退爲進可知矣。聞其易簀時。出名香二升許。令侍者煎湯沐浴。浴竟披衣。醫士許龍湫抱之登榻。曰：先生將羽化矣。體輕甚。公隨索紙筆書數語云：大殮小殮。古禮拘束。後之君子。歛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紼。穀長爲善人受用。書已投筆而逝。

雨蒼氏曰：徵君碩德高風。固非充隱者比。特多名士氣習耳。卽如易簀時。猶作爾許舉動較之時。至卽行者。得無未洒脫否。

### 黑白傳

吾郡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亦如山斗。徒以名士流風。每疎神檢。且修爲庭訓。致其子弟亦鮮克由禮。仲子祖常。性尤褻戾。幹樸陳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勢作威。郡諸生陸紹芬。面黑身頽。頗負氣。口微吃。而好議論。家有僕生女綠英。年尙未笄。而有殊色。仲慕之。餌以金。弗許。遂強劫之。陸憤甚。逼告

是惡少行徑家範何在

以游戲筆墨致釀大獄雖底竟不能指爲誰作能無疚於心乎

風影誅求其如何坐獄處想仍莫須有三宇耳

想見當日縉紳勢重微成之禍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譏謔

通國欲與爲難。得郡紳出解。陸始勉從。時有好事者。戲演黑白傅小說。其第一回標題曰白公子夜打陸家庄。黑秀才大鬧龍門里。蓋紹芬人呼陸黑。文敏既號思白。仲又有霸力。嘗以小兒名所居。近龍門寺故。云其詼諧點綴處。頗堪捧腹。哄傳一時。文敏聞怒甚。奈欲治之。而無可指名。有范生者。父名廷言。曾任萬州刺史。物已故久。惟夫人尙在。當黑白傅事起。文敏疑范所爲。日督其過。范無如何。因詣城隍廟。矢神自白。乃不數日。而生竟以暴戾卒。范母謂爲董氏逼死。率女奴登門。詆罵。仲卽閉門。擒諸婦。褫其補衣。備極楚毒。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啟。宋廣召同類。訴之。公庭詞有剝禪搗陰語。郡守以衆怒難犯。姑受其詞。而又歷於文敏。依違瞻狗。案懸不斷。衆見事無濟。遂相率焚公宅。公於白龍潭東北隅。建閣曰護珠。時挾侍姬登眺者。至此亦付一炬。凡衙宇寺院。文敏所題匾額。毀擊殆盡。董遂聞之上官。時學使王公震寤。殊震怒。檄司理吳公之申嚴鞫。吳守正不撓。惟以昌言尤力之。郁伯紳落藉。餘無所問。其讞詞有云。縱惡而

語成廉鑄  
兩賢可合  
成大傳

公道自在

庠序其躬  
郊遂其行

數語似斷  
非斷而恰  
已斷是因  
用筆門通  
故不覺耳

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宦。有人心者。又何肯爲。遂大拂上臺。意不久。即謝病歸。而郡庠掌教胡公。屢檄憲檄不肯。蔓引諸生。因亦挂冠去。於是郡中都先達。亦不直。董張少宰。率諸紳致公函於學院。有不宜甘心士類。爲一家全勝之局。自是王之氣稍沮。而事亦寢矣。萬曆己未。賂公沆。壅督學江蘇。案臨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遽加訶責云。卽剝褲搗陰四字。死有餘辜。不以案結不深究。姑與大杖二十。一時人咸稱快云。按此事。費生床第禍。延學校。劇於焚劫。致殞多命。或謂文敏德不勝妖。或且謂事出公意。仲承乃翁指。然如仲者。罪已浮於杖矣。所惜胡吳二公。俱以少年科第。甫入宦途。而以保全士類。以致蔽屣一官求之。今人可多得乎。

雨蒼氏曰。口筆皆能賈禍。而筆尤甚。然無心與有心自別。此既有心嘲弄。則凡報復處。亦足爲文人輕薄者戒。特未知果出范手否。文敏居鄉。旣乖洽比之。常復鮮義方之訓。且以莫須有事。種生釁端。人以是爲名德累。我直謂其

不德矣。

雙真記

亦善善從  
長意奈桑  
梓小惠終  
不敵朝野  
公訐何

父爲子隱  
猶是人情

朱雲萊國盛。天啟時爲漕儲道。復藉魏闈授捷擢北太常。後闈敗私心曰。惴惴幸值錢機。山當國始免于禍。然從此勢亦不振。家居惟土妓白娛。詒謨士類。有張次壁者。方伯所望子也。方伯最善音律。次壁承家書。嘗作雙真記傳奇。生名京兆。宇敞。蓋以自寓。且名惠元。霜淨則佟。遺萬。蓋以朱爲東鄉人。遺萬者謂其遺臭萬年也。其間詆示無所不至。雲萊大恨。致誦次壁於官。方伯公舐犢情。深力爲之辨。後得陳眉公解。紛致書當事。請毀此版。事置勿問。而持苛議者。并毀及眉公矣。及雲萊歿後。其子欲躋。乃父於鄉賢時論。譁然將傳檄爲鳴鼓攻議。遂寢。按雲萊托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輓漕時郡中。每歲日糧北上。必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臬騎趙思塘。夙爲松人。患雲萊廉。得卽斃杖下。平心而論。覺亦有造於桑梓。而未可盡歿云。



教子升天杯

眞是禦人  
於國之圓  
外不僮有  
挾而求無  
榮落本無  
常

文約而旨  
達叙事極  
妙人言其  
辣我測其  
心酸

朱文石大韶。嘉靖丁未進士官司業。饒於財。好藏古器。家建一樓。頗壯麗。顏曰。朝珍商彝周鼎。充物其中。有玉杯一。尤所寶貴。晚年苦無子。以弟大英子爲嗣。公配平陸湖氏。莊簡公族女也。文石歿而陸之子姓來。暗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冀田園。聞有玉杯。願以見贈。夫人艷然。竟不與。恨恨而去。後乃假逋欠册。糧訟嗣子於官。且寘邏卒於途。擒而夢之曰。杯朝至人夕釋矣。夫人不得已。始以杯獻。然訟事究居負局。兩家之怨。遂不可解。後嗣子奉中洽中。萬曆癸丑進士。是時陸勢已衰。洽乃具疏鳴父冤。而事隔遠年。惟以空文子弟開釋。原擬罪名。及歲壬戌。有妖人馬道戚。秦水等。謀不軌。陸之子鍾奇與焉。迨二孽被獲。駢首南郊。鍾奇免脫。出獄。朱僕聞亦擒于途。一如前陸之所以挾朱者。不三日而杯至。洽乃懸父遺像。以杯奠酒三獻。三爵隨於階前。碎之。此杯即名教子升天。上鐫母龍一子龍九。制作精巧如鬼工。碎後有人拾得一片。熟玩之。質堅色潤。

古色淋漓。眞爲希有。諸生許令。則嘗作擲杯記傳其事云。

雨蒼氏曰。以一古玩致訟。結朱陳尙何寶。爲醕而碎之。有膽有識。當浮大白以賞。

南花小史

邑倪氏。世居新場。明隆慶間。有名甫英者。舉於鄉。始遷郡城。厥後與從子家允家泰。俱登賢書。積貲素厚。爲郡中富室。有孫宇慧珠。頗豪放。以資郎。爲武英中書生。三子次頗輕簿。好詞曲戲。以郡之美。少次其等第。各作小傳。以花配之。系以論贊名曰南花小史。傳播一時。然中多世家子。首列爲唐恪公孫諸生。以是大姨之聞於郡守方公力。以事關風化逮之甚急。倪匿跡於杭之西谿。雖破其家終不敢歸。未幾客死。事始寢焉。

亦可哀已

詞曲休識  
引入輕薄  
一路若本  
兼之未有  
不敗德者

雨蒼氏曰。其書約有百頁。昔於叢冊殘卷中。曾一見之。筆致楚楚。版刻亦工。獨惜其心力之悞用也。

縱惡養奸  
憐反成害

欲爲風流  
人傑而前  
列竟可賄  
取何榜之  
足云  
卽事言之  
不待洗發  
已堪深省

### 翠芳榜

華亭石白舖沈氏。饒於財。有沈溶者。幼孤。母甚姑息。旣游庠。益聽其厚貲。出入乃愈放蕩。時山陰王季重秉鐸我郡。溶與交甚歡。王使學使李懋芳同鄉。自恃前輩。負才望。凡有言無慮不從。值溶就試。遣才王曰。吾已爲子地矣。但于題下明書華亭沈溶四字。當無不取。沈如其言。李見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關說多方。僅免笞辱。仍除其名。越數年改名休文。復入泮。時更狂肆。縱爲挾邪游薄。松郡無名妹出游蘇台。日往來平康品。諸色妓作花案。某爲狀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群芳榜。爭前列者。率厚賄之。擇日迎狀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實。飭差密捕。立斃杖下。沈貌寢矐。一日而鬚長過度。受杖時頭著于階。宛轉支撐。幾致落盡。嗟子輕薄。子以游蕩賈禍。至於破家。甚且殞命。不可爲風流白命者鑒歟。

### 館師念舊

其言其事  
尚是師生  
常分而已  
覺鄙細之  
甚

堪詫徒是  
狂童師如  
狎客真一  
鼻孔出氣

胡殊不知  
進退豈忘  
前人大麓  
事耶

浙省文學士多館穀於我郡。郡人以其春至冬歸。功課不輟。每樂言之。其間往往有擢科擢第來宦游者。前明慈溪張九德館上邑。王氏偶同館隣。奚鳴沙入郡。奚詣府署譙樓問曰。汝曉此爲何處。張曰。此吾輩讀書人坐處。奚曰。諒汝不能到此。張後登第。出守松郡。奚以詞証赴。密呼而前曰。汝非奚鳴沙乎。問汝今日之我能坐此樓否。取鐵索命繫庭樹。一晝夜而釋。其徒王嘉璧進謁。延入內齋。設飯對食。讓之曰。昔勸汝勤績。汝終不聽。若青一衿。今日亦增體面。復詢其家事。令開棄產之。有餘地者。爲之剖決。嘉璧藉是。厚有所獲。又上虞元珙者。滬城胡孝廉延課。其孫有則方受業時。則嘗私行妓館。而倪輒與俱。歲將暮。主人已訂來年約。有不悅倪者。發其事。王怒。擲倪書篋於門外。倪爲所拒。窘無措。幸主人弟賢。邀至家。終歲始返。自此絕不履海上矣。有則後入邑庠。倪則於天啟壬戌登第。繼而視學江蘇。歲校至松。發落時。唱名至。胡有則厲聲詞之曰。本院有牌。不許師生遠接。前抵崑山。日已昏黑。汝操小舟直前。自呼其名。何大膽。乃

何不念同行妓館情

爾命責十五板。時胡已貧乏。內已藍縷袴。無完處矣。夫倪已致身青雲師弟間。卽無綿袍之戀。何尙修此小怨。故如九德所爲。已覺淺俗。若倪則隣於隘。且近於薄矣。

雨蒼氏曰。俗情類如是。始知不念舊惡夷齊之所以聖也。且無論修怨者。非卽好行其德者。覺其間終有一我字。

### 范文石

上邑范文石。景文。生而穎異。甫七齡。應童子試。郡守許維新。見其神清骨秀。應對敏捷。抱置膝上曰。我不知世有何寶。如此子。真是寶耳。旋入泮。先是文若。父有妹嫁陸氏。方娠而寡。以夫族亦貧。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舊族適後。范後門籬間。見婦方洒襁裸物。遙問曰。娘子分婉矣。男子應曰。男也。遂去。此後初無音問。迨萬歷丙午。文若舉於鄉。人言始嘖嘖。謂是陸遺腹。范固攘之爲子耳。陸乃訟之官。引僕爲証。時寡婦久物。故文若父則以妹實產男。不周歲而殤。而陸僕自

適然問答  
俱出無心

信卽無微  
疑終不免

爲問自身  
來歷是范  
是陸是范  
此亦暖味  
案也作者  
故特引此  
以寓意

隔離問答外亦絕不知其後事官遂以陸爲誣杖而逐之然其事終成疑案文  
若後登已未進士任縣令恒泛舟江滸以釣筒詩卷自娛或兼旬不治事嘗謁  
上官有涉閨闈事屈問論曰此案暖味處似可不必深求答曰就是影兒裏情  
即畫兒裏愛寵下吏也要問一明白上官不覺失笑蓋其恃才誕傲類如此迨  
去官里居值天暑納涼於庭忽爲家人劉貞刺胸死太夫人聞聲往救並中兇  
鋒人以其母同殞變出非常謂是前事之或有也

壙屬朱姓

華亭胥朱伯倫親樞在堂擇葬未就明末避兵五里橋去城不遠宵望火光謂  
遺骸必已煨燼引領南望惟頓足長號而已事定踉蹌歸及見兩樞宛然喜出  
望外遂與亟謀營葬或言某姓有成壙覓售卽延形家同往視回已昏黑命僕  
持燈送地主歸叩門時其妻母出應熟視僕燈曰諸紛紛者皆空言惟此家可  
成耳其僕婦述所言殊不解既立券伯倫乃詢其人曰業已成交自無他說但

世人非分  
子來皆坐  
不知此理

娶媳求淑  
女勿計厚

聞令岳母。早知其必成。此何故。曰。是壙本外館驛一小姓。某翁所築。余妻父與爲隣。造墳畢。乃偕里黨舉賀。翁置酒相酬。酒半。謂衆賓曰。昨夢一白髮老人告我。知墳非我所有。後當歸朱姓也。妻父姓朱。竊自喜。未幾某翁死。其子好賭。朱處稱貸。已不次。最後復有所緩急。可謂之曰。汝產已悉蕩費。止有一墳。尙可作坻。此子欣然書券。妻父以翁夢語。故卒以善價絕之。擇日開壙。門易券版。近亦因避兵。泖濱舟行。橫山塘陡觸兇鋒。屍且不得。今煢煢。妻母寡且老矣。衣食無資。不得不售此以求活。前此燈貼朱宅。字恰合前夢。故爲此言耳。伯倫聞亦爲感歎。夫前朱費盡心力。徒爲中間轉折之人。使後朱以不謀而得。事之前定有如此。

雨蒼氏曰。當與三卷中。墓穴前定事參看。

### 呂州判女

娶婦必擇孝友之門。而夙嫻母訓者。若但慕富累。將不可言矣。昔有婦人已嫁。

匿其言且  
不易  
造句似子  
古推可讀

五天。呂州判者。慕其有餘資。而納焉。婦素暴戾。類里咸避。州判死。遺一女。凶悍過其母。里中莫敢與婚。諸生楊澤。素以剛自負。且妄意。呂無子而多蓄。議婚時。許養其母。既合。婦呼澤前曰。汝家蒼頭幾何。田園幾何。楊具以對。即怒唾其面。曰。吾平日擇婿。謂何安。所謂此寒酸鬼。澤之唯唯。居漸久。反目無虛日。楊致徙圖書於百里外。不復顧氏薪水。及呂偵知其所往。搜之。復遠遁。呂偵無所洩。遂毀其室。楊有牛。立以鐵鉏擊死。牛子顧母。隨手撲亦斃。旋訟夫於庭。邑宰熊公際華。判令離異。而學官竟以行劣上聞。澤降自此永錮矣。噫。夫婦居五倫之一。茲竟如仇敵。然揆其禍本。皆基於一念之貪也。故特書以爲戒云。

雨蒼氏曰。諺有頑妻劣子。無藥可治。語閱此。足發深省。正恐殷鑒。雖明貪心。難化紛紛者。皆楊生類也。噫。

葛將軍

葛將軍原名誠。本吳閭擔夫。以勇著。明萬麻中稅璫四出。省會之地。無不騷。



快人快事 一種義憤 一氣直溢 於紙上 壯其事 得合傳 意得合 以上忽 忽顏若 若抑用 杯估恰 借實定 故兩平 仍仗葛 側收

古今未有 之局

富貴熱中 壞盡多少 人材

而吳門爲尤甚。羣小附利者輒稱稅官。冠帶咆哮。市中蔬果之屬。一出一入。亦無能免。郡縣不能制。葛不勝其憤。一號衆集晨擁入局。縛稅璫沉諸城濠。旋投獄自訴。凡有引問。但言吾爲之。他無所與也。上官憐其義憤。爲更其名曰賢。不加箠楚。長繫而已。久之。竟得釋。人遂呼爲葛將軍。壯其事也。將軍軀不甚偉。鼻微赤。與之言呐呐如不出口。而士夫雅重。通國咸欲識其面。後葛二十年。遂有顏佩章等。憤擊緹騎事。夫葛將事相仿。乃一爲公卿上客。一赴西市。若刲羊豕。蓋亦勢殊時易致然矣。然就今日以言。五人菜餚巍然與虎阜同千秋。而葛事已無語。及則在五人。亦可無憾。倡始之功。終難盡歿也。故謹撫及之。以告來者。

### 逆祠

天啟時。魏璫生祠徧海內。吾郡諸生周鳴玉。富貴熱中。欲求進而無自。時值杭祠告成。乃於冬盡。喚舟欲抵其處。比歲朝徑趨祠中。雙絕大雙紅燭。燕名香備。視文虔拜。璫像甫畢。而杭州織造中消。李實亦以謁像至。李魏之腹黨也。鳴玉

充其類卽  
抵癰吮痔  
而皆由富  
貴熱中所  
致

直是喪心  
病狂  
勢利場中  
之車一轍

可惜其家  
世學業

媚瑄至此  
蓋人理亦  
已滅絕矣  
寸磔後恐  
狗徒亦不  
食其肉亦  
其時陸亦  
在舊疏應  
未上而機  
已萌擊張

遂進松郡。建祠之說。李悅爲咨。撫院轉檄郡守。同事者爲徐備之本。陸文定僕  
養子假途都下。得授經歷中。及奉督詞命。捧割而還。乘輿張蓋。一如貴官。祠基  
擇在白龍潭。以破土字不吉。改曰啟士。時方仲秋。稻已垂熟。而不許收穫。欲盡  
築基下。以擬萬寶告成。讜語紛紛。聞者縮頸。正擾擾間。熹宗崩。懷宗由信邸卽  
位。逆黨矢勢。向之前驅者。皆反戈。學院某嘗以浮躁落職。本附瑄而復起者。至  
是欲掩其醜。乃檄提鳴玉。重責三十板。落其籍。未幾徐亦就逮。兩人俱擬遣戍。  
餘則分別徒板而毀。其詞詩尙有。諸生陸萬者。生于名門。有才藻。稱能詩。及援  
例入監。竟上疏請於國學建祠。以魏瑄配宣聖。至朝事反正後。乃寸磔於市。當  
陸未敗時。郡庠有張官者。附陸後塵。追隨北上。舟泊仲家。淺爲仲夫子故居。地  
有廟。聚族居者。皆仲氏裔。入夜張夢一神。殊魁傑。以追三擊其背。厥明嘔血。身  
許急返。掉抵家卽死。大負行行之氣者。卽無所干犯。而助奸藉惡。本如仇讎。雖  
若張官之得死於家。尙有厚幸耳。

非有異術  
即其異稟  
人頗詭異  
故所蓄有  
物亦異

迴不猶人

語甚滑稽  
云胡不喜  
而其人

雨蒼氏曰。世界在明熹宗時。權移閹豎。毒流給紳。魏璫生祠徧天下。合部諸顯僚無非門生義子。稱頌功德。甚於美新極之請配。宣聖斯時。舉國若狂。是非羞惡之良。撕殆盡。此實古今一大變局也。安得仲夫子。化百億萬身。一一擊之。

###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人。善走。一日夜直可行五百里。好異者爭欲識之。遂得遨遊公卿間。顧多蓄異物。有仙人李赤胆。白布衲。內多人題贊。張翼德玉章一方篆文。殊古寶色斑駁。賞鑑家俱識爲漢玉無疑。腰間常携一小獼猴。長可六七寸。置席上。能擎杯行酒。客前。玉川居楊舍家。有大葫蘆。可貯三石米。室中當有扁額。多於壁間。疊置。邑於常熟交界處。有沙隄。頗平衍。每歲仲秋。諸少年合如皋太興之駿。於是處馳逐賭勝。是歲復值羣騎雲集。而玉川以一黃犢裝束如馬。牽使前曰。願以此與諸君戲。衆大笑。玉川固請姑與並驅。一再落後。雖上

恢奇洒落  
亦可想見

駟亦然。衆始詫服。旋至雲間謁陳眉公。卽以此犢爲贄。曰：此青牛也。宜爲老子騎。眉公喜而受之。

駱學院

取士一秉  
至公豈容  
于請茲竟  
直達私情  
想忘却掄  
才大典矣  
言自有順  
人情處

折得倒不  
以理拒而  
亦以情言  
彼將自詘  
禮體固所  
宜重而寒  
諒亦應乘

駱駿曾學院歲試。按宗金山少宗伯楊汝成子時霖府錄。第三院試。被遺司理。劉之待叩稟。請附正案。末長跪。移時。駱公不允。劉公楊生係敝座師。李集虛之婚。師曾相詫。今若終棄孫山下。更將何面以見公。曰：本院校士以來如童生爲府錄。領案失必查補。所以全府官體面。若第二便置不問矣。前臨常郡遣第二常守爲之。力請曾峻拒之。今若通融至第。則本院回轅當守。必來謁見。又將何面以對之乎。劉乃怏怏而罷。公待士有禮。而持法甚嚴。尤重體貌衣冠不整。步履回錯。必加譙詞。甚有襦革者。故當蒞松時。雖貧老儒。咸置新袍。合五學諸生。迎於鍾賈山兩岸。藍衫如堵。牆極一時之盛云。

方守捐田助役判

行文亦然  
能如是亦  
作矣

注意在此  
駁得確看  
得透非老  
於吏指者  
不能道

政似太酷  
一片血誠  
與爲子孫  
計者測別

方禹修太守。守松最久。清操始終如一。凡培養士子。禁戢衙靈。鋤擊豪強。興修水利。諸美政。禿穎難書。即其案牘之妙。亦自不可及。每讞獄。竟信手疾書。令堂吏抄一紙。付兩造持去。佳在數十言。不能了者。一二語包括可盡。偶記祁按君抵松時。邑紳董葵。初自以田多慮有役累。呈請助田助役。祁公以爲義舉。檄公查覆。方公隨批云。捐田助役。誠屬美舉。然必如顧光祿。能捐合縣之田。以助合縣之田。方可食報。而無媿。今田連阡陌之家。輒捐數百畝。曰我已捐田矣。我已助役矣。我子孫其永不承役矣。果爾則盡爲助役。誰爲承役者。天下事有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乖者。此類是也。立將原呈繳銷。人咸服其明敏。按顧名正心官光祿。置丞。即叅議中立。子承其先業。贊雄一郡。時張江陵當國。凡逋賦至五百兩者。置大辟。正心日覩。吾松駢斬五人爲之垂泣。乃以若干金。經營五年。共得千母若干。積漸置田一萬四千餘畝。卽以此捐助合縣之役。澤被邑民。方公故引以爲美。然後之人。猶可識其爲免役計者。觀山陰王思任碑記云。顧

父子豈不知食崖蜜而必取可味之橄欖哉。蓋蚤知後人之有此謗也。

雨蒼氏曰。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乖。似此者正不少矣。但非老于吏治者不能道。願牧民者書諸座右。隨事熟思之。

李中梓

世情類如  
是即爲免役  
計而以萬  
四亦何說  
之辭

惟名醫能  
知名醫知  
之真故信  
之切

若不通變  
何異越括  
用兵

李中梓字士材。邑諸生也。有文名。並精醫理。名重一時。時金壇王肯堂字泰。亦精岐黃術。年八十。患脾泄。羣醫咸以年高體衰。輒投滋補。病愈劇。乃延診。李視診畢。語王曰。公體肥多痰。愈補則愈滯。當用迅利藥盪滌之。能勿疑乎。王曰。當知世醫惟我二人。君定方我服藥。又何疑。遂用巴豆霜下痰涎數升。疾頓愈。魯藩某病寒。時方盛暑。寢門重閉。床施氈帷。懸貂帳。身覆貂被三重。而猶呼冷。李往視之曰。此伏熱也。古有冷水灌頂法。今姑通變用之。乃以石膏三觔。濃煎作三次服一服。去貂被。再伏去貂被。服三次而盡。去外圍。體蒸蒸流汗。遂呼進粥。病若失矣。其醫之神效類如此。特素自矜貴。非富貴家不能致也。

童菽原曰。是亦一時之雋。但非富貴人不能致。則與集中姚蒙異。雖性情各別。未可強同。而品地實於斯判。

### 玉蟹橋

高行鎮北隅。有橋名屬石。而俗又呼爲玉蟹。傳有玉蟹穴其下也。嘗聞之里老云。每當風清月朗時。澄觀水際。果見蟹自穴中出。浮游波面。其白如脂。村人多方取之。終不可得。後凡數月始一見。今已久不復見。而行人過此者。猶多手探其穴云。

### 北城樓西戲記

戊辰秋。友有邀觀西劇者。以入夜方演。因於薄暮出城。北行里許。遙見布帳。高出繚垣。狀若匡蓋。設有雙扇。西人守焉。納以金遂入。見燈彩燦然。觀者環坐。各鋪錦褥。座凡三層。隨高下定值。上客待飲酒。一器座既滿。卽有一西人登場。手執火鎗一舉。而聲發如霹靂。忽現燈光萬點。照耀如晝。鎗端又出濃烟一縷。

使人眼光  
不定

妙有詮釋  
足醒人目

故意賣弄

逐層洗刷  
糜眼井井

飽甚矣臣  
湖所不及  
能無慨然

高二尺許。結一成雀飛繞帳中。繼忽化作一龍。口吐巨珠。蜿蜒空際。無何又化爲獅。有球大如斗。轉旋不定。獅隨之跳躍。忽焉火珠飛濺。其球中裂。內有白光。圓如鏡。轉瞬間大如車輪。變現五色。若月華然。移時始滅。殆即中國之焰火也。旋又有二人登場共語。忽作相爭狀。甲怒拔劍斬乙首。首墜而無血痕。甲復取首置盤中。徧示觀者。共駭其逼真。旋以首按乙頸。則仍渾合而無恙焉。此在江左。恒有所戲。所謂易眼法近之。最後出二女。衣皂衣寬領。露胸膚白似雪。而輕如飛燕。一躍恒去地二三丈。乘騎飛馳。或倒豎鞍鞵。或一足立馬者。客方歎其技絕者。忽有烟焰從地起。流轉如球。衆皆迷目。轉眼而人騎杳矣。此蓋北人走索。祇戲之技也。至己巳冬。又有矮小男女四人。云由侏儒人由美國來。身皆不及四尺。而鬚髮皓然。言已周游海島。美國主贈以輜車一乘。類雞棲而色甚精。英國主又賜二馬以駕。大僅如犬而行甚捷。留滬十餘日。亦嘗雜戲園中。或歌或舞。觀者或以金投之。噫我國雖褊小而見見聞聞。亦足稱無奇不有云。



雨蒼氏曰。兔起鶻落尺幅中。已見烟雲拉雜。極眼花耳熱之娛。在場人想定  
同聲喝采也。然而卽色卽空。我聞如是矧。此變幻不常。彈指卽滅。卽異常灼  
爛。正可作電光石火觀耳。

---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 快心醒睡錄卷十一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 華十五傳

四字病根  
不小

華十五皖孝廉也。佚其名。達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恃才傲物。詆及前賢。并疵當世之嶽立者。或以經義叩則曰。汝輩如螻蟻。其足不出戶庭。乃欲與鴻鶴談雲漢間事耶。鄰邑有某生。富於文意。頗自負。而嘗慕孝廉名。以爲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挾生平傑作而造焉。值華臥方起。蓬跣而出。亟置稿於案。趨而揖之。華瞠目四顧。若未之見。頃之。僕進杯茗。而不及客。華從容盥沐。旁若無人。洗畢。卽以生稿抹其棹。生怒不能忍。曰。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擲稿曰。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紙劬售人。若水不略重乎。生取稿恨恨去。其玩世不恭。妄自尊大。有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耗者將十年。僉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禮闈。榜發。始傳爲華捷。南宮及魁墨出。同學讀其文者。咸詫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索索無

虛形倨傲  
處大覺不  
堪

詆譏語極  
新穎自是  
聰明人吐  
屬

一筆開下

照相士言  
華終身定  
矣

想見半僵  
之狀

此數年中  
想皆動心  
忍性時

生員也。先是華登賢書。聲稱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額有挺骨稜角太露。雖  
得人名。異日恐不免凍餒。聞者咸噴其妄。及華以兀傲之故。愈思其不近人情。  
親友不相顧。問以致廚斷炊烟。華始憬然。恐應相士言。時有宦越之戚華擬投  
之。匆匆就道。不計貲糧程。未半而囊金既盡。并罄衣裝。復值嚴寒。榜腹行村落  
間。朔風侵骨。兼遭雨雪。路滑泥濘。遂陷於淖。良久始匍匐入一古廟。僵臥神龕  
下。旋有數丐提筐入。叱曰。此我儕地。汝垂斃者。何臥於此。華不語。即被拽出。棄  
道傍。適有某翁過其處。憐而昇歸。飲以溫湯。一日夜始有聲。詢爲孝廉。益善視  
華。因凍血凝結。數日後。腫處悉潰成瘡。患三年病始愈。而啖特健。每餐能盡飯  
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頓偉。迥異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爲報。  
願授諸郎君業。翁喜。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爲鄉  
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遇春闈。資以多金。應部試。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  
艱。平昔桀驁之氣。鑿除殆盡。是故言爲心聲宜。其文之平易近人也。未幾華官

應前見針  
線之密  
有惠政更  
好  
與少時意  
氣如隔世  
矣

涵養已到  
極深處與  
無差感不  
同

紙上狀來  
已覺可愛

別致

叙次委曲

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泊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裏款接。曲盡鄉  
誼。又二十年而卒。聞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頗憶  
廟中時事否。則肅然起對曰。不敢忘。偶行隴畔。有村童笑指曰。此固廟中丐也。  
今儼然爲某家師矣。華聞亦無慍色云。

雨蒼氏曰。孝廉天分儘高。故能力返前轍。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爲令長。皆  
由動心忍性所得。否則以餓殍終矣。余嘗有句云。最甘惟藥石奇煖。是冰霜  
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尤可爲目空四海者。借作  
廢箴也。

### 兔異

咸豐癸丑。春夏間。河南黃河兩岸。忽生野兔。千百成羣。初行田野間。繼而走街  
積市。無處無之。前足略高。其行甚疾。村人捕而剖之。皆無血。遂棄不敢食。尤異  
至冬忽盡。無一存者。或謂從黃河中來。乃魚所化耳。錄之以俟博物者考定。

亞美利加小鳥

層折卻清  
措語不多  
而大旨已  
了  
轉折處可  
玩

伏脉甚遠

古今痴願

提筆極有

氣攸妙訣

謂庸庸多

厚福也如

以下筆如

累棋皆用

妙在倍法

以達之故

能擊重若

輕

海外亞美利加地南北有二皆甚和煦產小鵲名翼寶大者如中國梅花鳥小則僅若黃蜂翠羽翩々間以金碧光可鑿人聲似細秋蟲而流轉如簧常入人家飛鳴花塢曲欄間或至齋中棲所供瓶花上飲啄自如似黍熟者其巢結於樹稍之下群相孕育常護卵時任人摩娑無驚意卵小如豆巢甚完固穴戶如指僅容一鵲出入是處地廣人稀而次鳥最盛凡花木叢雜處皆集焉今歐羅巴及花旗人多有取其羽毛作婦女首飾余曾於英吉利領事處親見其四豢之玳瑁小籠中紅喙翠毛文采可愛西人因爲余言其出處如此

雨蒼氏曰鼠肝蟲臂固是寓言此恰徵諸日擊始知前史所載僬僥九寸有是人宜有是鳥

田史傳

同治乙丑夏友人以南邑雨蒼朱君所撰田史傳一篇示余是傳余雖未之

文亦采光  
四溢  
句極淋漓

彌蘊藉彌  
盡致  
以下叙史  
日新月盛  
處真有茶  
火之勢

見而嘗得其說於故友周子荔軒周與朱君同里同歲游庠歲時相見每而  
皆寒士道愁苦一日周語朱曰窮愁之况經我兩人筆舌亦已盡矣古稱歡  
愉之言難工子固多才其能作一既富貴又壽考之文爲窮措大作開心符  
否朱笑諾遂有斯作周爲評點所謂田史字同貝者蓋拆富貴字以言也歲  
己巳雨蒼以事來滬過余齋譚及是傳云係外編三種之一尙有怡雲吟館  
詩文古稿合雜俎墨塵等共若干卷遭亂盡失今爲沒字碑矣時余適有墨  
餘錄之編既愛斯作又歎其舊稿之盡亡也爰序其由而代存如左其文雖  
極寫富貴而抑鬱磊落實深顛倒賢愚之慨此皆不平之氣猶客嘲天問於  
遊戲中寓感喟者也

有唐宏農郡王田史字同貝漢武安侯蚡之後也祖梨元宗時領千牛衛父駢  
以勇聞安史亂郭令公召爲牙門將以麻角林功歷擢蜀川道節度使遂家蜀  
娶米氏生史生時米夢神人錫異貝千萬故字同貝史少不慧雖讀書嘗以富

貴我所自有。故不終帙。便棄去。然有口辨。作事敏達。析秋毫。特好游獵。馳逐狗馬不少疲。有青城山道士過之。曰。郎君此益何樂。我相子福甚厚。願第數十年富貴耳。如願棄凡穢者。合得長生術。子欲之乎。叟自以世家子。方尙豪侈。數十年富貴何不樂。而欲以長生易之乎。乃不語。道士察其意。曰。使郎君大富貴。又登仙。何如。叟應曰。儻如是。復何求。道士曰。然則子自勉之。斯已耳。遂微笑去。是時。叟年及冠。父以其縱初不喜。母夫人特憐之。乃與駢議。欲爲叟婚。夫人故陳倉人也。時蜀亦有米氏舊家。禾中曰。米仁者。官龍武軍長史。以功拜涇原道監察御史。奉册迎上皇來蜀。因亦家焉。夫人言。氏無子。生女曰珠。稱國色。米夫人欲之。而難其辭。因託宗誼。時與言往來。頗得。乃示意。仁固不欲。曰。是特田舍家兒耳。何可配。珠女言曰。不然。田家郎。四體敦崇。頭角嶄。他日任重致遠。無出其右。倘必欲王楊盧駱其人。雖才然。自後言之。或非俊物。且彼家旣爲節度矣。何求全也。仁於是亦首肯。田遂以黃金千鎰爲聘焉。禾中米氏故世。貴積資飽。



天下而仁富。又甲一族。婚有期。童隸采買四方郡縣器物者。趾相錯。綱紀僕千婢百。皆衣文衣。五人爲隊。隊問其色。奩贈計萬億箱籠。多紫檀香栴。雕鏤如鬼工。其妝臺蓋碧玉也。圍以珊瑚。闌維嵌百寶盤盃等物。多金玉。及期欲行。親迎禮既奠。雁米氏出九華雲蝶游仙錦步障施之。如複道。然直達田所障。間悉綴珍玩。火齊木難。瓊枝碧樹。光彩四溢。明珠瑟瑟。懸障頂如繁星。里許間。一夜光明艷。又如月飾沉香葦爲花輿。笙簫沸天。燭淚如雨。道撒金錢。結福緣無數。輿過麝蘭香。經數月不散。史於斯時如墮雲霧也。史既得米資。益自經營。躬親穢褻。不數年。陂池園亭。盡蜀水。復得窖金萬萬家。愈饒。無何。母夫人卒。父亦繼薨。史自稱留後。唐自肅宗後。節度多世擅。代宗八年。遂詔史實領蜀川度節使。諺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鷄走馬勝書史。田家舍人年未壯。富貴榮華復誰抗。又謠其得婦之盛曰。龍宮嬌女嫁塵世。四海寶珠都輦至。由是中朝貴人如元載王縉魚朝恩輩。皆願交史。魏博節度田承嗣亦約爲兄弟。多藉史通關節。

者餽遺亦日富。初臬意頗曠曠自奉。既厚輒妄。謂他人當亦爾。每遇親知道愁苦。不省作何狀。及擅利權下。不能欺貴游子弟。道出蜀川。臬必盛供帳。玉筋舉饌。金爐注香。別皆有贈。或多干請。悉與周旋。無吝諾。故譽臬者。日彤章奏。時國初定帑藏。皆虛有諷。臬輸粟千舳。貢於朝者。遂授臬朝散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臬表謝。益獻錢百餘萬緡。乃加臬中書令。同三品。兼權蜀道鹽鐵使。知諸權。務東西川租庸大使。先是蜀有碑刻曰蜀水清田氏。新蜀水濁田氏。熟及臬時。蜀水果濁。而田氏日貴顯。氣蒸蒸如釜上。既權諸權。務搜資餘日私萬計。宗族賓客充溢。三舍要皆爲臬主會計。不能虛糜廩粟。人亦因得主一事。私毫末奴隸。皆可致富。故亦不願糜之。惟掌書記平倩泉。臬箋奏皆出其手。因以上賓待稱平先生。先生嘗語所知言。臬雖不讀書。而遇文士頗有禮。願見者皆以好語慰遣。謂若輩利我財耳。既不當其意。復不假以顏色。是取怨也。人乃愈莫測其涯涘。投詩文爲贄者日數千。臬悉投巨篋中。署以爲醋海云。平倩泉者名泉。

以母夢濯錦色。泉而誕也。美姿容。好讀書。工詩古文辭。下筆妙。天下四方士以才子稱者。輒曰。是必平倩泉矣。與每言。我視石崇王愷。如奴子耳。泉則曰。我豈不能以屈宋作衙官耶。然泉數奇。連不得志於有司。以是鬱鬱。又貧。故惟文章自娛。與迂之。嘗邀與飲。泉既失意。亦樂借一杯。曰。我豈癖於書哉。使心計稍粗。其肯當鱸唱渭城乎。人以此。既惜泉之多才。不偶。而益羨與之富貴也。時與年已壯。珠從夫貴。亦封蜀國夫人。夫人固知書。工詩。作簪花小楷。尤妙。居禾中。才女名噪。戚里。既歸。與乃不復作韻語。與多內寵。而夫人待妾媵尤和。第夫人自有林下風。雖富貴不屑道。而與每矜之。嘗以一冊示夫人。計開珊瑚翡翠。瑪瑙水晶象牙等器。三千餘件。醜腦香五十餘兩。麝臍百二十個。沉檀各數十擔。空青九枚。明珠五十餘斛。大理石屏五十座。床几各百。雜嵌簪床百七十。珠登千珍。鑲箏琶樂器二百餘件。辰砂五百觔。紫礦千餘鎰。白礦三千餘鎰。赤金腰帶及盤杯等。刻花者千。素者千。三百。有奇。羊脂玉屏風。及玉帶。玉山。玉琴。玉人。玉

斗。玉樹。玉瓶。二百五十餘件。祖母綠佛像。九通天犀。帶三黑貂。玄狐。銀鼠。金雀等裘。合二三百件。綺羅綾錦。織金木緞。合千餘。東火浣布百餘尺。黃金錠九十餘萬兩。白金錠三千八百餘萬兩。碎金銀八十櫃。參香共九百餘觔。埋中丸亦四百觔。廚中黃雀。駐百二十甕。他物俱稱是。與每季必造一册。備出入課。覈虛。此新造者。而夫人殊不爲意。曰。以君爲俗。誠不誣。妾奩中。亦有籍。君欲觀乎。史曰。諾。夫人逆知史所好。惟此金玉錦繡也。因不與較。特取一雲錦。迴文。邊金絲。細。闌。白地。光明。絹手卷。與史。開卷。則載古銅龍耳等鼎。獅象寶鴨等爐。大小各數件。蛇紋古琴十餘張。古硯二十餘方。鍾王懷素褚虞等墨蹟。及小將軍吳道子等清秘諸名畫。各數十軸。楷錄經史子集。書八千六百三十五卷。與閱未半。卽笑不止。曰。夫人誤矣。夫人合偶平倩。泉不合。與田史。字同。具者偶也。夫人曰。平倩。泉如何。曰。平先生酷嗜。此我以爲不可衣食。嘗曰。爲駭。不謂堂堂蜀國夫人。乃亦爾我故戲言耳。夫人微慍。繼亦笑。卽掩卷呼侍婢。取內閣第十一房。

鑰至。則借史入婢。請所向。夫人曰。旣入寶山。何地非寶。信手開一香楠廚。內有牙牌。檢視之。所載若龍綃衣也。紫絲帳也。却塵褥也。辟寒犀游仙枕。照病鏡也。占雨石鳳首木龍角斂也。靈光豆上清珠香玉辟邪七寶硯鏡也。杯有白煖鼎號。常燃以及醒醉之草。瑞華之炭。迎涼之扇。煖玉之鞍。凡諸珍異。光煥一室。其各物具種種靈異。或能顛倒炎涼。廚側有懸瓊屏風。一上有仙山樓閣。古美女二十四。有磬。勞綴非玉。非金。擊之自成仙音。屏上美人。遂下屏歌舞也。史至是舌橋不能下。夫人乃笑曰。田舍人。我豈妄哉。今竟何如。史攝衣謝。乃不輕自眩耀。而史富貴名益藉藉。人口聞於天下。史有園。內外各一。外曰延禧。花木秀擢。山水清雅。亭臺軒觀。位置亦妥。貼陳設雖富。猶不失之。俚以泉嘗安硯於中。時爲史潤色。史又特以是娛賓客。故不措意。其內園曰匯芳者。則窮極華美。爲史宴游。所有水仙觀。凡五楹。砌以文石。池中青蓮花。皆異品。冬夏不凋。香聞數里。或飾綾錦爲鳧雁。每亂真觀。中織珠爲簾。刻玉爲几。下鋪錦茵。上罩繡帳。四壁

雕香木爲花榻。梯級二十四。以五色漆描花鳥人物。登最上層。可盡內外園勝。觀築青石爲基。繚以紅闌。闌外跨九曲石橋。二蜿蜒如虹。兩岸植梅梨桃柳之屬。技葉披拂。下繫木蘭小舟四。其南有廳。事五與觀相對。時令女優。演長生殿諸劇也。周翼以十二院處姬人。雖參差錯列。而有曲廊。通往來。其於水仙。觀若星之拱斗。觀後群房三十六。處侍婢。上有閣。道東西通一邇。迤可達外園。一近蜀國正寢園。尙有溫泉二。其一天成。其一乃坎埋硫磺爲之。嘗與群姬浴其中。蜀故有野蠶繭。亦可爲衣。史令人織成小方幅。供後房。則紙歲亦費金鉅萬。其奢侈類如此。然史性特異。雖奸狗馬聲伎。而鑒別往往出意外。嘗得一馬。雖駿要非絕塵物。而史愛惜過常。駒又以三千金購一姬。樊姓小字瑩。貌亦常人。特善修飾。眼光眇視。多媚辭。蕩態解歌舞。能爲靡靡音實。則後房之色如是者。不數也。而史獨寵之甚。當田承嗣與薛嵩搆難。欲倚史爲援也。曾餽史名馬二。曰神智駒。曰如意駒。皆超卓志在千里。而史殊未之奇。美女二。曰春燕。曰秋鴻。吹

軒然大波  
一語縮定  
突如其來  
恍如晴天  
霹靂醉夢  
人安得不  
驚

命意處卽  
見作用  
有漢遺陳  
平意得愧

氣勝蘭光艷如朝霞映雪。雖夫人亦以爲不及。且通書史。故夫人絕愛憐之。賜春燕紅玉古杯一。晉永和翡翠盤一。秋鴻則漢五鳳年黃玉水注一。屬晉國銅龍笛一。而史待之殊落。落不三年二繼。其馬亦以駕鹽車。過九折坂。墜死。人以是服史。謂有先見。獨夫人尤之。曰。君爲節度軍府事。重茲過。雖細然脫顛倒。人物盡如此。卽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史唯唯。蓋史爲人。雖稍愼。然能權輕重。言有切於利害者。不敢非也。德宗建中三年冬十二月。李希烈叛。王武俊。田悅等應之。悅故史之宗也。時有下舍客進曰。公且赤族矣。猶洋洋如平時乎。史驚屏人問故。客曰。公第以門蔭得官。雖嘗納粟獻錢。要無大功於朝。今藩鎮多事。而宗人悅。又稱魏王公。卽不登叛黨。朝廷必且疑疑則殆矣。又公所交元載輩。皆已敗。少聲援。倘不乘時自結於天子。公猶能以富貴自雄乎。史心動。入商於夫人。夫人曰。固也。妾亦慮之矣。曰。將奈何。曰。是非妾所知也。第客旣能爲是言。必有奇計。然非多予之金恣其所使。亦不能成事。又平先生雖以文士自

女留侯之稱

與亦能斷  
故克保其  
富貴  
見非與能  
使之將酬  
夫人之知  
耳

唐都長安  
以蜀爲後  
不得云文  
報缺如此  
作者故留  
漏洞見是  
寓言

按時勢立  
言

居其人實有經濟。君藩畿庶政頗井井者平所佐也。然則君第如客教并屈平先生副之蔑不濟乎。與意決。乃先見平告之故。出遂揖客而言曰。客來前客能爲是言。誠奇人必能濟我事。然意客必非赤手可爲也。吾已具金八十篋。珠寶二囊。任客所用。吾當更請平先生副行。客聞意若甚詫。即大言曰。孰謂而公碌碌哉。遇大利害。須與決策。微特慷慨。乃爾其部署。又若素定。雖然。其言殊不似公。與不得已。以夫人告客。乃頓首言曰。夫人知我。敢不爲女留侯効命。趣束裝。遂偕平先生疾挾多金馳去。去後數月無耗。明年朱泚據長安。德宗奔奉天。客亦杳然。繼西平王李晟復京師。諸逆或反正。或授首。朝廷方錄人過失。初以天下亂。與又承客指。閉關自阻。故蜀文報闕如至。是始有所聞。日惴惴。貞元二年冬。朝命忽下詔曰。咨爾田與。遠居蜀道。時貢厥誠。值國家多難。爾獨不憚馳驅。四年中三詣闕廷。除表獻金穀數百萬。外復佐西平王軍。夙夜殫瘁。屢成大勳。如斯勤。殆無以過。使藩鎮盡如卿。朕復何憂。今特進爾爵爲宏農侯。加大



關笏極捷

先安頓一

策便得要領  
然非金恐  
不得力

要着

應前

尉賜鐵券食封萬六千戶。班次於西平王妻米氏。誥封宏農郡君。長子芳尚瑞昌公主世襲公爵。次子蔭尚安昌公主兼神策行營節度。長女瑜冊爲皇太子正妃。以明年來國用示朕賞功酬爵之至意。河山不改盟誓永新。爾尙敬承朕命。毋忽。夷受詔極錯愕。而又不可問詔。使去夷方令人作謝表。忽報平先生偕客至。夷喜倒屣迎之。各道故始悟皆二人所爲。初客挾多金賈湖湘間。不半年獲利甚鉅。平先生則疾走京師。爲夷書謁盧相杞獻金珠。時朝廷果有疑夷者。藉是得無恐。客復求一貌似田夷者。偕平先生教之禮容。及夷家世興元二年。自賈所假田旗幟印信輸粟六十萬斛。實行在并挾僞。夷覲王上喜溫諭慰遣。乃悉餽朝士之居要地者。退益爲賈貞元二年秋僞。夷又入朝表獻錢二百萬緡。征衣二十萬件。平先生復爲疏陳時政得失。又爲書致考功郎陸贄。贄深善之。三年春客覘知逆勢已蹙。則盡所有助上犒軍。平又爲僞夷表請赴李晟營。自効贊贊之。乃特詔夷參李晟軍。不數月復長安。復佐討李懷光亦平之。實皆

醒一筆  
即無要挾  
亦恐不免  
見棘手但  
其人至此  
已如贅疣  
不了結疔  
文亦不便  
應落有致  
語分輕重  
以下聲聲

入次字字  
有稜滿腹  
牢騷一時  
傾波如聽  
漁陽過如  
觀破陣樂  
讀竟當淨  
一大白

平與客能左右也。僞史者本無賴事。既成多所要挾。覬非分。嘗醉後妄言。客恐平乃上表請歸藩。得旨疾行至半途。乃搃殺僞史。其事故得終秘。旋有宏農王之詔也。史至是始大喜過望。乃宴二人酒半。且謝且拜。曰。微二君家已破矣。何主之有。今請與二君爲兄弟。富貴共之。客大笑。拖史起。灑酒。曰。公休矣。如公言亦大佳。顧念千百萬在手。脫欲富貴。盍自取。今事定論功。吾二人固應受上賞。然非君夫人贊成。信而不疑。則亦無能爲。且吾二人處公門下久。公於僕更未嘗有少恩。平日貴游何在。及事急。獨一書記與一下舍。客出奇冒險爲君立大功者。亦以世人多肉眼。欲令知貧賤中固有奇士。又謬承賢夫人知故。不敢不効力耳。猶幸不辱命。自今伊始。如僕等者。願明公少加意。則幸矣。無以富貴爲也。史聞大愧悔。乃不有意氣。而客與平先生皆酣飲盡醉。史既肅客寢。卽以客言入告夫人。夫人曰。信願有客如是。固非君所識也。且客將行矣。當盡心於平先生。先生有母。必不借及。且史逐客。客果逝。平先生方徘徊。史卽前揖。

作者於史  
每多恕詞  
實不使一  
直筆耳

即夫人語  
面德之與  
亦善於詞  
令

與客皆見  
首不見尾  
前寫富貴  
已極此特  
將壽字消  
染

當酒闌人  
散時忽聞  
此歌殊難  
爲情

千里來龍  
將次結脉  
與斯時所  
不可知者

曰。客與先生皆人杰。史始識矣。客今雖去。幸先生留。即不敢以糞土汚君。顧君  
尙有母夫人在。欲安之。平愷然握史手曰。公言何忽。中曲如是。乃居賓館如故。  
史敬禮亦益。至年餘。其母卒。史爲營葬極厚。平乃挈一子託史。遂入青城山。不  
知所終。自是史安富尊榮者。又十年。適五十初度。上賜予甚渥。并紹公卿。欲爲  
王壽者。皆許詣蜀川。史子女既與天子爲姻家。尙有四子。其一亦爲郡馬。一娶  
郭令公幼孫。一爲西平王婿。三女皆配顯僚。是日麟袍隊。燦象笏。床盈麀。下將  
校。皆錦衣執戟。門建旗旄。堂羅鐘鼓。威儀之盛。無以復加。車馬之聲。百里不絕。  
及酒闌。史方秉燭檢閱諸屏軸。五采焜耀。間忽聞歌起。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  
貴榮華曾幾時。不見至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此水調歌。李嶠作。明皇幸  
蜀時。歎爲眞才子。時適優人肄業及之。史聞大不愜。乃頗憶青城山。道士言。聞  
語夫人。夫人笑曰。君於此事終無分第。領現在之富貴可耳。後月餘。前道士忽  
至。容貌如舊。笑曰。祝壽來遲。幸勿罪。別來匆匆。近知君頗念我。大不易。史即叩

惟壽耳宜  
卽問也  
世上豈有  
仙人哉與  
卽是矣  
似以開筆  
作收面正  
意恰透

虛喝起  
略頓

一噴一醒  
脫按略作  
翻勢  
縮合到壽

應合起句

問長生術。道士曰晚矣。乃出丸五十顆贈與。曰自此歲服一丸。丸盡君亦百歲矣。人苦不自足。使人盡如君。神仙亦不足慕也。平先生與客皆無恙。囑寄聲言。訖卽不見。與自得丸。旣富貴。又壽考。以功名終。子孫至孟蜀時。猶貴其所居。因藏富久。棟樑爲金銀氣所蒸。作紺碧色云。

唐史臣曰。富貴之於人甚矣哉。與承門蔭。席婦資。功業都假人手。初以金穀易節。斲身潤脂膏。如賈三倍。斯已奇矣。忽膺茅土。班儕郭李。下人主一等。是雖客之力。獨非與之福哉。而尤異其得賢夫人爲內助也。世不乏王侯將相。要非安坐可致。茲旣盡富極貴矣。而又兼秦王漢武之所難。佚樂百年。則如與者。神仙且慕之矣。與復何慕哉。乎先生輩。雖才然非挾多金。亦難成事。因慨世之賢豪者。流縱飽詩書。飫仁義。而一無所憑藉。終將徒手呼負。負益信勢位富厚之不可忽也。有如此。雖然與嘗言富貴自有知所成就。皆其本然。不能有二。矧凡富貴利達時。至乃來耳。士當伏處時。不貧且賤。無以勵志。於以見二人之爲與謀。

就二人作  
取拾高二  
人與不壓  
自倒

者。不過借以見長。而其不自取者。非僅敝屣視之也。蓋直安於義命矣。客言貧賤中有奇士。洵然哉。洵然哉。

雨蒼氏曰。是余十五年前舊稿也。自遭寇亂。篋藏諸墨業。皆蕩爲冷風飄。爲濛雨。此如死灰復燃矣。原稿尙有浙友洪君子安駢體序文。及同人題評。茲皆佚去。良可惜焉。至傳所由成。已得毛丈序。悉特不意區區文字。而若存若亡。忽離忽合。茲竟得登棗梨。異於覆醬燒薪。是雖緣有前定。或亦由金銀氣旺。藉致筆墨靈長耶。馬齒日增。豹霧未散。附誌數言。彌增慨想云。

### 星墮地震

道光丙午。新秋後數日。夜將平。忽有大風驟起。勢如山崩地裂。時伯晃也。山臥病。大姪女侍疾未寢。風起時。適以開窗傾水的。見紅光一團。其大如盆。赤氣四射。疾若飛星。自北而南。後有流星萬點隨之。以落其聲如雷。地卽大震。室中諸器。盡皆傾覆。時聞人喊馬嘶。家家扶老携幼。開門奔避。蓋慮屋宇之坍塌也。暄

嗽竟夜。天明始息。未知何祥。

籤驗

咸豐癸丑秋。漚有會匪之亂。余挈眷出避。居離城三十里之華涇鎮。鎮有城隍神。廟前樓三楹。上有關聖像。偕同人登樓。祈問。得籤語云。花開花謝在春風。富貴窮通一夢中。聚粟窖金有盡日。到頭萬事總成空。時方孟冬。或云花謝春風之句。來春似可復城。余謂城陷在秋。恐未盡花開之義。末有成空二字。殆言城空爲歲首者。復在春初耳。時吉中丞方調兵進剿。意此小醜。可指日殲。而逆衆抵死抗拒。相持至甲寅秋。猶然未下。吉公因會同西兵督飭民夫於城外。更築圍牆以斷接濟。賊苦糧盡。乃乘除夜。兵勇無備。開城而遁。逆首劉麗川爲亂軍所殺。悍賊陳阿林。林阿福。潘小鏡等。皆逸。官軍於乙卯元旦入城。始知花開花謝者。賊踞一十八月。得兩度春也。第三句正言糧盡。末句正應元旦復城。籤語之驗。絲毫不爽。

又同治癸丑。余欲延嘉定孝廉童子珮曾蘭。課讀兒輩。議未定時。案頭適有岳慶山樵牙牌數書。因姑卜之。數成得生老病死人之常理。天高地曠。有窮期人不虛生斯可矣之句。初以語與事了不相涉。且余素慕孝廉品學。以故信而勿疑。不意開整僅三日。先生竟以微疾卒於余家。始信數由前定。良非偶然。

### 聖治丸方論

夏令暑熱炎蒸濕濁上騰。人在蒸淫熱迫中。設或正氣不足。最易感病。矧南方地卑氣薄。更多中痧吐瀉之症。推其致病之原。或過於貪涼。風寒外受。或困於行路暑濕相干。或口腹不慎。爲冷膩所滯。或飲食不節。使輸化失宜。或感時行疫癘之邪。或觸惡不正之氣。皆能致脾上不運。陰陽反戾。升降失司。卒然腹痛。上下奔迫。四肢厥冷。吐瀉並作。津液頓亡。則宗筋失養。故足攣筋縮。先起兩腿。或見四肢。名曰霍亂轉筋。生死瞬息。年來此症大行。我邑地窄人稠。互相傳染。甚有一家數人。同時告斃者。深可畏也。茲故不揣鄙陋。爰擬一方。名曰聖治。入

氣正則邪自却

君臣佐使配合井井  
制治未亂保邦未危  
推而置之何莫不然

夏可預合備用。如遇疫癘時行。痧暑並觸。或感穢氣。或入病家。心懷疑慮。胸覺痞悶。時藉以一丸入口。以解穢却邪。勿亂其氣。方用正號仙居野朮燥勿令焦黑二兩。真川厚朴二兩。白檀香研細末一兩。真降香研細末一兩。新會皮用鹽永炒二兩。以上五味。再同研為極細末。以廣藿香六兩煎濃湯泛丸。如大黃豆大。每服二三丸。細嚼和津嚥下。按朮味甘。能利脾苦。能燥濕定中止嘔。扶正却邪。開胃氣以除積飲。故用以為君。朴苦辛。能瀉實而化濕。平胃調中。消痰行水。兼治瀉痢嘔惡。陳皮為脾肺氣分之藥。能快膈導滯。宣通五臟。并可除寒散表。故用此二味。為臣。檀香調脾利膈。正氣驅邪降香。能辟穢惡怪異之氣。故用為佐。使藿香稟清和芬芳之氣。為達脾肺之要藥。氣機通暢。則邪逆自定。故用為引。其曰聖治者。以聖人有治病治未病之旨。蓋思患預防。莫若服藥於未病之先。使輕者解散。而重者化輕。未必非却病養生一助云。

童菽原曰。是方出而修合者。頗多。服之有驗。藥似平易。而其詳密氣味。精悉。



功能。能足稱盡善。固非泛然者。所能企及也。

---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一

快心醒睡錄卷十二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褚復生

邑志昔以藝術著者如璩君瑕之畫。楊伯立之詩詞。陳悟泉之數學。董杏荃之仙術。皆掛人口。而褚復生士寶。又以拳勇稱藉。居西郭家。素豐。自幼負臂力。好技擊。及長。游學四方。與畢民湯武君。卿爲友。遂精槍法。橫矛飛赴。旋轉如風。名曰四平槍。數百人莫能近。福王南渡。以兵部員外郎何剛薦授伏波營游擊。未之官。而南都破。遂終老於家。其技不輕授人。得其傳者。惟王聖藩池天榮二人。池又傳於浙江提督喬照。同時邑有獨骨張擊者。虎頸板肋力。舉百鈞。橫行市廛。恒爲商旅患。衆請褚除之。褚曰。試觀其技。於是衆商設席延張。褚亦赴焉。酒再行。褚挑以微語。張自誇其勇。酒酣起舞。攘臂作格拉勢。褚徐徐以箸點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張遂坐終席默然。褚亦無語。頃之張辭去。衆謂褚曰。渠傲睨

百鍊鋼爲  
繞指柔妙  
無痕跡

痛則未有  
不損

若此。君何不交一手。褚曰。彼若稍遜。猶可活。惟以驕故。今必死於途矣。衆猶未信。次日。聞張死於亭橋。遍體色青如靛。乃共歎服。蓋褚運神功。中人要害處。則於三時之久。傷卽入骨。能致死耳。今城西隅有褚家墳。其子孫皆聚族居焉。

雨蒼氏曰。讀稍遜。猶可活語。知張仍自死。而非死於褚也。叙褚生神武處。亦蘊藉得神。

### 測字奇驗

自星卜相而外。又有測字之術。始於宋之謝石。亦能決禍福。斷榮枯。我瀝擅其能。而有驗者。乾嘉時。有沈衡章。問休咎者。趾相接。有犯越獄宵遁。捕役往問。拈得一鸚字。沈曰。鸚鵡能言之禽也。舌慧而身不自藏。卒爲人所羈。繫且烏而嬰羽毛未豐。其能遠逸乎。去此當近。速捕可得。問往何方。沈瞥見雀躍後。詹曰。可往後面坑廁中覓之。如其言。果獲。邑侯神其技。給機測如神。匾額懸廟園。清芬堂之西偏。俗呼爲董事廳者。蓋沈所安視處也。咸豐庚申。西兵駐園。其額始毀。

語有意致

若不經意  
而恰如人  
意故妙

稍後又有陸學海者五六歲時父抱懷中卽能握管拆字長遂以此爲業老而益精有以求財問者拈一也字陸曰無望也地無土難栽棲鳳竹池無水難養化龍魚矢口如此而十中八九沈軀頗偉陸貌清癯皆意致閑雅無江湖習氣陸亦設硯於廟之許真君殿惟素自矜貴日不逾百字耳

雨蒼氏曰星卜皆近數學此亦卜之類但其隨機應變其言又自有條理但謂之憑理不憑數也可

### 夢應

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一署如部院內出一人乃同案生某云在此間掌祿籍鄒卽挽查祿壽某入良久出與片紙上書八字云官居四品洪水爲災道光辛丑鄒守開封中幸決口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竟獲無恙後任粵撫被劾罷官時粵逆犯江南鄒公籍隸江蘇在江甯督辦團練城陷殉難奉

旨照道員例贈卹始知四品乃道員。洪水者逆酋洪秀全也。事皆前定。豈不益信。

雪兒

委婉情深

彼此俱稱  
難得

維揚諸生童蘊華家貧。授徒歲得館穀十餘金。炊常斷。妻蘇氏以針黹佐升合。年五十無子。僅生一女性極敏慧。體致嫺逸。生時天適大雪。因名雪兒。父母愛之如珍。雪兒春夏依母習刺繡。秋冬從父讀書。七歲背誦毛詩。若流。常於燈下爲人寫佛經百頁。字跡秀潤。紙白如粉。墨光燦然。終篇無一點錯。父以韻語教之。輒解。嘗賦春草云。萌芽初出帶朝烟。恩受東皇轉自憐。記得枯根風雪裏。不圖新綠有今年。父見之曰。此女必備歷艱苦而得晚成者。道光初江南饑。斗米千錢。童衣食常不給。無何夫婦相繼卒。雪兒號慟不食。隣里憐其孝。咸願措金爲之成殮。雪兒許鬻身以償。時適開封王伯凱孝廉客其地。見而憫之。贈以二十金。既歛。願從爲奴。孝廉鑒其誠。遂攜以歸。事孝廉夫婦。承順顏色。閱數年如

衣妝亦雅  
淡與人相  
稱

必有不好  
而憐之綱  
君然後可  
以置筵況  
姜猶慕色  
細君方是  
憐才是雪  
兒知已實  
在此不在  
彼

祇自在流  
出四字使  
是詩家妙  
諦無論深  
淺也

一日王夫婦愛如已出。勿以侍婢待也。王有妹婿姜南浦。設帳隣邑。適中秋旋里。晨訪孝廉。入書室。檢得孝廉近作古樂府數十篇。反覆默誦。忽見窗外樹枝搖動。有人攀折庭桂。於上半。窗中瞥見臂瑩如玉。因於窗隙窺之。見一十五六女郎。衣白羅點梅大袖衫。月藍湖縐斗紋百疊裙。丰姿綽約。眉目如畫。因思舅家無閨秀。此女爲誰。久之曰是矣。聞伯凱曩客維揚。得一婢。才色夔絕。必是此也。南浦歸述所見於夫人。夫人曰。穴隙相窺。此豈端士之所爲哉。南浦唯唯謝過。夫人微笑曰。雖然。此女可人。我見猶憐。無怪君之不釋也。若得渠侍左右。亦大佳事。君欲之乎。南浦欣然離座曰。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奈無投符之術。何。夫人曰。兄嘗謂此兒慧由天悟。受書過目成誦。作詩雖淺近。而能自在流出。及門諸子。竟無其匹。我已收爲女弟子。他日當於一聯佳句中。覓配不羨。王謝門牆。徐公雙璧也。兄言旣如是。今當以詩爲倘憐。柳下之吟于府。當不惜一侍婢耳。乃代南浦作詩貽兄云。窓前草滿綠無垠。案有圖書點綴新。修到蛾眉稱弟

子不妨風味是清貧。名花雖艷不輕紅。宛轉吹噓仗化工。釀出人間好顏色。讒  
知珍惜有春風。嫩枝猶在曉烟中。莫任飄零作斷蓬。恰喜海棠梅未聘。何當移  
向好簾攏。名場猶待十年爭。紅袖添香願未成。詩婢鄭家如可贈也。持樽酒拜  
門生。王得詩卽以雪兒贈。後生二子皆英俊。弱冠游庠。或謂一已登賢書云。此  
余昔聞之孫紫軒少常者。近閱淮山棣華園主人閨秀詩評。亦輯其詩。惟春草  
一首集中另載。而爲香山童氏女作。殆一而二者也。

雨蒼氏曰。欲於一聯詩中。覓配命題本佳。又難得彼姝工吟。且肯爲堦捉刀。  
是固勝緣雅事也。妬姜者方謂何物。南甫得坐享艷福。如此而不知。此即天  
所以報雪兒耳。倘正室有胭脂虎在。雖得堦憐庸有濟乎。

燈市

我邑歲於三月二十二日。爲天后誕辰。先期縣官出示。沿街鳴鑼。令居民懸燈  
結綵。以祝前後數日。城外街市。盛設燈綵。自大東門外之大街。直接南門暨小



極言其盛  
洵是潤色  
昇平

總結一筆  
包孕無數  
言之慨然

或者疑辭  
是耶非耶  
殆難猝辨

東門外之內外洋行街。及大關南北。綿亘數里。高搭彩棚。燈懸不斷。店鋪爭寄。賭勝。陳設商彝。周鼎。秦鏡。漢池。內外通明。遙望如銀山火樹。蘭麝伽楠。氤氳馥郁。金吾不禁。澈夜游行百里外。舟楫咸集。浦灘上下。泊舟萬計。名班演劇。百技雜陳。笙歌之聲。晝夜不絕。十九二十日。燈事齊至。二十四五日止。二十八日。又爲城隍護海公懿德夫人誕辰。城內街衢。陳設一如城外。二十五六起。至四月初至。總計城廂內外。凡閱半月。而燈事始畢。自道光辛丑。海疆多故。駐兵設防。因罷燈市。通商後。華夷雜處。恐生事端。遂以爲禁。云。

兩蒼氏曰。亂後文章。感慨多拙句也。生際承平。一羅變。故遂覺事無大小。失口皆有今昔之慨。燈市其一端。

### 拐兒挖目

同治甲子。春夏間。聞京都有匪徒。拐取小兒。挖其雙目。或言外國人所使。經駐京各國領事。照會總理衙門。飭捕拿獲匪徒十餘人。內五名實係拐兒者。供稱

雖案而不  
斷直言下  
自可會意

取童子雙目。學外國人。配合照像藥。蓋西人圖山川樓閣。及人小影。不用畫工。不需筆墨。以玻璃爲屋。使一室明朗。架一木匣。用素紙染藥。藏匣中。開鏡照之。頃刻立就。更潑以水。則所照之人物顯。然而不知所用何藥也。五犯訊明。卽行正法。後據西人云。照像之藥。係屑金銀。及外洋地產之物。合成。並無挖取人眼。然通商以來。時有異聞。異見。勢不能究其實在耳。

### 乩仙受欺

聞都中有巨公某。素奉乩仙。談休咎。方粵逆陷江甯時。某嘗叩問吉凶。乩有若問江南好消息來。人丁口自平安句。或謂須俟姓何人來。方可成功。然是時統兵大員。恰無何姓。後以向帥卒於軍。

上命兩江總督何桂清。提督和春。統辦軍務。咸以二人之姓。正應乩讖。無不翹望捷音。迨賊破常州。何棄兵遁。馴至蘇杭。繼陷勢不可支。始知乩語爲不足信。夫扶乩之說。皆假神仙之名。以惑人。凡問休咎。必作隱語。愚人之深信者。卽代

此之真者  
亦是靈鬼  
據此則并  
非鬼語的  
是人言火  
之有識

一針見血

今亡矣夫  
變有闕文  
借馬之慨  
俗情如畫

其故亦半  
由不學  
罵煞

爲解說。或有一二語合。遂相與神之。如乩所言。蓋因二十年前之僞造妖言者。嘗編俚語成書。內有人丁帶口。取江南句。或以書示。余曾火之。不意乩仙信爲實。然而借妖言以談休咎如此。嗟乎。乩之欺人者多矣。宜此次之爲人所欺也。

### 尊稱

自尊與自賤相表裏者也。而其故皆緣於不知耻。蓋卽一稱謂間而世變可言矣。昔時鄉宦。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爺。以一榜得官者。稱老爹。今老爹之稱。不聞已久。幼聞先君子言。前朝孫初陽先生。以萬曆壬子。舉於鄉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解組歸。值里有慶弔事。必徒步往。人咸呼孫老爺。或以老爺稱之。若有不安者。近日援納之例。大開腰纏數百金。從長安市歸。卽乘輿。張蓋。稱老爺。得五六品。稱大老爺。或并不屑爲此稱。因而多方處置。得三品銜。而竟稱大人。此皆驕心相勝之故。更有卑而近諂者。某宦以二品告歸。曾見一同姓。具柬簽。輒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夫非分之稱。僕隸之媚主。或然若士類從之。體統安

在。余故於此覘世變也。

雨蒼氏曰。尊人之稱者。謂受人之尊者。究之能詔者。無不驕易。驕者亦無不詔。地則異。而情則同。習俗相沿。遂成一姦阿世界。勢利薰心。廉耻道喪矣。

醒睡先生

婆心耶婆氣。難得婆氣。則可憎矣。佳名聲錫。洵與實副。釋分利俗。處知希爲。貴此恰歷。歷在人耳。想見聖學。過人。

一鄉皆稱。願人功修。

客言。漢濱有異人。結廬榆山之麓。食藜藿。衣布帛。雖盛暑不去冠服。又好講因果事。聽者咸集。農工午倦者。輒往。遂呼爲醒睡先生。先生見村人有爭競者。必出而爲之解。久之。鄉里不平事。皆鳴之先生。而不履公庭。歲逢亢旱時。見天無片雲。先生必殷然下拜。曰。願天之拯萬民也。或遇淫雨。則以禱晴。故肅立庭中。衣履雖濕。勿顧。曰。天罪我。幸勿傷此田禾也。一鄉之人。以是盛稱其德。而名遂遠焉。有大吏慕之。竟造其廬。訊一州治狀。則曰。州守多有惡之者。上惡其疎。下惡其嚴。同列惡其異也。大吏頷之。遂登薦牘。又舉一令。爲問則言。某其臥齋。有額曰。萬物靜觀。亦可謂明其志矣。蓋取康節時作歇後語也。大吏識之。遂掛彈

非易。憎而知其善甚焉。無些婆子氣。此言且近。滑稽矣。豈好談因果。人口吻。雖黃在口。不作皮裏。陽秋佳在。若抑若揚。無劍拔弩張之勢。語妙天下矣。弊資即在。此蹈小人。既蹈小人。之實復竊。君子之名。安得不膺。鬼忌。可恨處。欺甚於貪。

章。嗚呼。嘗聞世有三鋒不可犯。謂文士筆鋒。辯士舌鋒。勇士劍鋒也。若醒睡先生者。固所稱隱君子也。而談言微中。有非辯士所能及。人顧可以皮相乎哉。謂有成德蚩蚩者。誰曰不然。

雨蒼氏曰。讀結處數語。覺作者筆鋒。亦殊咄咄可畏。

### 席某返魂

洞庭席某。善心計。賈淮徐間。歷十餘年。業頗裕。共事者同里某也。斷金之誼。久而彌堅。席有女。許與某之仲子爲室。未婚。席以暴疾卒。族郎某爲經理。喪殮。扶櫬歸。陳歷年賬籍。記載極詳細。人咸推其誠。席舉家亦感之。一日。席女神色。忽異。謂其母曰。某味良。以僞册示汝。匿銀若干。汝固不知也。席母察其言。儼若故夫。乃泣而前曰。夫其返魂乎。曰然。曰君究以何疾終。曰偶患暑。爲庸醫所殺耳。我歸已久。欲與汝一言。無可憑者。因恨某以人死。無據欺汝。孤寡必欲與之理論。故假女體。亦不得已也。即令具紙筆。旋據案作書。邀某果得其字蹟。某得書。

但欲一發  
其覆證明  
即已鬼殊  
大方

駭甚。至其家女正色曰。余與君情同膠漆。我死意必以孤寡累君。何骨肉未寒。而情同陌路耶。遂按册逐一指示。自某項至某項。計多出若干。少納若干。因問。是何以故。時某愧甚。不能措一詞。女曰。我念舊好。不訴冥曹。亦不以爲怨。倘以後再有私心。我能禍君。無貽後悔。今已証明。請君自便。某去。女曰。速取堂懸之符。覆我身上。如其言。項又曰。此符無驗。奈何。可往某家急借。天師符來。遲則恐傷女命。當急借覆之。女遂寂然。繼如夢覺。此昔席心蓮爲余言者。初甚詳。今皆忘其名耳。

雨蒼氏曰。既不投訴陰曹。又不責償陽世。而必証明其事者。可見錢財事小。心術見真。陰謀亦鬼所忌耳。更異借軀面詰。雖死猶生。使阮瞻見之。無鬼論。可以不作。

石璪

蜀郡石生名璪。弱冠游庠。丰婆秀逸。以父母早世。自幼隨大母依伯父。履吉吉。

庵種桃花  
卽得色空  
空色之旨

是真邂逅  
相遇  
恍見一幅  
折花仕女  
圖

嘗販楚富有金而艱於嗣。以故夫婦愛瑋勝已。出尋常不令出庭戶。至屆清明。隨一僕至墻園。拜掃焚帛既畢。散步村郊。去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牆。色艷尋常。遂渡平橋。繞溪行百餘步。見庵門半啓。上懸硃額曰朝雲。入則惟一老僧跌坐。喃喃誦佛號。見客不款接。庵雖小而結構頗幽潔。庵後小圃。徧植絳桃花。發正繁。周圍籬籬外。清潭鏡澄。柳陰蔽日。生喜其幽僻。近溪小立。瞥見隔溪茅舍中。板扉忽啓。一絕代女郎。款步而出。衣妝淡雅。隱入花叢。頃見手執梨花一枝。盈盈微笑。冉冉入門。人面花光相掩映。生不覺神搖意奪。癡立久之。未幾日暝。烟凝雙扉。恨鎖怏怏。僕適尋踪至。遂相與返。生歸意戀殊切。思就蘭若下榻。冀得再覩芳顏。乃請於大母。遂假僧舍讀書。居旬餘。恰無所遇。因問僧。隔溪雙扉常扁者誰氏。僧曰。甘姓。問家有何人。曰。夫婦力耕自給。近有寄居者。不知爲誰。又問過溪有徑否。曰。沿溪而西。有小橋可通。一日。生晨起復至後院。遙望隔溪。有女背坐簷下洗衣。視之正前所見麗人也。喜極竟忘

一面愁銷  
是娛母勝  
西施處

花緣草夢  
忽悟忽迷

海濱有逐  
臭之夫恐  
遺此當歌  
得寶矣

顧忌遠溪。疾走直達甘庭。女聞履聲。矐日回顧。無羞縮狀。生睨之。面麻鬢禿。蠢然一物也。即欲返步。女曰。汝來此何事。生踟躕無詞。曰。汝家非甘姓耶。女曰。我家無姓。生曰。誤矣。疾趨而出。不禁自笑。即題詩僧舍云。草長遙憐綠正肥。桃花門巷是耶非。等閒已識東風面。萬斛春愁付釣磯。明年春履吉。五十初度戚黨咸集。生有姨母。適秦氏。爲里中富室。亦來拜祝。僕從如雲。至晚設席。內堂燈燭輝映。女客次第坐。生入內窺探。見秦背後立一侍婢。絕美。細視之。又似前日折花女。始悟固有其人。前所晤者。殆非耳。更深客散。生潛身入謁。秦呼之入。傍坐叙話。生見女俛首側立。眸矐不轉。秦覺之。笑曰。甥好此女乎。固有眼。婢本楚產。以父死。鬻身我家。將三載矣。今年十四五耳。其性格體態。在侍婢中。固不易得。然有一短手。揭其裙幅。示生曰。惜乎。底下蓮瓣如葉耳。且有暗疾。衣葛時。腋腺勝蘭麝也。言罷掩口笑。生聞乃又悵然失望。未幾。川楚教匪作亂。官軍四集。徐逆就俘。先當履吉。販楚時。曾與徐族侄同夥。歸後亦通音問。至是以索餘黨波。



他鄉遇故  
知在亂山  
中更不易

覺此中  
有人惟真  
美人能使  
綺羅減色  
想見平居  
續密

及庭鞠無可辯。獄成吉坐。遠配去。後生奉大母命往探。一日抵暮。行山谷中。無宿所。遙望林外。隱起炊烟。疾趨之。得一小村。落舍宇無多。咸依山麓。適見一媪。汲水溪邊。生即進揖。以情告。願乞一席地。得免露宿。當有薄酬。媪曰。我家無男子。未便留客。生曰。亂山合沓。絕無行人。倘非老母垂憐。懼爲虎狼所食。媪停睇熟視。曰。郎君非石家小秀才乎。生訝曰。是固然矣。不知老母何由相識。媪曰。老婦本楚人。昔以探親入川。流寓蜀郡。聞當郎君送學時。偶同二三村媪。入城觀看。故識之耳。然素聞郎君。席豐履厚。日惟閉戶讀書。未審何由至此。生曰。伯父爲官事所涉。羈留遠地。故特親往探之。今早匆爰就道。不暇計程。以至迷竄。媪指臨水短扉曰。此卽寒舍。憐君文弱。難霜威室。有短榻可權假一宵耳。生喜隨之入。則小庭花砌。斗室茅檐。頗覺疎雅。將升堂。見一女子。從複室出。雖荆布之飾。而光艷射人。見生即翻身入。生以媪在。不敢正視。略一斜睇。覺其體態。又宛似隔溪人也。坐未定。聞內嬌聲喚。母媪入。生竊聽之。語細不甚了了。惟聞媪曰。

伏後茶具頗雅  
由來佳茗  
似移贈人可

體會甚周  
綴

輾轉反側  
其情緒較  
日暝烟凝  
常尤勝也  
當口亦不  
頭語耳不  
屬意竟成  
眷

秀才非暴客。留何害。少頃進晚餐。葵羹蔬食。味頗不惡。既畢。嫗携燈導生入左廂。匡牀。布被。几。椅。悉備。生展謝不已。問老母上姓。尊府上尙有何人。嫗曰。我家姓巫。先夫謝世已五載。老婦無子。室惟息。餐。殮。出十指。慚以告客耳。語次。聞低聲喚茶。熟嫗起旋捧一小盤。出內置紫泥壺及一小杯。生飲之。極口稱美。嫗曰。此茶名壽春。暢月萌芽。摘之雨前。誠爲山中貴品。出隣家所惠。聊以供客。生又起謝。嫗曰。山村無更鼓。頃見月已西斜。耶君明日長行。宜蚤寢。遂代掩扉而去。生於無意中。得遇佳麗。又異其絕似意中人。反覆凝思。不能成寐。天方曙。即啟扉。頃之。嫗亦出。供沐進膳。意甚殷。生酬以金。堅却不受。曰。郎君去途尙遠。留以自便。後或有相見日也。生感謝辭去。越歲始抵戍所。時履吉爲披甲奴。蓬首垢面。兒生泣曰。余不幸遭此奇禍。已拚難死。異鄉念石氏。惟汝一點血。子身行巖谷。倘被虎狼食。宗祀絕矣。此地非汝久留。宜速歸。苦志詩書。若得成名。我死無恨。乃爲乞諸土人。得附木商而返。然自大訟後。門庭蕭索。生歸時。祖母已物故。

不愧爲友

大是難得  
亦直捷亦  
誦當似此  
月老眞爲  
希有

慮周藻密  
恰同如意  
珠圓友朋  
勝於骨肉

室惟伯母。日夜哭泣。雙目失明。生設蒙學。歲得數金。僅供饘粥。里有邵孝廉者。生同學友也。嘗謂生曰。君年逾二十。又無兄弟。猶未娶。非所以重宗祀。余爲君籌之久矣。而苦無其偶。近聞鄰有母女。避兵來此。女美而賢。君其有意乎。生曰。度日尙愁不足。敢言娶室耶。邵曰。已爲君訪明女。操針黹精巧絕倫。日可得百錢。足自給。無待食於君也。請弗疑。生猶未應。邵曰。實告君。已代爲納聘矣。月朔良辰。可洒掃室中。我當迎新婦至。聊借喜筵爲賀。更不煩閣下。邵訝也。生遂告知伯母。如期邵擔酒登堂。新婦至矣。生曰。奈無衣冠何。邵曰。故人尙有緜袍。未知稱體否。即於袱中出衣一襲。催生速服。頃聞鼓樂聲。乘輿已至。邵爲主理內外。事禮畢。設席堂中。大懽劇飲。入暮辭去。生入見婦。則甚驚異。女曰。君識妾否。妾家即山中假宿處也。生曰。然則朝雲庵後。隔溪茅舍中。折梨花入板扉者。非卿耶。女曰。曾有之。君何得見。生因述前事。并言所遇之屢。非至今未釋。女笑曰。是矣。君自見妾後。凡所遇者。妾之姊與妹也。妾同懷姊妹三人。昔年從父。

數年心事  
絕大疑團  
衝口便出  
正如三曹  
對案從此  
盡釋前疑  
避山回郡  
總不得歸  
暗中自有  
牽絲者在  
總結了案

入蜀。僑寓甘家。不幸父死異鄉。貧無以殮。遂鬻妹於秦氏。姊雖貌陋體態頗類。妾因失愛於母。遂配甘之養子。獨妾自幼讀書。解翰墨。最得母憐。又圖携妾回里。不意故鄉遭亂。道路梗阻。因之暫避山中。嗣聞逆黨四竄。將次入山。乃又暫回郡城。前邵孝廉來議婚。母詢家世。悉爲君。故遂欣諾耳。生聞始末。深嘆遇之奇。而緣之有前定也。生旣得女而後。雖處貧而益不改其樂。女勤事女紅。舌耕指織。漸得溫飽。因遂迎養其母。厥後履吉以遇赦得歸。仍事負販。卒成小康云。

雨蒼氏曰。是耶非耶。精光不定。一誤再錯。絕妙疑團。究之赤繩暗繫。雖處天涯海角。終有歡聚時。但月老如邵孝廉。其撮合處。允宜買絲繡之鑄金。事之家戶。而戶祝之叙。次亦乍陰乍陽。離奇盡致。

奚行鎮

邑東。昔有奚行鎮。市肆繁盛。奚氏聚族而居。稱素封焉。前明正德初。有奚三錫者。擅作威福。喜怒自恣。鄉里側目。無敢忤。嘗佔曹姓隣田。結訟。後奚暮夜入金

爲立罪案  
亦激之使  
然人還自  
滅天道本  
如是

未免貽笑  
方家  
自矜是好  
奇之根

欲得不恒  
有者故曰  
好奇

原非求售

既有書本

賂官逮曹轉急。曹懼而遁。又株及親黨。里人大不平。陰爲聯絡。縱火焚奚居。奚復鳴於上官。當事率兵捕曹黨。村人鳴鼓聚衆。以拒。至傷武弁。事聞於朝。枉死者百人。而其鎮亦因之遂滅。尙今高行東有蔡家宅。卽其址也。

### 好奇售僞

今之收藏家癖好奇書古物。而胸無卓識。目眩何樓。每出示人言且鑿鑿自矜。博雅牟利之輩。遂不憚多方增飾。卽以所矜者。往往入其彀中。而不覺焉。亦可嘖矣。南昌賈人錢子明。饒於資。好藏古器。嘗以瓦罍置案頭。曰世有奇珍。余豈惜此。或以彝鼎書畫來者。則曰此縱佳。猶恆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携一古錦匣。至內有物。其形似繭而大。如瓢長尺許。色白微見青斑。搖之內有聲云。係某宦家藏。傳世既久。子孫不知其名。并不識其用。惟承上世之囑。以故寶藏久之。聞君精於鑒古。特假一觀。冀有所示。錢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來訪。錢言及之。某曰。嘗觀異物志。載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色黑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

而證其書名又早合好奇之意一顯不足為衣即真亦無可取而願信之甚矣

好脫卸

惟終不入火故終成至寶說破禾值一錢其在士大夫猶且有然似不足為詹病

概通文墨又所信任

繭繭長一尺。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唐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無價寶也。錢檢書閱之。良是。乃邀客欲破繭。以驗客不可。錢曰。驗之。若合。願以千金為贈。否則以數鍊之。價值之可乎。客遂商於物主。議既定。乃破之。內果蠶臘。色純黑。鱗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諸火矣。兩家其勿悔。物主請置千金於前。而後驗。時某亦在座。私謂錢曰。今已試數端。諒非偽物。蓋滅厥值而不竟其驗乎。錢然其說。遂以半價得之。既得。視為至寶。終亦不敢入火。後洩其謀。蓋同好者。因其言誇。故給之入水。不濡者。塗以白蠟也。又隣邑富室詹某。得人子也。或譏其不學。乃出資市書。不數年。而東觀西某之富。不是過矣。惟是牙籤錦帙。藉以飾觀。曾未寓目。同邑某羨書。賈之獲厚利也。乃於郡中覓得抄本書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價。而詹竟不閱。却其書。某窘乃商於詹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為詹所信任者。問某需價幾何。曰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則當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與我。尚有百金分給其司籍者。書當假我。

無不濟矣  
胸早有成  
竹

妝得像

恰令人不  
解好秘本  
亦祇爲好  
奇起見欲  
擒故縱妙

此是必欲  
得之辭  
眞像

欲得之甚  
加一始字  
見和尚無  
價也即此

一觀。緩七日來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將書去。并授其言。言曰。如我教價可得矣。其書。詹本未閱。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處。翻閱諸本。檢得是書。佯詫曰。此籍何來。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價幾何。曰。未之間也。全曰。速與議價。遲恐爲識者所得。詹問是書何所奇。全曰。書成某代素無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內府。一在民間。前朝某相國。懸萬金求之。不意今入買人之手。因於架上。取四庫書目檢示。詹果如所語。詹喜曰。余費金鉅萬。藏書雖充棟。恰愧無秘本。今始得矣。未幾。某往取書。詹問值。某曰。事不諧矣。此書係郡宦家藏。爲其子弟所竊。昨已有人踪跡。至急欲收歸。不能售也。詹曰。既不欲售。何來我家。余有例來。書不售者。照書價罰其半。是書價幾何也。某乞免。詹靳不許。某曰。若此勢必成訟。事將不可解矣。時全亦在旁。從容言曰。竊書者諒不敢歸。今姑厚賂來人。但言無踪跡可耳。詹令某即往商價。固勿論。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得。全勸給入百金。而成詹既得書。全曰。此宦家物。若洩於人。必滋訟累。詹遂秘之。其謀故終

妙妙全亦  
有才可見  
一筆雙收

不洩。聞四庫書目所載。全蓋陰抽其架上。本指一書。嵌鈔本名。僞撰題要。原樣鑄頁以易之耳。是與冰蠶繭何以異哉。

兩蒼氏曰。以僞市僞絕妙。應求其間。一寶異物。一好古書。同此謬稱賞鑑。初似詹勝於錢。然冰蠶作繭。恰從書本中得來。詹惟以書飾觀。正恐求雅反俗。二者交譏。想見胸無點墨。適爲賈人胥人之肖子耳。又蓄書備觀。鑑與收藏。自是兩事。且其人必先博雅。而後鑑核。始精。并須有大力能購。爲問海內當此者有幾。奈何噉名之輩。搜採未多。輒講板刻。浮慕汲古之名。總無開卷之益。原其初心。本與古玩同其誇耀。是卽百城坐擁。適步詹氏後塵。然自制義盛行。今日之所謂髦士者。除講章外。幾於非比不觀。能攻帖詩律賦者。已稱妍雅。於是而線裝書本。幾成棄物。詹能不惜多金。購人所棄。雖慕虛名。而好知不好。猶愈於不知好。而好非當好者與。



快心醒睡錄十三

順天戊午科場案

咸豐戊午順天鄉試。以大學士柏葑爲主考。兵部尙書朱鳳標。署戶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程庭桂爲副考官。揭曉後。物議沸騰。御史孟傳金彈。奏中式舉人平齡。硃墨不符。請特行覆試。奉

旨着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悉心查勘。不准稍涉廻護。旋奉

硃諭。以是科試卷。應訊辨查議者。竟有五十本之多。伯葑着先行革職。朱鳳標程庭桂均着暫行解任聽候。王大臣等認真研鞫。從嚴懲辦等云。旋據載垣等奏訊得科場一案。兵部主事李鶴齡代刑部主事羅鴻繹訂正關節。以條子送與同考官編修浦安入闈後。浦安見卷內字眼。隨卽批薦。并託柏葑家人斬祥稱伊房中血卷。監卷爲血卷在中。五省謂之中血。只此一本。懇求中式。柏葑聽從。將他卷撤換。卽以恭字十二號羅鴻繹卷補中事後。浦安得銀三百兩。李鶴齡亦得二百兩。

又據平齡供稱。係廂白旗包衣。曾在票班唱戲。同考官編修。鄒應齡。以其卷有錯誤。疑係謄錄所悞。適悞帶硃墨。率爲更正等語。至程庭桂接收關節一案。人証未齊。請暫緩擬結。柏葭等既經訊明。且與程庭桂案無涉。應卽先行擬結。當抄各犯供招。送刑部。按律定擬。旋準部覆。照例主試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例買關節等弊。問寔斬決。浦安李鶴齡。羅鴻繹。應照交通囑託。例擬斬立決。柏葭家人靳祥。及已革舉人平齡。俱經在獄病故。應毋庸議。浦安等所受銀兩。均應照追入官。惟柏葭一犯。僅聽囑託。不知關節。作何分別治罪。並無條例。應請交王大臣酌核辦理。迨載垣等奏。伯葭係一品大員。聽受囑託。輒將羅鴻繹取中寔屬咎由自取。仍請比照前例。擬斬立決。其副考官解任。戶部尙書朱鳳標。雖訊無情弊。而當柏葭補中試卷時。何以未詢撤換緣由。出場後。又不卽行參奏。寔屬違例。同考官翰林院編修。鄒應麟。率改平齡試卷。亦屬違例。妄爲請俱交部嚴議。至應行查辦之試卷十二本。當將房考各官。並該舉人。韓文宗。亢

費叙方不  
費墨

懋庸耿光裕。謝祖源。余汝階。朱大繩。郭受昌。景瀛。德生。九名。及現已出京。未經  
致案之舉人。潘觀保。李汝廉。吳心鑑。三名。原勘或詩內失黏。或抬頭錯悞。暨洗  
改挖補草。率各情應如何。置議之處。僅抄錄原供。移咨禮部。查照科場條例。定  
擬具奏外。如監臨監試。及專司稽查。內外廉執事。各官並搜檢。王大臣等。應行  
核議之處。俟將程庭桂案訊明後。再行咨部分別辦理。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  
皇上御勒政殿。召見惠親王綿諭。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軍機大臣。內務府  
大臣等。面諭大畧。以科場爲掄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嚴。柏俊身任大學士。  
在內廷行走有年。且係科甲進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請。輒敢撤換  
試卷。既有成憲可循。朕卽不爲己甚。遂照王大臣所擬。柏俊卽行處斬。派肅順  
趙光。赴市曹。監視行刑。

天語尙有情。雖可原法。雖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之諭。餘如浦安。羅鴻繹。李  
鶴齡。均照例斬決。以副考官朱鳳標。尙無知情。情弊從寬。革職。鄒應麟。亦卽革

職。永不叙用。并諭嗣後科場大典。秉文衡者。皆當潔已。虛懷杜絕干請。應試士子。亦各立品自愛。朕此次執法嚴懲。爲士林維持風氣。爾在廷諸臣。當能默喻朕衷云云。迨王大臣等會審程庭桂。收受關節事。據伊子己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供出兵部尙書陳孚恩之子。候補員外郎陳景彥。曾交條子。又工部右侍郎潘曾瑩之子。庶吉士潘祖同。曾其思同鄉。謝森堦代送條子入闈等候。得陳景彥。潘祖同。着卽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潘曾瑩。教子無方。均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彥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訊。復據王大臣等訊出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有送給程庭桂條子事。清鳳時已回籍。旋有步軍統領衙門奉

旨行文蘇省督撫。取具確供。由驛馳奏。及據李清鳳。供詞稱於八月初二日。已奏請告病。其子李且華。與幕友王錦麟。下場並未中式。其如何賄通關節處。實不知情。並究伊子李且華。果有圖買關節。送給程庭桂銀兩未收等情。當將伊

子交出候訊自請治罪得

旨。李且華假託父命私送條子并代同籍恩貢生王錦麟致送條子事著卽革職。由該督撫派員解京歸案。王錦麟尙未回籍著步軍統領衙門查傳到案。一併訊辦。李清鳳著降一級調用准其抵銷。王大臣等復督飭章京司員詳訊程炳采據供伊父入闈後李且華即遣家人送書一封內有關節條二紙一係李且華一係王錦麟經程炳采收下外有銀百兩仍交來人帶回後又有已革候選通判潘敦儼所送關節條子已革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代工部候選郎中謝森墀送去關節條紙均經程炳采收下並伊家教讀之附貢生熊元培亦寫給條子後經家人黃太遞進彭家書信一封內附條子有中血字樣程炳采因彭係南官南省官卷今寫中血知爲假冒即將條子撕毀並未查係何人但取來封裝入熊元培條子令家人胡升帶進共四封係李且華王錦麟潘敦儼熊元培其潘祖同代謝森墀所送條子卽行撕毀並未帶進胡升入場將帶去之條並

交伊主。程庭桂。閱接經王大臣等嚴訊程庭桂。彭家有無關節據稱。寔未看見。至兒子在家。接收條子。無從禁止。家人胡升將封套送入。又無可拒絕。是時惟恐誤。爲取中。特將條子收存。比提中卷核對。見無條內字樣。當卽燒燬。但平日不能管教兒子。約束家人。及見條子。又不即時舉發。寔屬糊塗辜負天恩求

皇上從重治罪等語。而程炳采所供彭家來信。係彭祖彝名。其將熊元培關節裝入彭封。並囑胡升稱係彭送者。意圖混淆。伊父及傳彭祖彝到案。據稱上年六月間。曾於程炳采處。信取印結一紙。此後並無隻字。至黃太所供彭家送信之人。不知姓名。年約三十餘歲。初見門外。拴有青騾一頭。及接信進內。復出看時。則人騾俱已無蹤。更質之熊元培。稱將關節條子。確交程炳采。並無託彭轉送之事。於是王大臣等彙奏。據供各情。尙屬可信。而假冒彭姓之人。投書後。卽行勢難追究。應卽擬結。當抄各犯供招。咨送刑部定擬罪名。旋准部覆。稱有已

成未成之別。以案內現犯正副榜。俱未中式。亦無排取謄錄之人。並未侵占中額。程庭桂。應照未成。擬罪於斬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程炳采。接收條子。遞傳入關。但未經中式。應於斬罪上減一等。擬流加遣該革員。於伊父入場後。輒敢接送。多條情罪較重。然罪已至遣。無可復加。應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遇赦不赦。李且華等。或遞關節。或代人致送。俱未中式。均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王大臣等。以刑部所擬罪名。似與例意未合。復片刑部查明。例內有無分別。已成未成明文。嗣准刑部覆片稱。查定例。雖有無論已成未成語原。因例文簡括。不逐條詳載。但引例辦案。自應酌核案情。分別定擬。詳繹例意。考官士子。所以舞弊者。皆因中式起見。中式則照已成例定罪。未經中式。理應減等。旋載垣等。疏陳程庭桂。身任考官。於關中收受關節。並不舉發。寔屬瞻徇容隱。臣等於例。雖未周知。然查科場舞弊。例禁綦嚴。原以科舉舉大典。爲國樹人。不容私毫情弊。是以特峻其法。以彰

國憲而禁場弊。程庭桂身係一品大員。乃於奉

命掄才。輒敢收受關節。雖均未取中。而其徇情作弊。已可槩見。若猶以未成論。恐於例意未協。臣等仍照交通賄賂斷決。擬斬立決。可否稍從末減。求

皇上天恩。至程炳采。於伊父入場後。竟公然接送關節。毫無顧忌。其該犯身非考官。一經接遞關節。卽爲已成。中與不中。權不在手。尤難以此區別罪名。程炳采擬斬立決。至李且華等。臣等前曾面奉

諭旨。著均加恩。免議死罪。仰見我

皇上法外施仁之至意。但刑部所定。李且華等擬流。按李且華。王錦麟。謝森。堪係屬職官。應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所擬熊元培。杖一百。流二千里。交順天府。定地到配。後折責安置。其潘敦儼。潘祖同。由律得容隱之親。屬詰出實情。與自首無異。擬於流罪上再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仍從重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按該革員等。已蒙



恩施格外減免死罪未便再行遞減合與李日華等一律定擬應將熊元培潘敦儼潘祖同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胡升受僱服役聽從程炳采囑遞圖節雖無情弊究屬知情應於程炳采斬罪上酌核遞減擬杖一百徒三年黃太李貴接送書信不知內係條子均免置議李日華之父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潘祖同之父工部侍郎潘曾瑩均已奉

旨交部議處其監臨監試專司稽查及內外簾執事各員並搜檢王大臣等有無應議之處應請

飭下禮部按照科場條例據寔查明由該部移咨吏部等衙門分別議處再兵部尙書陳孚恩之子陳景彥曾遞關節條子程炳采未送入場旋據陳孚恩在寓嚴詰屬寔卽將伊子解送歸案查陳景彥雖未中式既經囑託亦屬交通擬同李日華等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伊父陳孚恩已經奉旨交部議處至臣等奉

派審訊擬結遲延。相應請

旨議處。是日

皇上御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尙書陳孚恩。軍機大臣彭蘊章。穆蔭匡。源文祥等。

諭曰。上年順天鄉試。科場舞弊。經欽派王大臣審明。定擬二月間降旨。將柏俊等分別懲辦。並宣示在廷諸臣。俾咸知朕意。本日據載垣等奏。科場案內。審明已革大員已革職員。定擬罪名。科場爲掄才大典。考試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節等弊。問寔斬決。定例綦嚴。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別已成未成。此案已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於伊父程庭桂入場後。竟公然接收關節。令家人胡升轉遞入內。即係交通。囑託關節。情罪重大。豈以已中未中。強爲區別。程炳采著照該大臣所擬。卽行處斬。已革二品頂戴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身任考官。於伊子轉遞關節。並不舉發。是其有心朦蔽。已可槩見。雖所收條子。未經中

式而交通已成。確有實據。卽立予斬決。已屬罪有應得。惟念伊子程炳榮。已身罹大辟。情殊可憫。若將伊並置重典。父子槩予駢首。朕心實有不忍。程庭桂著加恩。發往軍台。効力贖罪。此係朕法外施仁。並非從死罪遞減。亦非因其接收關節。未經中式。姑從末減也。至送關節之謝森墀等。應照科場專條。治以死罪。惟與業經正法之羅鴻繹等。尙屬有間。工部候補郎中謝森墀。恩貢生報捐國子監學正學錄王錦麟。著革職。熊元培。著革去附貢生。與已革候補郎中李旦華。已革候補通判潘敦儼。已革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已革候補員外郎陳景彥。加恩免其死罪。著照所擬。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李旦華之父李清鳳。現在原籍病故。著該部查明。如李旦華家有次丁。著卽起解。如無次丁。俟安葬伊父後。再行發遣。降調湖南布政使潘鐸。訓子無方。著交部議處。其應議之監臨監試。專司稽查。及內外簾執事各員。所司何事。應議之處。著禮部按照科場條例。據實查明。詳晰開列銜名。具奏載垣等。未能究出冒名之人。承審遲延。自請議

處。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著交宗人府。吏部。照例議處。至科場律例。本有專條。刑部所擬。程庭桂。罪名俱不在科場例內。輒將向辦各案。以已成未成比擬。實屬不合。業於王大臣等摺內詳細批示。若照硃批給予處分。該堂官等難當此重咎。著傳旨申飭科場一案。前後所降諭旨。著即補入禮刑二部。則例永遠遵行。餘依議。欽此。旋宗人府。吏部。遵議。潘鐸。照失察子弟。貢緣犯法。例降一級。調用王大臣等。密結遲延。均照督撫承審。特旨案件。遲延例。均罰俸一年。奉旨依議。禮部。奏應議監臨等。各員失察處分。監臨及內外簾監。試均降三級。留任內。如御史尹耕雲。奎斌。復失察主考。家人向房。宜查換中卷。照例降三級。調用。其貢院門。搜檢磚門。搜檢專司。稽查外場。巡察各員。均擬罰俸一年以上。應得處分。雖係公罪。均不准抵銷。奉

旨依議。先是順天鄉試卷冊。至山治中及糧馬通判辦理。定於初六日送院。本科遲至初七日。并多錯例。監臨景廉。巡察磚門御史。徵麟等。奏參治中。將大鑄

糧馬通判蕭鼎禧承辦試卷。遲延名冊舛錯得

旨交部議處。而順天府丞提調蔣達於初十日與監臨梁同新意見不合。負氣出闈。奏參府尹梁同新不令書吏預造執事各員名冊。致入闈後草率分派。漫無稽查。甚有其名而無其人者。又不令通判蕭鼎禧入場。而派卽補知縣蕭履中縣丞蕭瑞成等盤踞場內之大所。又以典史吏目等官把持磚門外。總辦一切供應之小所。而大興縣賀廷鑾宛平縣毛慶麟於內外供給任意偷減。致主考房官之煤米紙燭全不敷用。刊刻題紙亦不精選。發題後紛紛以破爛之紙來換關防印文。或無其字。該府尹袒護屬員。並未責問。臣書敝辱。焦窮日夜呼應不靈。徒深焦急。致積熱積勞。迫成急症。不能治。公拘疾出闈。自請嚴議。旋奉

上諭。有覽奏寔堪詫異。語以府丞提調鄉闈。是其專責。意見不合。原可專摺具奏。乃竟自稱患病。負氣出闈。寔屬謬妄。糊塗蔣達卽交部嚴議。至所參梁同新

等。各情則與監臨景廉副都統載騫監試志文等所奏大致相同。欽派瑞常會同載騫寶鈞逐款查明據寔。參奏又以梁同新任用非人。以致諸務廢弛。有心徇庇。特先交部議處。景廉既充監臨。亦難辭咎。並交部議及瑞常等查明奏覆。後部議。蔣達照溺職例擬革職。梁同新照徇庇擬降三級調用。工部右侍郎景廉照防範不嚴例擬降一級留任。若將大鑄蕭鼎禮等均議降調。可見事必有兆。是科弊竇致釀大獄紛紛者。已於此發端云。

得此數言  
前後如車  
尼一串

雨蒼氏曰。科場舞弊。例禁綦嚴。恐礙寒峻進身也。此案法行於貴近。雖閣部大員。蹈此亦不姑恕。微特見治朝刑政清明。而乾綱一震。士氣皆伸。實足爲鄉會維持風氣想。國家鄭重掄才。重士如此。士猶可以不自重哉。

遠山圖

婺源齊王谿學。梅麓太守長公子也。能詩善書。性樂閒適。不求聞進。視極短窮睫之力。不及尋丈。出入一小童扶擁之。以爲常道。光戊申。曾來滬上。與余結

先生殊興高

心地亦爲空明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倍畢田院長坡仙嘗作平等觀矣

一回相見一回老

詩情絲渺  
嗣響音梅

文字交一日偕之游豫園。見石梁穹跨水上。因擬乘月夜游。謂其潭清鏡澄。境必勝於畫也。是晚適值月明如畫。漏三下。余將寢矣。忽聞扣門聲。啟視則齊子也。日見月色。寢不成寐。能赴日間之約乎。余曰可。遂與踏月。此行漫步。至園度平橋九曲。登溪西一山。四望皓月如銀。上下明淨。山巔有小亭。於此少憩。繼至石梁。見有數丐。數丐偃臥欄邊。余曰。此非先得我心者乎。齊子大笑。遂與並坐。誦所作舊游明山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及倦而歸。東方欲白矣。後雖返棹吳門。而郵筒不絕。嗣以寇氛迭警。音始杳如。同治丁卯。應放齊觀察招之。復來中浦。唏噓相對。各叙闊衷。蓋偕頽然老矣。未幾。卽擬賦歸。乃出還山園小影。索余題句。因賦七古一章云。新安之山撩而窗。中有詩人玉谿老。玉谿生負懷異才。天涯閱徧知音少。憶昔與君叅翱翔。詩酒頻年旗鼓張。河梁分手幾廿載。雲停月落心茫茫。日斜烏自憐飛片。風小駐申江岸展。畫殷勤屬我題。請留別後相思券。乍慨中原簸劫塵。何緣復見故園春。藍與快昇還家客。猿鶴情親舊。

旨遠情遙  
溢於楮墨

工於寫景  
不僅音節  
諧和

主人幾輩。京華長作客。梯雲願捧從軍檄。孰若圖中自在身。山泉洗盡風塵色。星江之水清復清。波爲鏡兮山爲屏。自君之去我復嘆。故人落落如晨星。言念余交齊子。垂二十年中。爲兵戈所阻。幾不相識。何幸河山無恙。舊雨重逢。是卽手握須臾。殊覺歡逾平素。所難爲懷者。會後重離正在此。番賦別耳。昔有唱和之作。皆不能記。惟於余畫有嗜。迦之癖憶。嘗爲寫四圖。各系以詩。若詞其畫。皆毀於亂。漫錄題句。以存爪痕。題雲起樓云山。光霽寫山峰。青山雲朶環山先。先生有樓當其處。名以雲起能移情。捲簾朝向樓頭坐。遙看雲影連山鎖。習靜還來樓上眠。絮團八脰飛綿綿。壓樓忽覺窗紗暗。山雨欲來雲更亂。晴旭時留櫻角紅。遊絲一縷飛長空。陰晴變幻一彈子。纔見雲沉又雲起。浮沉聚散本無端。世事從來類如此。巖下老人歲月寬。棄置軒冕樓山蠻。長嘯一聲天地適。白雲留得此身安。題碧梧書屋云。平生最畏熱炎敵。無術驅羨君書屋。傍歷歷植高梧。清風洒然來涼意。透羅襦。漫蔭布花磚。一碧纖無塵。笑彼熱中人。僕僕走



人到中年  
感慨多若  
在後生安  
知許事

道。遂人生賞適意名。利安是圖。先生無俗情。抱膝居蓬壺。題聽雨防調寄吳山。青。云。意。悠。悠。雨。聲。稠。綠。影。涼。添。枕。簟。秋。風。過。竹。韻。留。冷。颼。颼。下。簾。鈎。碎。滴。芭。蕉。聲。未。休。深。宵。清。更。幽。題。春。柳。吟。社。調。寄。瑤。蝶。兒。云。惠。風。柔。鳥。聲。幽。煙。凝。細。雨。綠。陰。浮。新。詩。幾。許。幾。留。社。集。晴。和。候。名。流。共。唱。酬。掛。瓢。我。欲。到。蘇。州。遲。遲。春。暮。否。右。皆。當。時。興。到。所。作。茲。因。還。山。圖。而。類。及。之。固。無。足。述。惟。是。歲。月。不。居。未。免。慨。生。今。昔。此。在。齊。子。當。亦。以。爲。然。者。也。

雨蒼氏曰。詩情畫意尙可言傳。惟此一片深情。當於言外領味。

### 海濱問字圖記

圖爲學博章鐵珊先生作。曰問字者。蓋承亭之名也。我邑文廟。向在署東。左右兩街。爲南北通衢。市肆稠密。咸豐癸丑。會匪之亂。爲賊酋劉麗川所踞。克復後。遂燬於火。董其事者。以西城游府署基。四面環水。地勢深秀。較勝舊址。遂請於當事而遷焉。廟左卽爲學署。傍河別築精舍數楹。建亭曰問字。曲廊旋繞。清流

環映對岸植梅百樹。春時花開似雪。香氣襲人。梅蕊卽落。則楊柳垂隄。桃花泛水。望之又儼如圖畫矣。時適蘇州章鐵珊孝廉安行乘鐸我邑。講學之暇。時集諸名流觴咏其間。先生嘗謂余曰。冷宦廿年所愜意者。惟此一段光景。予盍爲我圖之。嗣以庚申辛酉間。金陵股匪下竄。蘇常失陷。賊氛熾逼。奉西英法之國。統兵協防。航海來滬。假學宮以駐其兵。越四載始撤。則殿宇樹木半爲所燬矣。今雖鳩工重葺。正恐難復舊觀。又值先生放擢任淮安行。且有日因姑寫其大意。補作海濱問字圖。長卷歸之。并題小詩三絕。其一。圖成餞別悵離愁。淮水湯湯不住流。聞道天風暫吹轉。海濱絳帳幸重留。先生時以大府咨留已遷回學署二。腥羶盡掃講堂空。亭館重收補葺功。可惜梅花三百樹。更無纖影落池中。三。頻年烽火鬱難消。閒煞詩筒與酒瓢。今喜故人都健在。晚涼可復一樽招。詩未必佳。第憶昔年於此亭中。與先生焚香讀書。煇名談詩。此境此情。竟難復得。茲之繪圖作記。亦以誌今昔之感云。

爾蒼民曰。圖景世當不乏。特非今宦廿年者。恰不知領畧耳。今得是圖。以傳此景此情。或不與水俱逝也。

### 鷹武將軍

江西上饒縣之靈山峰巒奇聳。爲一方巨鎮。舊有鷹武將軍。考諸志乘。神姓李氏名德勝。河南沈邱人。唐德宗時進士。由吏部員外郎出守信州。貞元六年。禱雨立應。民感其神。建廟祀之。宋宣和間。王師討方臘。神以巨鷹白旂顯靈。乃賜廟額曰鷹武紹興。初官軍攻永昌不克。守令乞靈於神。奏封助靈將軍。明嘉靖間。大學士夏言請賜號靈山鷹武將軍。至我

朝禱祈晴迭昭靈應。乾隆乙亥丙子。猛虎爲孽。知縣李文耀齋戒致禱。虎即自斃。咸豐五年三月。粵匪洪秀全分股陷信州。羅澤南馳援。賊見北山白旂林立。倉皇出東門。一時火藥自燃。互相踐踏。官軍乘勢兜擊。遂復城池。六年八月。賊由下流來犯。知府事者沈公葆貞也。時防兵外挫。郡城已空。忽大雨如注。旋得

饒選營兵。順流下擊。雖獲勝而兵力未足。不敢輕進。以賊營中。猛聞羣鷹飛。鳴遂相驚遁。十一年八月。逆首李秀成。乘大霧疾逼近城。忽見白旂現空。賊遽披靡如此。化險爲安。皆賴神力。今現任江西巡撫沈公葆貞。恭摺奏請勅加封號。以答神庥。夫神於前代。有功得力。廟祀。今又屢昭顯應。力保危城。功德在民。固宜春秋昭報云。

開捐例

仕宦之必由科第。以其讀書明理。而知自好也。若捐納一途。其中精明廉幹。卓有才識者。誠不乏人。然以官階爲利途者。亦復不少。自道光辛丑壬寅間。海疆用兵。始大開捐例。咸豐初。粵匪繼起。蔓延十五六省。軍餉浩繁。例遂久開不閉。由是紈袴之子。皆得名登仕籍。然開例之初。必以實銀繳庫。外加部費房費。及匯銀加色。應卷千兩者。必需一千三四百兩。始能上兌。故所捐惟佐雜居。多州縣。已少由州縣而加捐府道者。間有之。以俊秀而驟捐府道者。鮮有也。卽如報

捐州縣。并捐足分發。至引見到省。計無萬金不可。非甚殷富。及舊家望族。有親戚爲之周旋者。不能也。夫殷實之家。資財既厚。即使服官。未必貪得無厭。官家子弟。雖不能勵志進取。然猶稍通文墨。習知體統。或不至聲名狼籍。迨因捐數不充。復有指省分發。減成收捐。以錢作銀捐。免引見捐。免驗看捐。免試用等例。而仕途於是乎雜矣。蓋論捐生意。圖報効。當不擇地。其欲指省者。或本籍某地。而久居外省。因卽外省報捐分發。本省。或仍以本籍報捐分發。所居之地。一但得志。往往擅作威福。報復私怨。至捐免引見之例。一開。則高官顯爵。安居可致。而仍不廢現在之業。於是各省捐局書辦。各衙門幕友。官親。甚至長隨。門印。皆就地輸捐。一邀。

恩叙。卽作委員。百計營謀。以圖肥缺。此輩得官。惟以貪酷爲能。蓋貪則金多。易於謀幹。酷則民畏。而求無不得也。然在爾時。雖有減成之例。而所費尙巨。營利者。猶恐得官非易。竟存觀望。近因捐款日增。如大營軍餉。捐海船。捐抽釐。捐京

米。捐絲茶。捐洋藥。捐貨。捐田。捐房租。捐海塘。捐城鄉。團練捐。其中大半。雖不得請獎。而請者已多。至大捐。則專勸巨商富戶。每次有數十萬之多。商富疊次邀恩。無可獎叙。於是。以所捐之項。折減售人。零戶亦效之。以湊成數。如捐銀千兩。僅以二三十兩出賣。買其票者。自行持票赴局。填寫三代。指何官階。外加現銀局費。先領局收。以俟彙案。請獎。自買票之舉。既行。市井之徒。有二百金者。可捐佐雜。有千金。即可爲州縣矣。至捐生身家清白與否。向日例應查取。今亦視爲具文。故未有納粟。而不得官者。固無論其出身若何也。恐匪類亦混其中。而莫辨。更有一等破落之戶。子弟素無恆業。惟爲人寫文。做中保。甚則唆人爭訟。顛倒是非。爲鄉黨所不齒。近因粵逆之亂。大憲行文。各州縣飭辦團練。設局籌捐地方。必舉紳士。以董其事。在溫飽之家。廉潔之士。一聞有警。蚤經他徙。書役無可應命。即以此輩填名呈送。一經官諭。分段寫捐。把持挾詐。無所不至。幸而賊退濫膺。保舉不二三年。而藍頂花翎。公然顯宦矣。至軍功一途。用人尤雜。

東住下是  
餘波

極妍畫  
態

每克復一州一縣。紛紛保舉。在營文武員弁之親戚故舊。皆得列名。則養奴隸亦邀

懋賞。故有昔日街頭擔水夫。今朝坐轎打金鑼之語。嗟乎。名器若此。可不慨哉。同時鄰邑某蚤緣保舉。得加同知。父死未百日。竟穿天津馬褂。戴品頂藍翎。赴友家慶祝。客有問之者。則曰。我官以軍營保舉。所得軍中例。不丁艱耳。聞者無不匿笑。余有戚某。亦以局董得官。泥金之捷。先貴蓬門。戲以詩贈之。有顧影數憐。飄翠羽冰銜。一點耀珠纓。藍輿後掛長烟袋。紅片新鐫大字名。句人謂之。嘲余固道其實也。

雨蒼氏。此本二千年來。弊政議者。皆以量大夫爲作俑之始。不知漢制祇糜虛爵。若今頂戴榮身。初無民社寄在內。雖亦有著籍朝班者。而如長卿之才。一爲貲郎。即官久不遷。知當時自分輕重。後世理財無術。乃假招徠之意。愈推愈廣。至大將軍。告身不能易一醉。蓋以利爲義。所謂名器濫。而仕途雜者。

固不自今始矣。行見貞下起元。物極必反。沙汰之政。當軸必已。籌及母徙。爲漆女之憂魯也。



快心醒睡錄卷十四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梨雲堂

曲折叙來  
如畫如話

道光辛丑春。海疆多警。因特卜居柳澗。賃數椽家焉。中有堂取王建詩意。顏曰梨雲堂。之陽植梅數十本。花時紙窗四闌。一室香流。堂後爲書葉軒。修竹萬竿。綠陰蔽日。西偏近寢室。得隙地畝許。雜栽櫻桃。銀杏。丹桂。石榴。紫薇。山茶之屬。復得一溪。傍有柳株。大可數圍。云係宋時物。左爲花塢。品羅四季。長紅。小白。色香既備。濃淡皆宜。花時鄰家婦女。時來採折。亦不之禁。西行數武。清泉暗流。渡小橋。則寒菘春韭。按時蔬味在焉。溪水迴環。草堂寂靜。自讀書作畫之外。高枕而已。主人陶姓。守園其號也。嗜杯酌。喜交游。每當春秋佳日。招集賓朋。品花小飲。余亦與焉。守園不解吟咏。而好強人作詩。得句必糊之壁間。中有余句云。數點青山近水涯。綠楊深鎖野人家。小橋半日無人過。啼鳥一聲日已斜。曉雨絲

雅致

想見性之  
所近  
標格雅似  
元人

情景逼真

二詞寫村  
居開適光  
趣景亦真亦

絲鳩亂啼。春殘庭院落辛夷。山齋獨坐無聊甚。淡墨疎林學畫倪。又和陸春沂  
茂才六言二首云。修竹千竿繞屋。晨晞遲上牕紗。自掃一庭落葉。呼童敲火烹  
茶。午睡醒來無事。携筇漫步前溪。偶遇鄰翁閒話。夕陽已過橋西。嘗自寫村居  
圖。橫幅題云。乍晴乍雨熟梅天。草色苔痕亦可憐。幾日不曾出門去。秧出新綠  
嫩於煙。新得村居傍水溪。一園鮮菜蔬畦老。妻拋却女紅事。春作半鹽梅。冬作  
齏。又贈守園竹枝詞十二首。尚憶其二云。闌板橋頭日乍熏。東村買酒到西村。  
市人識得山家器。一樣青錢滿幾分。草堂寂寂竹門斜。客至呼童剪韭芽。烹得  
鮮魚午飯熟。開鍋香味到隣家。余居陶氏年餘。吟咏頗多。錄此數首。聊識村居  
樂事云爾。

雨蒼氏曰。隨處行樂。瀟洒自如。詩亦山林氣觀者。可想見其人也。

奕藝

乾嘉時。朝貴盛行奕藝。以此四方善奕士。咸集京師。而以海甯范西屏世勳爲

提清在前。蓋以范爲主。而以韓黃作客也。呼頤極合。惟先用倒捲法。以下化。揆叙處。異作兜合。異局提轅下矣。欺敵者敗。兵法卽奕理也。未免氣短一時。

業已狗情。而仍好勝。宜其始也。扼吭擗虛。黃亦深合。兵法而韓之勉應。終化是矜心未。

巨擘。有先范得名者黃某。久游公卿間。稱國手。年亦倍長於范。及范入都。春與角藝。卒死范手。於是慕范者未嘗不惜黃。而不知其中自有天焉。先是富黃韓生館某部郎家。韓本善奕。而人莫知。一日部郎邀黃奕。韓作壁上觀局。竟謂部郎曰。黃君弈雖名盛一時。而自我觀之。其於攻守之法。猶未盡。然誰謂無可敵者。部郎乃復邀黃與韓對弈。黃見韓年少。意甚輕之。及布局覺有異。即竭力防拒。而輒爲所窘。黃或乘間出奇。韓則信手以應。不費思索。竟三局黃三北焉。遂推枰起曰。今余適發隱疾。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嗣是黃名稍遜。而韓技亦有知者。有某王亦精此藝。聞韓名召與奕。自辰至日中。連和二枰。末局韓負半子。蓋應召時。使者以王好勝爲囑。韓欲博王懽。而又不墜己名。故於進退間分毫不失。如此然心力之劬。恰過常局數倍矣。時黃已其偵知其故。韓出卽要於途曰。今日願與君畢其所長。韓苦辭不可。乃勉與奕。及爭一角。韓反復凝思。卒不能應。黃以冷語迫之。韓神色頓異。遽噴血數升而絕。越後二十餘年。而黃爲范

行文得常  
山蛇勢  
冷語有冷  
致

即此已大  
有優細不  
必觀其奕  
也

真大方家  
數所謂八  
面敵也  
小巫見大  
巫那不氣  
盡

乘若相報復焉。相傳范甫垂髫已精十訣。名聞江左。入都時。黃猶在。諸鉅公設彩邀二人。一爭其勝。局未分。亦以一角決上下。范見黃握手不落。曰。先生殆不欲戰乎。黃忽色變。曰。孽也。天奪我矣。又何爭爲。方推枰起。遽倒地死。有知前事者。謂韓死而范生。約計歲月。既符所爭局。又與前無異。天奪之語。信非無事爾。後范名愈盛。無與爭者。惟同里施襄夏稱亞。嘉慶初。范曾來滬。時我邑倪克讓奕品居第一。次如富嘉祿等數人。皆精其技。惟倪不屑屑與人奕。富等則恆設局豫園。招四方奕客。以逐利。范初至。局觀人奕。見一客將負。有措隙處。衆艷然曰。此係博采者。豈容多語。君既善此。何不一角勝負。范曰。諾。衆請出注。范於袖中出大鏹。曰。以此作彩可乎。衆艷其金。爭來就。范曰。余奕不禁人言。君等可俱來耳。枰未半。而衆已無所措手。乃急報富。富入局。請以三先讓。局竟富負。請再讓。又負。衆遂走告倪。倪至。亂其枰。曰。此范先生也。君等何可與敵。少頃。事徧傳。富室資金。延范。榻西倉橋潘宅。而請與倪奕。范讓倪四子觀者。按局成圖。名

倪猶若是  
餘子誠不  
足數

四子譜卽今所稱桃花泉者是也。

雨蒼氏曰。奕之攻圍截劫。託始縱橫。家惟以機心行機。事故以藝死者。亦不數聞。西屏晚年。仙曾與奕。以此亦以嘔血死。不若余之入字棋。經曰。勝固欣然。負亦可喜。爲受用也。

### 壬寅避寇小志

導河積石

誨盜矣

先事之防

國家承平日久。區宇又安。幾不識兵革。我滬瀕海。尤歌樂利。紅羊遘劫。近在癸丑辛酉。實於道光壬寅夏波。臣阻命爲邑。被兵之始。亦卽民人轉徙之始。時余契眷避城南。漕河廟西之家。祠中去城二十里。祠頗寬敞。親知依倚者幾數十家。故雖無甚輜重。而物以聚。而見多箱篋器用。絡繹道上。頗動人目。十一日。邑治告陷。印官旣去。上寇乃聚風聲鶴唳。聞者皆有戒心。余遂囑諸親友。各埋重物。先奉毋灘墳丁家。越夕。遠聞人聲四嘯。而至。舉室震懼。無人色。余急揮婦女嬰孩。去避鄰屋。閉門滅火。以所居東有溪阻。知賊必自西破壁入。乃密令僕輩

賴有此安插

疑兵之妙如此

疑祇一時豈能久持神足語寔

確是可慮

劫卽爲盜尙何眞假之分然盜皆迫於勞耳卽謂天下無一盜也亦可

械聚西室。各以棒擊地。囑親屬數十人。散伏溪南林木深處。約聞呼聲卽群應。佈置甫定。賊已嚮至。飛磚石如雨。果作勢欲破西壁。聞內相擊聲甚厲。疑不敢遽。值余又出溪北。呼救溪南。遙應者人聲四沸。匪徒聞之。相顧錯愕。謂有救至。遂各棄械遁。時衆賊咸相慶。余曰。未也。是爲幸免。如復至。何此地不可居矣。衆見余去。復欲同遷。余止之曰。我家猶射之的耳。余旣去。諸君居此。當無害。遂移。至南翔。南翔地處塹要。市恒鳴鑼聚衆。盤詰過客。指閩粵人爲漢奸。余以其屢有擒殺。慮非善地。居數日。猛思得一友。在吳江之同里鎮。擬往依焉。道經青浦。晚泊森塔鎮。登岸散步。遇一丈人於油車門首。問余何來。今將安往。余告之故。翁曰。此間近多盜子。去必爲所劫。余曰。此內地耳。數里一鎮。無大河巨港。盜從何來。翁曰。此皆地方無賴。中多蘆墟人。向爲篙工。今蓋乘亂搶劫。非眞盜也。時余所坐舟。亦蘆墟者。駕長稱陸某。旣回舟。卽告之曰。汝知此間各港口。近多搶奪乎。問多汝鄉。操舟人失業聚黨。事非得已。然在我豈能無備。茲擬另雇一舟。

措詞極婉

匪却可畏

後雖未見  
施設而其  
言自可取

叙得勢不  
可當

招十餘人護送。又必擇一二熟識鄉人。衆所素服者。以爲率。辛工船價固勿論也。汝其爲我謀之。陸曰諾。次蚤。余復登岸。見鎮中市賣頗盛。魚鮮蔬果羅列滿街。復遇丈人於途。曰。子不去幸甚。聞今蚤被劫者四舟。雖柴船亦遭焚掠。市中買物人。半爲匪課。子其慎之。毋輕動也。余亟謝別。及回船。而陸亦返。所雇一船。備緩急者僅四人。索酬又不遠三金。余曰。值固廉矣。人何少也。內一四十許人。體瘦身長。藍布帕首。緊袖短衫者。應曰。奚多爲。亦視隨機應變者何如耳。且就多論數。以百計至矣。然猶彼衆我寡也。奚多爲。余奇其言。因問汝於鄉人多熟識否。曰。我在鎮開飯舖十餘年。鄉人無不識者。余曰。信如是以之折衝。雖不足作爲鄉導。已有餘。時方近午。卽連所雇船。同時開放。離鎮將十里。瞥見蘆葦中小船如蟻。舟各三四人。手執鐵叉木篙。飛棹而來。高喝落蓬。捷如鷹削。轉瞬已近。余問何爲。曰。查驗禁物。余曰。查盤客船。是地方專責。然我前後共有四船。候喚齊任看。未幾。前後船齊泊一處。余顧護送者低語曰。事急矣。將何如。藍帕首

尋常指點  
顧視用何  
之如耳

得力在此  
語與用青  
青河畔草  
典故同一  
剪裁

此是動之  
以情而般  
有所懾  
慮盤查禁  
物

入殼矣

者曰。有我在。可無怖。雖然事如得已。我亦善刀而藏耳。子姑以言餽之乎。余問。汝曾言熟識鄉人。內有知名者否。曰甚多。卽指一舟曰。此羅氏弟兄也。日遊鎮上。其家離此纔七八里耳。語次群猾已躍上我船。令出眷口。將欲入艙行劫。余因大言曰。爾等亦識我否。我某翁戚。在某車已二十年矣。近地之人。近地之人。我無不識。卽如來鎮無虛日。亦應知車中素無禁物。且此距羅宅僅七八里。必欲搜查何妨。移舟至彼。聽爾等細檢。卽明日開行亦得。但鎮人與鄉人猶指臂然。鎮有事必勞鄉人匡助。鄉有事亦須鎮人爲之掩飾。今舟中眷屬皆我車主親知。向在上海。現以避難來鎮。特挽余送至蘇舟。非過客商船。而有物色者也。言訖。卽索鑰。隨手開一箱。皆尋常所穿布衣。盡出之。以示無物。衆曰。旣係車中船。何必查看。且某翁長者。倘鄉間有事。必賴以周旋也。遂各拱手回舟。打槳四散。噫。是役也。挈家資眷屬倉皇避難。出險入險。卒無所失。是亦幸矣。爰志數行。以自慶云。



兩蒼氏曰。臨機應變。具見幹才。此當世智囊也。固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 記癸丑滬陷時事

困端竟委

能抗酒最  
易聚衆

徒召募而  
不明約束  
勢必轉滋  
禍端

具見老謀

此寔當時  
通論不僞  
嘉定一隅  
爲然計粵

滬城自壬寅之亂。越十年。至咸豐癸丑。而又有會匪嘯聚之事。蓋當粵逆之陷金陵也。大江以南。岌焉如不終日。時以向軍門。榮調軍援。勦需餉殷繁。蘇撫飭府札縣籌備。大營軍帑。署令各村。袁公設局。彙珠書院。延邑紳襄辦。余以病辭。勿允。因亦從事。復諭各段董。徧開富戶姓名。但有蓄積者。雖小鋪亦無不與。先是青浦上豪。周列春。抗漕聚衆。鄉人既多附和。鄰邑亦有響應。以至官不敢捕。我邑本多閩廣流民。至是因招勇巡防。諸無賴。蟻聚日衆。遂立小刀會。名曰泊聞。金陵告陷。益蠢蠢思動。時余以各捐戶。俱以現銀繳局。數雖未集。已有七八萬之多。覩此時艱。因特請于袁公。令招生各會票。俟營員提餉時。集銀面交。庶無他慮。公聞極以爲然。善章甫改。而變已已作矣。七月晦壬申。嘉定寇起。首事即周列春。八月三日。袁公至局。論嘉定失守事。余曰。嘉定本無防兵。何云失守。

逆陷六百餘城。城即有兵亦多。委去不。愧失守。兩字者。有幾耶。明若觀火。非不中。覈惜其時。已勢有不及之。

無異道旁築舍。數語真堪作寔錄。此真我好處變之法。

賊蓋竊據之耳。頃據探報言。賊閉各門。登城自保。城外恰無一賊。鄉里得安。耕作可見。賊本無多。第望鄰邑起事以爲應。是宜亟稟撫憲。請發標兵勸之。誠得精騎數百。付善將者。一鼓可走。嘉邑既定。餘黨自不敢妄動。我滬或可紓夏。然兵貴神速。事在今明。遲則無濟矣。袁公以爲然。回署即擬稟飛遞。初四丙子。余晨起赴局。同事寥寥。僅有數人。飯後即散。見道路紛紛。有遷徙出城者。日有聚而私語者。旁晚有友數輩。過余齋。皆憂形于色。蓋聞匪徒以紅巾爲號。肆中紅布收買已空。變在旦夕也。乃各計議。或謂賊無大志。飽掠即去。宜固守田廬。或恐賊竟鋸城。閉不得脫。因擬連夜出城。漏已二下。尙嘵嘵不去。亦終不決。余曰。賊勢潛滋。暗長。已非一日。雖無巢穴。而市廛鄉曲。皆其部居。義勇民團。都結心腹。官懦賊強。不亂不已。勢至此。已無萬全策。若爲一身計。須靜以待之。不宜未亂先亂。以自取禍。衆猶以變乘倉猝。不得脫身爲慮。余曰。賊所忌者官府。亂必先犯衙署。所利者財貨。劫必先入富家。豈遽及於我輩乎。衆始慰散。余方就寢。

料事如燭  
照數計大  
約惟見理  
明耳  
神情逼肖  
事本易見  
味者自惑  
要言至囑  
蕭何入關  
先取圖籍  
此反其意  
而用之也  
極是  
子身夜眺  
正不知後  
事如何想  
目之所見  
心之所觸  
總無好情  
緒雖是閒  
筆怡最傳  
神

復聞扣門聲甚急。啟之某賊也。面津津流汗。氣喘口吃。語幾不辨。細審之。以聞今晚四鼓。匪定起事。諸門一閉。得難出入。擬即挈眷出城。特急報知。以決去住耳。余曰。果如是。此時三更將盡。黨燄方張。使出而即觸其鋒。豈能無慮。我意且待明日。并囑其慎。勿亂言惑眾。賊去遂就寢。畧入睡。鄉驟爲呼聲驚醒。急起問之。悉賊衆已於黎明時入城。戕官劫獄。勢成騎虎矣。是爲丁丑日。余即至揭局。將所存摺票冊籍。盡數焚之。慮入賊手。得按戶誅求也。時賊分擄各署六門洞。開不禁出入。余見賊尙無主。聚散未定。擬暫留以觀其變。遂喚肩輿。先令眷口出城。暫避華涇鎮。友人劉海樓茂才家。隨身不令攜帶一物。恐以財買禍也。時左右僅留一僕。是晚登樓。悵望見星月交映。四野寂然。旣無火光。亦不聞更鼓。意頗沮然。因姑就寢。明晨出探。始知賊首爲粵人劉麗川。匪黨推戴已久。分門而守。聞東西北三門已閉。余知賊無去志。遂決意出城便道。至郁秦峰松年家。詢其行止。彼以事多未了。且痛棄兄之柩。余曰。君饒於財。賊必以爲奇貨。夫人

言破的

先撇一句

勘得透說

得徹其後

賊擾蘇常

陷賊者無

數惜不令

早聞斯言

先以臣道

次以子道

本身作結  
真忠告也  
詳審精密  
人自忙亂  
此自安閒

之所戀者身家也。若去則身雖破而家可留，不去則家既罄而身亦繼。以此論之。去留不難立決。如云：見樞，不忍棄此。為小義智者，勿拘焉。彼猶遲疑。余遂出。途遇張錫麒、茂才，方從南門來。言門雖未閉，而有賊露刃以守。余曰：時尚可出，君何不去？張曰：城中富室皆未遷避。我輩留何害？並聞人言門貼紅英、金蘭四字。賊即不擾，出入鈕繫紅布，暫一條，即勿詰。余曰：此賊惑人之言也。門貼云云。若果真耶，則必與之拜盟。否則必以汝為假冒，勒詐在所不免。且賊已踞城，此地即為賊窟。我輩與賊同處，賊縱不擾，他日將何以自明？君有七旬老母在，倘以逼處之，故驚憂致病，咎將誰歸？又係寒士，無蓄積，坐困危城，必乏至食。出城或有生機，慎勿為浮言所惑。張曰：出無依棲，可奈何？余曰：我之眷屬現避華涇，兄弟奉母至彼，亦余即刻出城矣。遂別。余歸，囑僕暫守所居。曰：錢米等物俱在，任汝食用。倘賊來擄，即委去。如聞兵至，賊必閉城，可速來鄉也。乃至大南門，見已閉。聞小南門尚開，遂自小南門出。見守門賊二三十人，并不查問。既出城，即

補敘前篇所未及

嫂叔本合  
避嫌概今  
鄉里人多  
忽於此致  
有意中意  
外之變

喚轎至華涇寓所。然一身所携僅十餘金。貨屋置器。轉眼已盡。遂以醫爲糊口計。旬日間求治者。遠近二三十里中。踵相接。一家十餘口。得藉以無恙。憶昔海江之變。寓居吳江。亦以醫行蘇郡。所獲頗厚。益信諺所謂。人有一投。可保終身者。良不虛云。

雨蒼氏曰。一時擾攘。情形紛紛如畫。於此而欲洞矚事機。行所無事。必推智者矣。於賊陷之夕。獨眺樓頭情景之想。

### 溫林氏

溫司敬。粵之龍門縣人。娶同里林貴女。結褵纔數月。適貴有疾。妻請歸探。司敬送行至中途。弟司禮疾趨至。言母忽眩暈。命兄送嫂歸。後無少留。司敬曰。母患我常歸。弟可代送一程。司禮送五里許。林氏曰。妾家不數里矣。無勞叔相從也。司禮遂歸。數日後。林忽遣人來言。當日訂歸未至。故特相迎。途見女屍衣履。誠爲林女。而無首可辨。溫聞亦駭。惟言婦已送歸。其人返報。林即以婿殺女事。

惟不能化  
板爲活故  
着膠柱刻  
舟之事箠  
楚之下亦  
復何求不  
得耶

疑竇  
執事敬與  
人忠此友  
有之矣  
以利害言  
聽之較易動

悠然不盡

控縣。邑令某拘溫堂訊。則以林氏見殺於途。除司禮無可求。乃如嚴刑。司禮不勝其楚。遂以逼嫂非禮不從。故殺自誣服。其首殆爲虎狼所食。無從查覓。邑令據所供。其獄遂定。將詳憲矣。幕友某素以精細稱閩卷。大疑。親至鄉訪之。聞有無賴麻子成者。於林氏被殺日。卽不知所踪。歸告令曰。此案必獲子成。始能根究。人命重情。萬勿草草定擬。無論凶身漏網。麻死者含冤。偷於別案。究出。恐君亦難保此位也。令是其言。卽差幹役四出。密拿麻子成。到案一訊。而服蓋其妻馬氏素忤成。因欲殺之。是日薄暮。途遇林氏獨行。見其身才年貌。與伊妻相若。遂拉林氏歸。而殺其妻。衣以林氏之衣。匿其首。而拋屍於途。卽挾林氏以遁。審明後。乃置麻於法。釋司禮。而女仍歸溫焉。然此平反。實賴幕友之力。惜未詳其姓氏云。

兩蒼氏曰。苟非幕友細心。便成冤獄。乃知人命至重。坐堂皇者。必慎之又慎。聞近主刑席者。或泥好生之說。故於命案之來。雖明獲凶身。而亦從輕開脫。

抑思生者救矣。其如死者乎。鄙意但使法持其平罪。擬於當如麻子成者。彼自死於法。而無我怨也。尙願佐治者三思之。

### 姚蒙

術精者行  
多異

難得

其言初似  
矯激細審  
恰應如是  
情狀如見

姚蒙字以正。居邑之百曲港。明時以醫名於世。尤精太素脉。言人生死禍福。每奇中。而性特異。其所可意者與之談。媿媿不倦。至廢寢食。否卽白眼仰觀。呼之不答。鎮日可無一語。是時醫名重海內。求者戶常滿。姚於貧人每施方藥。却酬金。診如危險。日診視二三次不吝。至富者欲延。則於禮貌間。苟不當意。往往勿顧。或問其故。曰。此輩庫有銀。倉有粟。死亦何害。若貧者自食其力。妻奴賴之。安可死耶。時都御史鄒來學巡撫江南。召蒙視疾。蒙欲辭邑宰。某迫之行。及入撫署。見鄒高坐不爲禮。蒙卽直視。噤不發言。鄒曰。汝亦有疾乎。蒙曰。有風疾。曰。何不自療。曰。是胎風不可療也。鄒卽引手令診。蒙却不前。鄒悟呼座坐之。畢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常流污水然乎。鄒大驚曰。此予隱疾事。甚秘。汝何由知。

此言無他  
神妙而神  
妙極矣

神乎技矣

斐然成章  
其日可讀  
斷一句

以假混真  
可異鄉愿  
之亂德

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合有漏。漏必從下泄。故知之耳。鄒始改容謝。且求方藥。蒙曰不須藥也。至南京卽愈。以手策之曰。今日初七得十二日可到。鄒遂行。屆十二日晨抵南京。竟卒。

雨蒼氏曰。貧富異視。時賢往往有此。但恨與姚相反耳。至以醫論。則其相去者。又未可以道里計矣。

### 楠木棺

楚粵間有楠木。生深山窮谷。不知其歲也。或爲大風所拔。橫臥沙土中。千年不朽。其色紫。其氣香。咀之軟。削之卷。土人得之。而截以得棺。水不嚙。能蟻不能穴。每具輒值千金。然亦可遇而不可求者也。木商漁利。或以紫楠代之。價不過三四百金。質鬆而嫩。反不及婺源杉板之堅。甚有掘地爲池。煮柳杉以色水。而其色紋氣味。與沙楠無異。價僅百餘金。然入土不十年。卽成炭矣。余所目見者。二一爲同里郁竹泉之長君。歿時曾以鉅錢購沙楠。因粵匪之亂埋淺土。數年及



見有至理

見人自有  
不稱者在

起訖文情  
相稱

情形似此  
書捐豈易  
况按戶耶

啓攢底已腐爛不可昇。而其妾椁係杉木所造。同時掩土恰完好如新。一爲新安茶商。秦子涵客死我邑。亦以四百金市沙楠。值道途兵阻。寄尼菴權厝。後將回籍。開移時。著紉片片自落。蓋皆僞物。夫死本欲其速朽。即使果得良材。久而不化。致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哉。則似乎哉。則似此爲人所欺。夫亦先自愚耳。而况秦始之金桓司馬之石。誠不若舜以瓦禹以桐。鳴條會稽。至今不失千年之窆。苟明死生之理。夫豈不可以已乎。

雨蒼氏曰。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非真欲速也。然以不欲速之故而以數百金售此僞材。則仍不如速朽之爲愈。

### 戶捐

癸丑會匪之亂。城陷一十八月。乙卯春。吉撫軍出。以長岡始克收復。但城內民房存者僅半。城外則舉日荒涼。盡成瓦礫矣。時以防兵未撤。大營軍需孔亟。日用緡錢以千計。署巡道某。因有烟戶捐之諭。余維兵燹之餘。瘡痍滿目。大戶或

亂後人民  
貴安輯不  
宜輕擾似  
此未免擾  
之矣

多捐則難  
量力則易

議論極當

可補苴。小戶備工度日。自食爲難。若照烟籠戶口。是不論貧富。而按戶輸捐也。近亂初定。民心未固。迫之恐生事端。當卽對衆冒言。謂此事斷難承辦。而建議者迂之。遂諭董分段設局造冊。沿街挨戶。持簿書名。余所居段中承諭者咸來商辦。余以姑緩爲辭。越數日。又言各段造冊將齊。而我段獨不寫。恐有誤公之咎。余曰。諸君勿慮。如有責問。余當獨任。若各段捐冊果齊。余豈不能立返。時兒輩亦疑私以爲問。余曰。是亦易知冊之所以難造者。以董其事者。但欲多捐以顯能耳。若使聽其量力自書。無事勉強。何難以一日了之乎。且事未必成。故不輕出也。未幾。各段以逼勒寫捐。到處譁動。匿名揭帖。徧衢巷。勢甚洶洶。當事遂命停止。惟余段中安然無擾。同人咸謂余有識。余曰。此特不計利害耳。小戶從未與捐。驟聞必擾。大戶以戶口計捐數。反輕而樂就。卽小戶百家。終不及大戶之一。然一家難阻。而百家易撓。當事始從其議。後必悟而生悔。故知必不成。云童菽原曰。處世務貴有定識。而後以才應之。卽此可見。

使有了悟  
意

湯念齋

言不可勸  
即是勸  
不爲妻子  
所迫者也  
有幾人哉

明末新安湯念齋茂才。博學能文。士林推重。秋闈屢擢。人咸惜之。湯曰。人生泡影耳。世事既盡得失。又何論。然家益貧。終歲館穀。僅得十餘金。常有顛塵之慨。又值歲儉。不舉火者累日。妻子恒相對飲泣。有戚錢某。爲海舶舵工。謂湯貧已至此。昔豈療飢物耶。何不棄之。湯曰。舍此亦無能爲。錢曰。吾舟中尙少一司簿籍者。歲可得百餘金。但航海危事。不可勸人。湯初不欲爲。妻子所迫。遂就道。甫涉大洋。卽遇颶風。日色昏黑。南北不辨。但聞風濤聲如雷。震撼山嶽。舟欲覆者再。湯自問無生理。因念在家亦將以凍餒死。果葬魚腹。亦得以是同舟人皆宣佛號。而湯轉無怖計。飄泊歷五晝夜。始至一島。羣峰環繞。峭壁千仞。同舟十三人。時共登岸。相携越嶺。行數十里。了無人跡。惟風聲怒號。林谷響應。恐值虎狼。不敢稍憩。又行八九十里。風頓息。路亦平坦。倏見一洞。深可數十丈。狀類覆盂。中坐一人。面深黑瘦。骨柴立。卷髮虬髯。手支頤。閉目君酣睡。衆曰。聞南海有夜

開口便異

今茲未能  
還矣異曰  
真破的語

又鳥常出噉人。此必是也。幸值其睡可速出。醒則我輩無唯類矣。湯曰不然。聞黃帝時有廣成子居崆峒山。跌坐石室。五百年一游海島。此堅固動止而不休息。蓋道行圓成者也。必能知人世禍福。汝等何不拜求。衆遂羅拜。其人卽開口周視曰。爾等雖遭風劫。然至此亦自有厚福。衆問此何地。曰此名碧海島。芬靈洞。離中華二十萬里矣。天地始分。吾卽居此。主陽和之杰。配理東方。故號東王公。專掌人間福祿。非大有緣者不能遇。昔周之呂望釣徒也。遇吾而得封於齊。唐郭子儀武夫也。遇吾而身兼將相。享富貴壽攷。自茲以來。罕與世接。不意今日復遇汝等。倘有所求。可各自言。衆乃膝行至前。共陳所欲。而惟湯則默然。公曰。汝有何求。湯曰。我無他。但求速死耳。公曰。異哉。人皆欲富貴長生。而汝求速死。其有死乎。湯曰。人之所以惡死者。欲生者。以有生之趣耳。似余一生苦志。既終不遇。而又家無越宿之糧。男有妻兒之累。萱椿早謝。荆樹重摧。艱苦倍嘗。贅留人世。既不知有生樂。又安知有死悲。且念死而爲鬼。不慮飢寒。不愁疾病。祖

寒士似此者亦不少然實世間大苦事看得透徹因無生趣樂反想出死幾似頑皮作耍好喻當面嘲笑公掌東方生氣湯則旨悟無生相入然唯無半乃能長生似湯之立說尤在公前一何減生公說法所謂饒舌惑人者卽是卽

孫父子千載一堂親戚友朋有聚無散恐其間或有無窮之樂也公笑曰汝誤矣人死若燈滅豈真有所謂鬼哉湯曰此則如入黑甜樂益甚矣公曰汝以困頓之故致不欲生吾當以富貴與汝湯曰人生富貴轉眼邱墟始固欲之轉念間亦不欲矣公曰更與汝壽登百二若何湯曰世界大獄也人之有生如入圈圉卽登上壽亦不過緩決耳何取焉公曰然則從吾學長生術可乎湯曰長生如吾師獨坐窮山終日昏默無視無聽與木石何異師以爲樂我不願也公怒曰以汝所言世無人矣吾掌東方生氣又何爲哉可速去弗饒舌以惑人遂以手扣石風從洞底起吹十三人出洞而洞口旋合湯曰我固不欲生諸君旣遇東王公所求或遂可覓路以歸衆曰聞君一席語我等皆不欲勞勞人世矣十三人中獨一處姓者越十五年始歸餘皆餓死山谷間時值流寇之亂處歸事某帥以軍功官至左都督每與人述其事且言今富貴已足惜未與東王公乞上壽耳未幾亦卒於軍星江余仲修司馬嘗言其顛末云

得上壽要  
亦須臾之  
頃耳

雨蒼氏曰。厭生求死。似屬矯情。然如湯之不堪其憂。茫無生趣。亦固其宜。且世緣盡。則道念自生。湯於生寄死歸之理。蚤已悟徹。遂覺擾擾塵勞。苦樂同歸於盡。故即許以貴富壽考。一轉念而并非所欲。總不若冥無知識者之爲可息也。然則許授以長生術。而亦不願何也。曰。長生者貪生也。惟樂斯貪。果爾亦不求死矣。

某公子

豪邁行徑  
欲盡

聲口逼肖

鉅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蓄姬妾。幹僕四出。覓佳麗。恒晝見面宵劫人。畏其勢不敢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闥。聞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扉避。嘗有外來卜者。賃居尼菴。携一女。年未笄。有殊色。一日。公子涉蘭若。見女悅之。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以金。不然毀汝菴。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爲人婢妾哉。尼曰。汝尼得侍公子。即貴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翼。既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厲聲曰。伊

直似狂風  
暴雨

去必爲包  
叔秦廷之  
哭

裝束與舉  
止皆不是  
凡品寫來  
如見  
此女始亦  
紅線之流

狂童心性

落落難合

情事畢見

父爲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欲無遺後悔。即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健僕二十。驟來劫女。卜者出阻。羣僕鞭箠交下。風捲雲馳。霎時劫去。卜者蹶然從地起。頓足詈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我爲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筵宴方張。闈者進報。有髯丈夫。自稱河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即命入。客儀容甚偉。皂衣廣袖。青絹蒙首。入步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最後一垂髻女。姿容絕麗。衣棗花緊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褲。微露紫綃履。細小若菱角。腰圍繡帶。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盛絳桃已滿。客向上長揖曰。適從海外來。採得此桃。特爲公子上壽。時在二月初旬。桃尙未花。衆皆稱異。分食之。味甚甘美。眞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艷。又不禁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餌以金諒無不諧。否則俟其去而娶於途。亦儿上肉也。因問客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聞。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席於庭。客

中門內非  
臥客之所  
設心極不  
善狀飄忽之  
勢筆亦警  
絕

趣甚  
明允之至

真可駭異

比崑崙奴  
盜竊覺更  
爽利黃梁  
飯熟矣公  
子猶得善  
終幸甚

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姿意飲噉。旁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拜乞一席地。宵宿於此。且卽行也。公子令設臥榻於中門內。頃之。賓朋盡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焉有聲。如風門環響處。扉已洞闢。二童瞥然若驚。燕入室。挾公子疾行。有二侍女欲隨。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呆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髻客高坐。目懾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旣成。即遨遊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稔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劊。諸客曰。伊父貪虐。不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浮具可矣。童應聲揮劍。褲破血濺滿地。公子旣悶絕。遂不省。以後事。厥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鄰里跡見其異。以聞於官。驗時除救。治公子外。而闔府男女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瞠目不語。如木偶然。方駭異間。一吏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行書婢僕殘廢。飲木瓜酒可療。乃如所言治之。則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



知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賊。免田園。皆籍沒。愧行憤而死。公子至。無立錫地。棲僧寺以終云。

雨蒼氏曰。足爲豪華子弟。逞情漁色者鑒。而某公之縱子爲非。恰已不言自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苟非親師諭教。加倍謹嚴。鮮有不敗。尋翁自是俠客。卜者見首不見尾。其踪亦殊矯詭。而叙諸人身分處。自能曲肖故佳。

---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四

快心醒睡錄卷十五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平原間詩記

己酉。客山左。歲暮南旋。使道訪蔣子廉農部於平原。蔣有別墅。去城五六里。爲堂三楹。顏曰餘野。山莊堂之陽。疊石爲山。左有流泉。游魚可鑿。堂後爲鋤經軒。東向。面圃北。牕臨溪。溪外花木幽深。尙多隙地。雖小。小結構而精雅可愛。時余下軒榻中。初未過溪一步。意山莊景物無足觀也。一日出門。日暝返寓。適主人以佳釀來餽。試之。覺色香味三者皆美。乃勉盡數斟。而玉山頽矣。遂和衣假寐。比醒。則更漏寂然。一燈欲滅。小奚蚤入睡鄉。時見西牕涼月皓然。入室遂啟戶。步月環溪而行。覺霜寒風峭。清光逼人。及由溪北。復折而東。則草深沒徑。迥異恒蹊。又行百餘步。短垣繞焉。其旁板扉虛掩。門內竹樹蕭疎。泉石幽淡。若別有院落。在方徘徊間。遙望林密處。隱隱有火光如豆。姑卽之。則僅籬曲水茅屋數

門既近復聞吟語聲。出白綠牕。因遂摳衣細步於窗隙處。窺見湘簾棊几。室無纖塵。牕前案上供白玉瓶一。高尺許。內插梅蕊一枝。琴書筆硯位置妥貼。一麗人年三十許。支頤坐燈下。腕白如藕。旁坐一女子。髮僅覆額。眉目如畫。謂麗人曰。日間阿娟遣婢來。索探梅詩。姊和之否。麗人曰。誰耐煩爲此。女子曰。阿全詩。妝擬飛瓊憐綺素。懷如弄玉謝喧譁。儂耽鹿鞠郎沾酒。君愛龍團妾點茶。二姊嘗誦之。固佳耶。麗人曰。無雅正之音。少醇和之味。安得云佳。女子曰。阿娟咏秋海棠。有綠珠淚漬傾樓日。碧玉愁添未嫁時。感事云釵頭風月。夢鏡裡姻緣斷續絲。其語似非佳讖。姊其然否。麗人曰。鴛鴦吟咏。本非閨中事。脫逢花晨月夕對景一吟。意惟清麗如朝烟夕霞。別具一種淡蕩。可人之致。斯亦已耳。若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反失閨人體度。大率深閨弱質。但取性靈。不求學力。豈如詩人刻苦磨切。三唐搦管。吟唔終朝。面壁必求至工而後已哉。又見近之閨秀。讀得幾首五七言詩。便謂解吟。又豈有風人標致。果若是之易易哉。昨閱芸兒所作。

有翻詩拋午繡。對月廢宵眠。賣花深巷。屐罷釣夕陽船。似此言情寫景。語頗輕倩。庶幾近焉。言未絕。忽聞屋後啟扉聲。恐有人出。余亦取徑歸寢。及曉。農部已爲余覓得南歸伴。命輿來接。匆匆入城。不暇理宵來事。及因談次。余詢主人。莊東繚垣外。通誰氏宅。主人曰。莊本有墻。墻居民僅二三家。皆務農業。子何問爲。余乃述所見。主人訝之曰。豈有是哉。山莊荒僻。從未聞有能詩女子。君所見非鬼卽狐。不爲崇幸矣。余聞言。有不禁肌爲之粟。因迫於行程。未及與主人一探踪跡。懷至今猶爲悵悵。

雨蒼氏曰。兒女子小瑣語。其情景煞已可會。矧是娓娓談詩。是無論非鬼卽狐。而我聞如是。正可作是觀耳。敍次歷歷入情。蒲留仙不能專美。

### 繖燈

滬邑元宵燈火。以繖燈爲最。燈作繖形。或圓或六角。或以五色錦箋綴成磨薄。令如蟬翼。上鏤人物花鳥。細若繭絲。一燈之製。經歲始成。雖費百金。不惜。但繖

燈之出最遲。每俟諸燈興闌於百花生日。前後始盛。多至二三百盞。間以五彩吳綾折枝花燈。偶綴禽魚蟬蝶飛舞如生。又紫彩爲亭。高可三四丈。名曰雲閣。間飾龍鳳。以雲母石爲鱗甲。上下通明。光照數丈。或二層或三層。每層以文秀孩童扮演雜劇。嘗扮長生殿。玉環拜月。獸爐中香煙一縷。燈際現月宮姮娥立殿左。左右侍女各執宮扇。扇上立牛女二星。望之如在霄漢也。每燈過處。綿亘數里。光耀如晝。笙簫鼓樂聲徹夜不絕。而自通商後。無復有此盛事矣。同里張秋蒲茂才。歲事衢歌。有月夜笙簫步綠勝珠簾垂處。小度凭吳輪與談箋紙。妙擅江鄉箠繖燈。蓋繖燈之製。紙貴於綾。談箋。邑之土產也。

雨蒼氏曰。瑣事耳。而插一歎想句。使寓絕大感慨。恰似情波小志中物。

嚴氏五雄

明嘉靖黃姚里嚴某。以漁海積有資財。而年已五十。尙無子嗣。因禱于島中之神。至晚夢有四人來。喚渡言以赴黃姚里。嚴以回舟之便諾焉。將登舟。又見一

人徘徊道左。謂四人曰。去亦無好光景。徒自苦耳。四人強拉與俱。始同行。甫登舟。遙聞炮聲轟然。海水蕩沸。遂驚覺。既而連舉四子。乃以神名名之。長曰草生。次野生。次夏次穆。最後舉五郎。命之曰小乙。五人者。生有神勇。躡捷善鬪。能捍衛鄉里。因稱嚴氏五雄。時海濱多盜。恒畫劫村鎮。惟嚴所居。周百里不敢犯。嘉靖間。賊文俊。蕭顯等。結連倭寇。掠嘉寶。上海及南匯。所游擊。周藩指揮武尙文。縣丞宋熬等死焉。賊縱火焚廬舍。殺傷民兵甚衆。官悉遁走。草生謂諸弟曰。倭寇掠婦女。擄財物。而不去。將爲我鄉患。當事者又不惜民命。聞警即逸。若不集義兵。痛加剗殺。沿海居民無安枕日矣。我將曉村人。以大義誓師滅賊。弟聞皆喜諾。遂監義旗募壯士。旬日間得五百餘人。號嚴氏兵。時郡司馬任環有將略。麾下多勇敢士。五雄往見。任以上賓待之。每赴敵。以嚴兵前驅。先後破賊於葉謝鎮。五里橋。習家墳等處。斬獲頗多。小乙尤健捷。青村之役。官軍多失利。乙大吼直前。一躍數丈。力斬其酋。群賊始懼而退。時倭入寇。多募番鬼。黑臉卷毛。即

古崑崙奴之屬。火鎗繫臂發之甚疾。射以海靈爲韞。鐵鏃闊二寸許。如燕尾然。發時以足踏硝。鏃且有毒。中人無活理。以故兵民無敢與敵。賴此一戰。殲賊不少。兵威得以稍震。任卽上其功。爲易名大顯。大年大成。大俸大邦。朝廷論功將授官。而五雄輒謝去。曰。非我儕志也。其後司馬去官。台檄顯等守常熟。先有鄉猾俞某。本王良餘黨。暗通海盜。顯請除之。常令黃某欲俟其謀。而動後捕。顯歎曰。昔有患蝨者。猶以敝絮作內衣。或諷去之。曰。我將以此聚殲焉。嗟夫。黃令之謀。何異於是哉。黃聞而大恨。旋借勇悍不法。以次羅織。致五雄皆以莫須有誣死。噫。所謂徒自苦者。於是驗矣。寶山沈夢塘孝廉。嚴家兵詩曰。頻年轉戰川沙橋。青天半壁虹闌高。駿馬蹀躞折其足。穆生怒作龍虎跳。左手挾人右挾馬。英姿颯爽凌雲霄。草生敢鬪野生鶩。夏生拔戟當前茅。小乙年少健尤捷。往往赤手禽渠梟。骨肉禦侮首尾應。長子弟子皆人豪。歸來釋甲氣磅礴。肯將汗血分珪爵。但須瀕海靖烽烟。弟兄儘有田園樂。軍中司馬返故林。布衣從此無知音。



白日慘淡塵蔽野。一言忤宰都成禽。河山百戰事如昨。相背愁殺韓淮陰。不死鋒鏑死羅織。更胥側目大理瘖。嗚呼天生將材頗不易。伏處未膺闔外寄。鄉閭保障亦奇功。綽楔先應表忠義。豈知填海木寃禽。銜盡人間不平事。蓋記其實也。

雨蒼氏曰。辭官不受。始見其爲鄉里而出。與今之借作捷徑者迥殊矣。沈始十藥韻。直道得五雄心。事出至不死鋒鏑。死羅織句。更沉痛而抱此痛者。自岳忠武外。亦復不少五雄。其奈之何哉。

### 矮子墳

浦東舊有矮子墳。云係倭寇積骸處。而不知其非也。蓋嘉靖間有馬勝者。口操北音。而未詳其籍。身短微髭。業操舟廬。結浦江東。人咸呼爲馬矮子。素習水性。洪濤巨浪中。能伏經時。每遇大風海盜。必棹小舟巡視。浦濱救援覆溺。而不索酬。人咸德之。死後里人卽其居處掘地營葬。呼爲矮子墳。今之以矮爲倭者。乃

世俗流傳之誤也。

萬鐘

萬鐘。晉人明之文學士。輕世肆志。中年潦倒。游食四方。嘗入蜀。獨行山谷中。數日不得食。已倒斃巖下。恍惚間。有人掖之起。手摩其胸。漸覺肢體溫暖。開口微視。見一少年。白衣而儒冠。裙屐楚楚。目萬笑曰。何委頓至是。萬曰。余昔之餓。夫讀書數十年。貧不能畜妻子。一身飄泊。將爲餓鬼。君雖憐而援之。生何顏乎。少年曰。昔孔子在陳。藜蒸不糗。曾子不舉於火。衛淮陰丐食。伍相吹簫。自古聖賢將相。亦不免於餓。袁安雪中僵臥。史雲甑底生塵。黔敖之客不食。嗟來。嚳桑餓夫。裹糝遺母。清介之士。以貧爲常。又何恥哉。因出胡餅二枚。令饑甫下嚥。即覺氣充神旺。少年曰。觀子骨相。非富貴中物。其能從我游乎。萬乃隨之。度絕嶺。盤空若鳥道。石壁聳天。環如城。凡數百折。逕始平坦。遙望清流映帶。喬木入盤。依山之陰。結茅爲屋。少年引萬入。見一老人。朱唇玉面。皓首龐眉。中有藤床。閉日

跌坐侍者環列十餘人。或腦滿腸肥，或神清骨秀。少年指視曰：此我師。巖石先生也。萬下拜。老人問曰：汝來乎。顧少年山中景物，盍引一觀。萬遂徧歷巖谷。其中奇峯插漢，古木穿雲。瑤草如茵，琪花似斗。但聞其香而不知其處。渚有元鶴，見人至，瞭然作聲，上徹天際。崖下一泉，從石竇中噴出，色深碧，清澄如鏡。少年使萬飲，味之甚甘。芳冽經時不散。復陟平麓，度壺橋，入一石室，編竹爲床，覆以籐蘿，如佛龕狀。少年曰：此我儕。菟息鍊形處。以翠峰結脈於此，故冬不涼，夏不燠。風雨迴而不入。萬見四壁砌白石，鐫列姓字，而分其類。曰獸曰鳥曰虫。中有萬名，則在虫部。駭而問，言皆弟子名。問何以分類。少年曰：曾住於朝者入獸部，以其間出噉人。飽卽還山，性同獸也。得科名而未仕者入鳥部，如朱文公云。教他說廉，是會說廉。教他說義，是會說義。及其做來，只是不廉不義，如能言之禽也。至於皓首窮經，一生不遇，則如鳴秋之蟲，深可憐矣。師之爲此，亦欲其思過不忘耳。萬爲感歎。因問巖石先生其仙乎。少年曰：仙有十種。黃眉翁、五伐毛。

三洗髓。得九千歲而不死。我師却食吞氣。已三十年矣。動定堅固。而不休息。精  
悉神三寶圓成。所謂地行仙者是也。萬曰。君來此幾時矣。少年曰。余本吳人。姓  
稽氏。曾應京兆。試數見斥於有司。遂棄所學。入山修道。今百二十餘年矣。萬係  
明敬皇時人。至神宗某年。曾還晉。已越百年。而貌如少時。鄉里咸不之識。因自  
述其始末如此云。

兩蒼氏曰。萬之以貧爲恥。亦就世倍所輕。而言否且俗入骨髓矣。仙人其肯  
度援哉。至分類鐫名處。在虫部者洵憐。而或類以禽獸。無乃太不堪乎。願爲  
宰官掇科名者。各自修省。免受仙家惡謔也可。

### 鮑老國

會匪未亂之先。邑小東門外。沿濠負部。皆閩廣人。僑居中多匪類。朋賭夥拾。甚  
爲閩里患。一日。濠邊忽有一肢解尸。經官按驗。而兇無所得。邑宰某飭家丁。祈  
夢於城隍神。夢神以木魚袱包。各一示意。遂疑鮑姓者所爲。然終不能得其實。

先是北關外有十棍鮑老國者。曾充地保。盍斷一方。苟拂其意。非暗毆卽陰陷。受害者已不少。當濠尸案發時。鮑在酒肆揚言。謂是尸非我孰知。但言則此間械繫者。恐不止一二人也。斯蓋爲詐財地。故作斯言耳。不意宰因此案。嘗行里巷。以察聽。時適私過。恰聞鮑言。詢爲里中巨猾姓。又與夢相符。刻即籤拘到堂。施以極刑。死而復蘇者再。遂認行兇。狀往發兇器。則無所得。因是案懸未定。後有識之者。知尸本粵中海盜。避捕匿此。又嘗宵劫。致爲人殺。官聞事漸寢。鮑以遇赦得脫。而禁於獄者已十餘年矣。旣出。頓改所爲。人或怒視。卽避去。嘗則揖而謝。甚有以杖擊之者。亦惟跪而求免。終身不敢履公庭。推神之意。盜尸本不當問。抵而鮑惡不悛。又將假以害人。故特以疑似之夢。藉官手以懲前惡。杜今害。并生其後悔耳。勿視爲憤憤也。

雨蒼氏曰。神以聰明爲德。此案夢兆恰妙。示得糊塗。

### 陶趙易子

邑西城。有趙臨川陶丹桂者。居相望。交相契。同爲吏。而皆中年無子。乾隆某年。歲大飢。民以凍餒路斃者。日以百計。遺孩載道。任人留莧。二人遂各拾一子。旣而因陶子。日夜啼甚。厭之。將復棄。趙曰。此子旣得生。何忍復置之死。我子頗馴。與君相易。何易何如。陶喜。諾。子旣易。亦遂安然不啼。趙子名棠。字衢。亨。稍長。就學甚聰慧。嘉慶庚午。舉於鄉。甲戌。進士。出宰河南。惜不永年。生子不務恒業。未婚而卒。趙仍乏祀。陶子名培。貞。字升吉。仍習吏。年逾六旬。余猶與之友善。今子若孫。恒守其業焉。

詩俊

余需次武林時。與徐秋湄司馬同邸舍。常作竟夜談。一夕論詩。秋湄言唐作多感懷。而少投贈。可見其時矜慎名節。詩謂古詩人。必感於情。而後言。不令人素未識面。轉相徵求。作者亦不問誰何。任意揮寫。昔之送別。多屬親友。今惟軒冕媚詞。諛語。令人掩鼻。言念太白之贈崔秋浦。不過門柳井梧。少陵之送趙明

府僮言。江花山雉絕無增飾。阿其所好。而崔趙得藉以不朽。若今梯榮謀進之徒。往往以詩爲佞。風雅所由道衰也。秋湄因言其鄉人某能爲詩。而更善頌。以是得官府佐。且漸致富。蓋一生之遭遇在也。後爲病困將終時。謂其子曰。我死無所慮。但聞陰司有閻浮王者。鐵面無私。非若陽世之賄賂易通也。轉輾自思計。惟媚之詩。幸而諧。則可免罪戾否。亦未必更增其怒。故於病中已成百韻。書藏篋底。死後可囊懸於胸。以作護身符耳。子如命。某旣死。見閻君高坐。怒目而視曰。汝每以詩章媚人。事多失實。傳之後世。使賢奸不辨。罪莫大焉。某曰。草茅偃仰樂咏熙臺。揚人之善。出自中心。雖其間稍有飾詞。亦屬文人習氣。豈盡劇秦美新哉。卽如大王之德。憑釋道家。久佈陽世。某嘗私慕之。謾成百韻。敢以上呈。卽取囊中物。謹敬置案。王閱未半。色稍和。讀竟點首稱善。旁立一赤面虬髯者。叱曰。汝枉道求合竊富貴。而不自恥。今至冥司。尙敢以詞章唐突耶。請王援其舌。王曰。查伊生平尙無大過。雖以浮詞媚世。異於綺語導淫。卽如倚門之娼。

所以不顧廉恥者。亦謀衣食故耳。汝憎之余轉憐之。且今陽世犯此者。幾於罪不勝罪。法窮則通。不如薄責。以令還陽。俾得轉相勸戒。遂令鬼卒行杖。某失聲呼號。遽然醒。死已二日夜矣。緣心頭尚暖。故未殮耳。嘗爲人述其事。終身遂絕。不作詩。又歷十二年而卒。余笑曰。得非子之寓言乎。秋湄正色曰。咄。學道自不妄語始。

雨蒼氏曰。以詩爲佞。自是風雅。道衰獨怪爲所佞者。雖明知其妄。而亦肯覲然受之。是誠何心。近今風尚是。官皆頌德。無地不謳思。除送行詩外。若衣繖。或牌匾。竟成官場。故套則在。稍有識者。方將嚴行拒絕。何尙自喜。乃爾篇中以閻王引喻。未免唐突。亦謂上有好者。下必甚。媿阿世界。蓋仍自上聞之耳。

與袁綺香談醫

甲辰。客橋李與處安袁綺香徵君。厲齋較近。袁固知醫。好服藥餌。余初往訪見。方書藥椀狼籍。几案蓋其修合炮製。咸所自爲。嘗出一方。示余曰。此亦出名入



手。因其藥時平易。又少補益。故姑置之。余曰。君知補字之義乎。凡物缺則補。譬冠服未損。而欲之使堅厚。則反爲疵累矣。藥能利人。亦能損人。若果察其陰陽。辨其氣味。偶舉一二用之通神。豈必以方奇品異爲能哉。晝長多暇。姑述一二經驗之症。以醒睡魔。曩治繆理堂司馬細君。經阻年餘。腹形漸大。嘔不納穀。日僅飲藕汁一二杯。已待斃矣。延余往診。見其弱不勝衣。喘不成語。按脈左三部細若游絲。而右關獨大。知病在厥陰。而損及太陰。閱前醫立案。或言氣聚。或曰癥瘕。雜投辛香燥散。以至危殆。爰以甘緩之劑。一進而逆止。再進而食增。繼以育陰益氣。經月而脹滿悉除矣。是症初不過液枯氣結。木乘中土。惟攻伐過甚。陰液日涸。遂至肝陽莫制。陽明受困。夫陽土喜柔。甘能緩急。進甘緩者。治肝即所以救胃。此一舉兼備法也。又癸丑廬鄉有舵工子夏。患瘡痒。醫投苦寒之品。至秋漸至浮腫。繼延幼科更進利導腫勢日甚。病及半年。僅存一息。絕食已二日矣。其父上鎮市棺。將爲待死計。或謂余知醫。遂踵門求治。余鑑其誠。往視腫

勢已甚。面目幾不可辨。脈亦無從據按。因思病久必虛。且多服寒涼。脾土益衰。而及於腎。腎水泛溢。三焦停滯。水滲皮膚。注於肌肉。水盈則氣促。而欲脫擬急。進獨參湯。以助肺氣。蓋肺主一身氣化。且有金水相生之義也。時逆癆未靖。鄉間無從覓參。乃以仙居朮一兩。令濃煎盡。一器服之。喉間痰聲覺漸退。於是特進六君重用參朮。甫半月。而腫盡消。此二症皆以平淡取效。可見方不在奇。在用之得當耳。袁曰。君用法良善。未識業受何人。法宗何派。余曰。幼年病弱。悉屏經史子集。食飽睡餘。惟以方書消遣。其時已略能理會。迨侍疾椿庭。杜門不出者數年。因遂搜探羣書。究心靈素。而於切脈調劑之法。亦漸貫通。此業之所由成也。嗣是偶有所得。筆以記之。積爲一十二卷。名曰侍親。一得暇當就正也。翌日。袁過余齋。遂以書授。歐後屢以醫學問余。謂凡人受病。雖不離乎寒熱虛實。然有虛中實實中虛。寒化熱熱生寒之異。臨症施治。必求其尅制之功。與相生之義。使之並行。不悖乃爲善耳。至調劑之法。不過藉氣味。偏勝以圖功。如內經

鹹勝苦苦勝辛之類。蓋醫者意也。方者法也。必讀古而不泥於古。採方面不囿於方。神明其意於法之中。研窮其理於意之外。斯則化裁之妙。存乎其人矣。袁極稱善。明春袁適有楚南之行。遂別嗣以兵阻斷音問。近始得函。悉此管窺。所著竟欲代付手民。自笑於前賢。諸籍未能兼綜條貫。矜其一得。適足貽笑方家。然如袁君之嘉善。至老不衰。遭此紛紛。而拙本籍藏俾不散佚。感何如乎。特筆所譚以誌相交之有自云。

雨蒼氏曰。余不知醫。但常聞醫通於易。夫易之爲義。自不易外交易變。易動而不屈。可見醫無執著。處旣宜多識前言。尤貴不拘成法。是其腹而虛其心。應以自然。而非出於必然。醫如是亦庶幾矣。篇中所論。恰如我意中所欲出。其殆有相視而笑。目逆於心者歟。

### 冊歸記

余方齟齬。即喜繪事。誦讀之暇。輒背入塗抹。凡禽魚蟬蝶花木竹石。咸趁意爲

之。固未構譜臨摹也。或有見之者。謂余應物寫形。儼若熟習。能專心於是。異日必以畫名。然自成童後。先君方命攻制藝。遂棄不顧。迨更病疾。并束詩書。不握管者。凡六七年。後又心慕山水家。徧求前人墨蹟。閉閣揣摩。出卽與二三老畫師講論六法從事。二十年始得畫之尺度。初不自惜。繼以四方人士持縑要索者。相躡於庭。甚爲厭苦。始不肯輕爲人役。雖尺幅亦且經年不報焉。滇南明經劉君季香。詩才清逸。兼工篆隸。官別駕。以需次省垣。因公館滬。得與余爲友。性好書畫。嗜古如命。即時人筆。苟有片長。亦必羅致。嘗見余所作山水册。撫翫不去手。時余方移家西城。劉君因以檀木几椅等什器。見惠。余以所賜過侈。慮無以報。劉曰。第以畫册見贈。惠我多矣。余遂以前册歸之。越三年。值會匪搆亂。旣分袂音問。遂絕。丙寅春。余以事赴金沙。泊舟虎阜登山塘。入一舊書舖。見碎本堆積滿架。檢閱之。則皆叢殘物。繼見棹有書畫册數本。乃復取觀。至第三册。卽余前贈劉君畫也。嗟乎。余與劉君。雲馳星散。已十年矣。旣不得其踪耗。又不知

此册之何以厄於斯。更不料遠贈故人者。至今日而復逢。原主豈其有意棄之耶。抑有通於神者耶。當遂贈歸蓬牕。展對晷爲之。移旣歸。仍擬寄劉。而萬里程遙。荏苒三年。尙無便羽計。是册凡十二幀。幸無所闕。舊各係詩一絕。茲因其事。而附錄於此。首頁云。寒溪幾點著踈枝。又是清芬欲吐時。花不負人春信早。負花鎖日未成詩。其二。垂陽柳色徧汀洲。綠意陰陰畫樓。只莫歸來雙燕子。一簾絮影話春愁。其三。曉起開牕看雲氣。汲水煎茶茶鼎沸。呼僮掃徑候門前。鄰翁有約曾來未。其四。微茫雲樹遠村孤。不斷溪山入畫圖。記得錢塘好風景。曾緣薄宦住西湖。其五。奇峯落天外。飛瀑出雲中。空谷無人語。颼颼樹底風。其六。澗水潺潺激石流。丹楓葉落一天秋。扁舟向暮不歸去。爲愛數峯晚更幽。其七。積雨連宵漲碧溪。模糊樹影接天低。一聲欸乃寒烟裡。十里雲山望欲迷。其八。一角秋山瘦益奇。一林楓葉半黃時。山人何物能消遣。一盞新茶一卷詩。其九。綠樹陰陰抱一村。小橋春水漲新痕。白攜籐杖看雲去。薄暮歸來未掩門。其十。

曉雲初開遠山如沐。野寺鐘鳴聲圓澗谷。其十一。習靜攤書坐。斜陽上曲櫺。式  
溪流水遠。間映數峯青。其十二。西窗半啟竹風涼。睡鴨新添幾片香。寂靜晝長  
無一事。漫涂水墨學倪黃。噫詩固無足言。當他日重逢舊雨。此冊仍南。或可於  
畫誌中增段佳話耳。

雨蒼氏曰。以書冊爲經。以交誼爲緯。忽而遠贈。忽而購歸。正如一縷游絲。晴  
空獨鶴。故於平叙中。自饒情韻。詩亦清超拔俗。足配鄭虔三絕。  
童菽原曰。先生詩畫。並皆佳妙。觀此亦見一斑。

嘉定朱氏竹刻記

練川朱氏。其先本新安人。宋世遷松郡。有名鶴者。始分居於嚶。鶴字松隣。通古  
篆善刻印章。兼精雕鏤。不寸之質。作山水人物。樓閣鳥獸。罔不因勢象形。出人  
意表。稱良工者。見之。僉謂非所幾及也。鶴性孤潔。與俗寡合。其製在當時。己不  
易得。今所傳松隣簪者。猶其手澤。好古家藏之。子名纓。字清甫。能世其業。深得

巧思務求精詣。故其技益臻妙絕。人咸呼爲小松。嘗仿唐吳道子畫鐫刻羅漢像。作念珠一串。其刀鋒細若蚊睫。無不鬚眉欲動。各具情態。所製盤匱圖刻。爲世珍襲。纓少端方言。動以禮弱冠時。友乘其醉。置妓室中。招之入而鐫其戶。纓卒不爲動。人以是重之。性嗜酒。中年後恒入醉鄉。有所造作。強半入酒家。子名稚。征字三松。亦精其技。然不輕作。每製一器。動輒經年。或迫之。則曰。我豈牟利者。奈以頽唐落指。便布人間耶。人謂小松出動而名掩松隣。三松出而名掩小松。其實松隣之名。晚年始噪。至小松而盛。三松則繼其餘耳。今嘉邑竹刻之名獨勝者。云得朱之傳也。

雨蒼氏曰。雕刻末技。似無足稱難。在以是世其傳。亦可謂工用。高曾之規矩。

---

快  
心  
醒  
睡  
錄

卷  
十  
五



# 快心醒睡錄卷十六

上海 毛祥麟 對山

## 機器局

西人造器。咸以法機自運。不需人力。而所造鎗砲極堅利。我軍向多於洋商處市用。同治丙寅秋。李少荃奸賊。購辦泰西機器。仿其製度。創局鑄造鎗砲。旋經曾滌生節相具奏。特廣其址。兼造輪船。遂擇地邑之城南。基廣二百餘畝。周以綠垣。中建廣廈。設立廠房。置機兩座。左右夾室。咸置小輪巨機。上橫梁。下置輪盤。繞以皮條。聯於通力輪軸。軸置鐵條。各綴鐵球。以通蒸釜。大輪旋轉。拽動皮條。力布四方。小輪俱轉。凡鋸木截鐵磨鑿之類。無不賴之。廠南建公務廳。公務局。房內復有廳事。頗宏敞。以備宴客議事。有樓面浦。可以眺遠。東則文案房。總庫房。又有左庫房。爲收藏材料之所。公務廳西北。有洋鎗上樓。東隙地。設露房。咸以鉛皮蓋頂。以便釘鍋爐配機器。其東爲木工廠。西即畫圖房。又有熟鐵廠。

鎔鑄廠。重大機器廠。炮位船機廠。正東開治平坦。廣七十餘丈。直出江浦。植木爲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門船塢。廣十餘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設蒸釜。運機。則塢水任意放納。西則爲木棧。東南另設洋房。樓西匠。去此數百步外。比屋如鱗。則百工之止息處也。己巳夏。拓地自西南迤里。至東北。接連舊址。以建書院。門外植竹萬竿。綠陰蔽道。入則重樓傑閣。丹檻圍環。人各一室。爲繙釋西文所。庚午春。遂遷廣方言館於此。後有隙地數十畝。復建大廠。擬添設輪機。若火箭廠。火葯局。則相去祇有里許。每日工匠多以千計。每名日給工食。自一二洋至數角不等。西匠十餘人。工食倍之。總辦廠務。則撥候補府道。各一員。駐局。其經理文案。分司各事者。不下數十人。現在製造有成者。輪船三。其他銅炮。洋鎗。開花炮子。火箭。刀劍之類。稱無算。固知經國鴻猷。異於尋常規畫云。

雨蒼氏曰。讀結處兩言。立言能見其大否。則中朝自有制度。何必去而之他。

同治乙丑。英賈人吉某。曾以一册示余。皆載製造之法。近於友齋。復見格物入門一。凡七卷。爲美國丁韋良所輯。較吉本尤爲詳備。因就可解者。次其語筆數。則存之。

### 蒸氣

西人之汲水。印書。推磨。紡織。運車。行舟等事。皆用蒸氣之法。以代人工。其蒸釜形。圓若球。上有孔。橫通二管。作十字形。管兩端及背面。各有一孔。釜水滾沸。則氣由管出。催動機輪。使自旋轉。傳昔漢武帝時。希葛國人希羅。嘗造此玩物。然猶未適於用也。明末法人高斯思。始欲推而廣之。言於相君。相置勿問。高以屢瀆不已。觸怒見囚。迨英國有吳斯德侯。緣事繫獄。偶見茶瓶。煮水。水沸。氣蒸。瓶蓋自動。乃悟蒸氣有力。可以大用。遂創氣機之法。後五十餘年。其國復有牛國民。添造轉輪。而力尙未足。運行不速。最後得瓦德設法。補之。今所用火輪機器。聞皆瓦德之式云。

機輪紡織

阿克來。英之修髮工也。素貧。暇輒究五行物理。思創一器以利用。而致富。嗣見業織者。多而紡工。或不及。遂擬創造輪紡之法。探索數年。迄未能得。久之。本業荒而貧益甚。其妻見其終日若癡。屢戒弗聽也。志甚遠。毀其器。阿怒。離其妻。而造如故。及其成。而一機可抵百夫力。由是通行。其君主以其創法甚奇。乃錫之爵。以爲勞嗣。是有克德來者。本英國教師家。素豐。思火力。既能代紡。定可代織。矧輪紡既行。勢必紡多織少。不可不劑其平。因遂昕夕苦思。心摹手畫。閱十餘歲。而其器始就。試之。靈敏異常。然其家業亦由茲廢。乃姑措資富室。起大廈。廣置杼軸。工甫竣。遽遭火厄。蕩無一存。幸所製造法已遠播。旋聞於君。獎金三萬兩。爲養老資。溯自立志之始。以至功成。寒暑已廿四易。耗財亦不下十餘萬。克嘗謂火力無窮。苟能擴而充之。舟車亦能行運。及輪車輪船作。而其言果驗云。

泰西輪船之設。而過五十餘年。而其盛也。則在內地。五口通商後。故今航海輪船。又莫多於英國。其先有塞明頓者。格蘭人也。嘗造小輪船。以自遊戲。繼造稍大者。爲商客帶江之用。以未能盡善。而廢時。美國人富拉頓。客於法國。亦造輪船。法主那波倫。見而稱之。仍以法製。未周行。未甚速。置勿用。而富初心不易。措資返國。於鈕約克地方。又製輪船一具。人咸非笑。越五年。工始竣。試之初。甚便。及至中流。舟忽不行。富復察其弊之所在。而精思之。條理之。又年餘。始得任意行駛。始傳其制。惟是同一船。而明輪與暗輪。制亦有二。明者。輪設兩旁。賴蒸氣行之。若划槳然。如船身稍側。則一輪出水。無力。一輪入水。深而運。卽難不若暗輪之隱於船尾舵。前軸順輪機。盡入於水。一經旋轉。輕不費力。因其輪如螺紋。故名螺絲輪。近英人又造水輪船。祇以一輪隱船旁。又有二管。水從船底入。因轉輪之力。催水由二管出水。勢湍急。向後洩。卽令船行。管內復設機關。能使進退自如也。聞泰西輪船。有長七八十丈。立五烟櫃者。余未之見。其來內地貿易。

之船。則長三四十丈。廣四五丈。深亦如之。可載三千三四百墩。每墩計十七石。然火輪器具居其半也。每船自船主外。各司事等。共有百三四十人。火輪器並廚房。設中桅前。兩旁有長巷。以通客房。房計四十餘間。間容三十人。中桅後爲飯廳。棹長七八丈。人坐四五十。飲饌多外洋風味。晚則燈火通明。兩旁夾室十餘間。間懸玻璃燈。二火鏡。一燭光四映。何啻千萬門戶。舟行晝夜不息。以寬綽如居里巷。食物復咸備登者。渺不知在滄溟中也。至司船者。披圖疆域。測日計路程。桅置針盤定方向。又懸鉛砣。以量淺深。繩板以驗遲速。有寒暑表。陰晴器定氣候。而占風雨。其所以行之者。正非草草計一船之成。不特費鉅工繁。抑且器精法密。冬置暖坑。夏懸風扇。扇以數十人抽拽。涼生四座。百人會食。無揮汗者。其船如遇順風一周時。可行千五百里。亦快矣哉。

自鳴鐘

泰西之自鳴鐘。昉自四百年前。由來最久。蓋機器所發端也。初有意大利人噉

里婁。偶見縣燈於室。擺搖不定。因悟以擺爲鐘。可定時刻。遂製輪軸。設機關。以鋼條屈盤。使開張之力。引動其擺。計軸轉輪移。往返一次。則閱一杪。輪共六十齒。每次放輪一齒。外露小針。針轉一周爲一分。如以數輪相聯。各連一針。或計時刻。或計年月。俱由此類推也。

### 水底火輪

聞日耳曼國。製造火船。能游水底。俄羅斯國。以重價得之。更覓英吉利良工。倣依其法。造成十餘隻。然其工料極貴。每隻須銀十餘萬兩云。可臨水破敵。以火藥滿中。用電線透其火氣。約離一里之遠。火由水底自發。而敵舟灰燼矣。按拾遺記所載。始皇時。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沉行海底。水不浸入。然秦時已有此製矣。

### 入水泳氣鐘

鐘以精鐵爲之。上用玻璃。以透光。中空如室。可容二三人。內有隔板。以置器皿。

鼓氣於中。以長練放入水底。初下二三尺。水入鐘。僅以寸計。鐘漸下。則水漸入。然不能至頂。入水時久。或恐氣敗。因置長管二。一通外氣。使人一放餘氣。使出入在其中。照常呼吸。能爲工作。或撈物。或鑿石。西人皆用之。此以氣勝水者也。大約鐘入水三丈。水入鐘半之。蓋氣與水適相抵也。若再深入。須積氣愈多耳。

### 寒暑表

寒暑表以之度冷熱也。用玻璃細管。下如球形。以水銀入管中。令滿。杜其上口。將球置冰水內。銀卽下縮。置滾水中。銀卽上升。升縮處。均畫而記之。卽於中間分畫一百八十分度。由是逢熱而升。遇冷而縮。冷而縮。以度四時。毫釐不爽。因其造自髮倫海。故又名髮倫表。若以鹽雪調之。成水。置表於中。較冰尤冷。三十二度。水銀直退。至極下處。於此畫圈。名極冷圈。此惟極北之地。有過三十餘度者。及四十度。則銀亦成冰矣。又有酒精表。天氣表。雙頭表。熱表。則因地制。其名不一。而用略同也。酒精表。易於漲縮。而不成冰。施之極冷之處。天氣表。氣水所



成。惟熱退冷升。與用水銀者相反耳。雙頭表。兩頭有球。各分度數。以驗氣之盈虧。水之漲縮。熱表以長針二枚。一正一倒。懸三角架。上架畫度數。以鐵條一頭。與針尾相依。下爇以火。熱則交相漲動。針與針遞觸。度數即由此可計。蓋銅鐵之類。遇熱而漲。遇冷則堅。隨時變動。亦物理使然。其曰熱表者。宜置熱極之地也。蓋凡熱至二百度以上。則酒精化爲氣。六百度以上。則水銀亦爲氣所化。故造此表。以濟其窮。雖經一二千度。亦無礙耳。自昔掘地得泉。知地中有水。漸深漸冷。爲地氣陰凝。而自西人言之。不過十丈而止。由此深掘。則又漸熱矣。蓋嘗以寒暑表度地。每深一丈。增熱一度。然則百丈之井。皆爲溫泉。百里之深。盡爲火塊。理解無窮。其不易推測。又如此云。

### 風雨表

風雨表。能量天氣。輕重以定陰晴。其製似寒暑表。而管之上口無孔。管外畫成度數。下盛水銀。升則主晴。降則氣輕。雲墜而主雨。若驟降則防烈。風漸則宜防。

風雨當風雨時。水銀雖升。晴未必可須俟。升高而定。則風雨止矣。凡海舶出洋。每慮颶風爲患。甚大有此考驗。則可先事預防。惟是地勢不同。天氣因之亦異。如攜表上山。愈高則水銀愈下。蓋高則天氣漸輕淺也。今地勢隆窪相去甚遠。知天氣卽由是分。高下故必神明。其用斯無不準耳。聞近來所造。有不用水銀者。其式如時辰表。內有盤。而以鋼條壓抵天氣。重輕有針與之相聯。隨其漲縮。旋轉盤面。以定度數也。

風稱

風稱有二。皆以測風之力。一以鋼條盤繞。條兩端一釘木架。一置方尺。板條旁設直木。畫成度數。以板向風。風力吹回。若干條卽退若干度也。一以玻璃曲管。管兩頭。一如鶴頸。有口向外。所以受風。一則上直。外畫度數。以量輕重。惟二管通連處。身必較細。則水不生波。而有準。凡一點鐘。行五里者。微風也。行五十里者。疾風也。每方尺有一觔之力。行百里者。大風也。有四觔力。行二百里者。颶風

也。有十七舳力。至行五六百里。有五十舳之力。則拔樹覆舟。勢不可當矣。

### 風磨

西人以機汲水。引使自達。分布街巷。徧及民用。牆垣中均設鐵管。澆注不竭。且可以防火患。中國江海之水。漲落不時。濱此者早潦互患。西北高原。種植每艱。灌溉講水利者。尤以此爲亟。倘得因利乘便。做而行之。亦經世之一助也。其法用布帆。狀類風車。或以木板。設軸。簷下立機關。皆能趁風旋轉。其舂穀碾油。鋸木。亦多用之。名曰風磨。

### 揚聲接聲筒

揚聲筒。形類喇叭而曲。能吸聚聲音。使之遠。達旁立者不聞。而其聲布數里外。航海故多用之。海舶相遇。各以傳此言。舟工上梳理帆在下者。亦用此通語。又有按聲筒。其形相似。而其用則殊。如二人在遠處交談。以此筒接聲入耳。即近在咫尺間。蓋一以聽人。一使人聽也。

照畫

泰西照畫之法。初祇映取物影而圖之。法於空中圍幕以蔽日。光頂開一孔。隔以透鏡。上又斜覆一鏡。使物返照。即按影繪之。迨法人始創用銀片傳藥置箱。照物於上。以海藍薰之。藍海初視若無跡。復薰以水銀氣。顯即顯現。再用黃蘗水洗之。跡始難滅。然懸之當風日處。不十年而影滅矣。嗣有照於玻璃或紙上者云。彼國凡罪人遇赦。必照其像。以存案牘。再犯則易於緝捕耳。更能仿照書畫。名人墨跡。宛如真本。嘗云。人目內有極細筋絡。織成一片薄皮。上達於腦。能使萬物聚影於其上。恪一時所見。無不悉留目中。呈象於眼底。如欲試之。可將初宰之牛。揭其目底皮。映口窺之。即見其臨死時之所見。跡固極微。亦惟照畫之法。能窮其細。昔西人曾照一凶死新屍於目影中。見其致死之由。知此法傳而且可爲鞫獄之一助云。

泰西有吃墨石。以水墨書字於紙貼石上。少頃墨字卽透入石中。復以水墨刷之。則有字處沾墨。無字處不沾。印之與刊板無異也。又西人能爲極細字。在分寸間可寫千百言。以顯微鏡窺之。筆筆精宛如大字。其法初亦用顯微鏡。擴小爲大。寫成底本子。用照畫法縮大爲小影。而下之。故能窮盡毫髮。茲因吃墨石而類及此。亦一奇云。

### 水鏡

水鏡能於水中視物。法以一長筒。下口置玻璃入水中。而自上口窺之。雖深處之物。亦能見。西人以泳氣鐘於水底。工作每用此鏡窺。則覓地良易耳。

### 鐵道火輪車

泰西有鐵道。以便車行。其式於車轍兩邊各置巨木。木上釘凸形條鐵。而車輪周圍有凹槽與鐵條相合。若運筭然。使疾行無礙。一馬可拽多車。然總不若火輪車之力大。而速車於道光初始有。先是英國有德惟底造而未善。嗣有斯提

反笱者。父子相繼造作。始通行也。其父初於煤窖中。專司火輪機器。以貧甚擬往他國別謀。而乏資未果。惟修造鐘表。以自給。旋見運煤以馬。費用浩繁。德氏火機。又未盡善。遂變其法而成。此時英國方修造鐵路。僉稱有能造火輪車者。酬千金。乃即往試。則一點鐘能行九十里。人奇之。號爲火箭。由是火輪車廣傳。而鐵道亦多矣。其車極快者。一點鐘可行二百里。每車可受數百石。數十車啣尾而進。首設氣機。以拽諸車。次載煤薪食物。以備供結。若登山越嶺。另置山行車輪。有鋸齒。鐵路亦然。兩相逗笱。使節節而上。趨下亦如之。

### 油井

泰西有油井。每產煤窖近處。蓋煤所生聚處。掘之下。多有油。聞今美國已有數百井。通國咸用以代燭。但能不食耳。

### 火水

西人之火水。亦名火油。置器中能燃。如油其製造之法。云於密室中。平地貯水。

數寸四面蓋鉛板。用硫黃八磅。朴硝一磅。置室中。引火燃之。卽緊封其門。不使有一絲漏洩。俟硝磺燒盡。其氣收入水中。然後別開一地穴。引注此水。水味甚酸。故名硫磺醋。用時以精潔器。納白鉛數片。入硫磺醋。一兩加水四分之一。令滿。一器用紙封固。上透小孔。以銅管入電氣。則一觸火。而聲激器中。使電氣全出。以火向銅管引之。其氣吐出。儼如燈光。又有使其自燃之法。常用白金造火鏞。鏞與火氣相接。則不火自燃矣。然白金最難得。其重云倍黃金。世所罕有也。

### 辟火油

西人有辟火油。塗之木器。以及布帛綢綾。則經火均能不燃。云係普國京都。伯靈新造。其法秘不洩。故無知者。然價直殊賤。幾同糶漿。凡布一端。以油三十錢塗之。便足。用洗衣裳。能使其色。經久不變。投之火中。而質不改。惟淡紅與藍入火。則色稍異耳。

### 電氣

西人能收電氣。其爲用若治病。代燈禦敵。鑄印與通達音信等種。皆賴此據。云電有二種。曰乾電。曰溼電。乾電始自布臘人。因見琥珀磨熱。可吸燈草玻璃。能吸碎紙。知電氣隱伏萬物中。可以取用。及意大利有嘎喇法尼者。偶以刀叉之屬。置死蛙身上。蛙卽躍跳。乃悟二金相感。遇濕亦能生電。此濕電所由昉也。乾電機以玻璃爲筒。兩頭有軸。可轉動。傍又立一柱。以皮墊覆筒。上更覆綢一片。有鐵鍊。下通於地。運動其軸。令玻璃將墊磨熱。電氣爲玻璃所吸。隨鐵鍊而上。引入電架。可密於器。用時發之。電架以鐵筒橫架於玻璃柱上。一頭有鐵齒如鈹。以湊電氣。引電達架。其用玻璃柱者。蓋電氣不能過玻璃。防電散流入地也。濕電則有電堆電池之法。以紅銅白鉛各數斤。大如掌。使二一金成偶。以強水強水以硝酸蒸煉而成。又名酸水。浸透之。厚紙間。其中層層堆起。復以銅絲兩條。一頭壓於最下之白鉛。一頭壓於最上之紅銅。兩頭再令相接。則電自運行於銅絲上矣。若使銅絲兩端微離。則現火光。或以手持其端。卽覺振動。此名電堆。又以木爲長



箱中置銅。盛以強水。複於箱蓋之下。嵌銅鉛各片。用時浸入水內。而電卽生。所謂電池是也。置電之器。有蓄電瓶。或於瓶蓋上加銅條。繫紙寫於其端。電氣上觸。常如飛舞。又製一木人。執鎗對鷲。電氣既出。則火星入鎗。訇然作聲。而紙鷲自落。此則飾以爲玩者也。收電之法。始於美國。俄人亦效之。乃造巨器。如法引蓄。及電滿積。火光陡發。有聲如雷。震裂腦而斃。驗之。電火由首穿足而出。履襪俱裂。蓋空際之電。引聚器中。凝結不散。與霹靂無異也。其國遂有防雷鐵之造法。用鐵條長數丈。下埋地中。上出屋宇。雷火流行。卽隨鐵條下入於地。凡高樓及藏火藥處。多設此鐵。海船則以鐵練爲之。由桅下垂於海。以引電入水。聞五金之屬。皆能引雷。故防雷鐵之周圍。勿與金類相倩。恐引雷入室也。若有釘鐵之物。須用牛角玻璃作圈箍之。方無雷患。道途遇雷。勿立大樹與高竿之下。勿履山巔。勿登層閣。蓋高物與雲氣相接。亦能引雷。在室則不宜倚柱。依壁云。雷擊室宇。必隨牆壁下也。更不宜前後牕牖洞開。使風穿室而過。緣雨時天氣。

皆濕。雷雨恐多。隨濕而入耳。遇霹靂大震時。當服絹衣絲履綢冠。身立乾處。不持鐵器。則雷遠。自雷電所不近者。惟琥珀火油。松香玻璃。金鋼石透光寶石紙革乾木也。或謂雷擊陰謀。據此則無是理矣。余曰。世有鋼刀。非爲刑囚而設。而刑囚亦以之。天之假雷以誅逆耳。迨猶是之假刀以刑囚耳。

### 雷魚

海中有雷魚。其形扁。其背赤。其腹白。其尾青。其長五尺餘。其鳴如嬰兒。其身隱具電氣。俗呼爲雷魚。又名電魚。捫之輒發。小則震體。大則傾仆。甚有傷人者。嘗鋪游水面。漁人捕之。著手即麻木。而不仁。故又名麻魚。又有雷鱗。產江河淡水之中。狀類鱔魚。小者長二三尺。大者丈餘。其身有電。藉以自衛。觸之立斃。南亞美利加多有之。土人不敢遽近。必先驅牲畜嘗之。俟電放盡而後捕。有一魚。曾爲英人所得。長四尺。重五十餘觔。剖驗其腹。內有脆骨千餘。其形如鼓。上通於腦。始知此魚腹中。天生電機。故能發電也。

## 龍掛

黑雲下垂。海水上升。俗稱龍掛。實則電氣聚于雲水之中。兩相交吸而然也。必有疾風。大雨隨之。蓋雲氣下凝。必化風。而散水氣。上升亦將因風散。而爲雨。故風雨之占。候必不遠。海舶遇之。危殆殊甚。或以巨炮轟擊。使電流逸。則雲氣散。而雨亦止矣。

## 天開眼

冬夜天忽開裂。光照宇宙。俗謂之天開眼。多見北方。此於薄雲中。偶聚電光。氣肅不化而然也。北方嚴凝之處。故多見此。西人謂之北方曉。

## 電炮

西人臨敵與防守海口。或將火炮預沉水底。暗埋地中。均以銅絲爲電路。復用銅絲數寸。接銅絲中。以通火藥。用千里鏡窺敵所至。將電氣放出。而地雷震矣。雖距百里。但目力所及。亦能施之。名曰雷炮。

### 電燈

電又能代炬。入水不滅。蓋龍雷之火。非水能制也。聞俄國君相。嘗於冬夜。作游泳之戲。以濕電。制燈光耀如晝然。所費甚巨。非常例也。近英人以磁鐵。旋轉如磨。使電氣運行於上。光倍明而不甚費。遂設此以代炬云。

### 電報

泰西各國。製電機以通音信。名曰電報。用銅線穿山透水。埋諸深土。收電氣通之。雖數千里之程。頃刻可達。邇來其地。各城各鎮。俱有電路。四通八達。分布經緯。或報軍情。或捕盜賊。以及商賈物價。無日不知。無處不達。近聞英國於歐羅巴。暨天竺。各造電報。計五千餘里。用銅線重五千至墩。據云作時。惟下線爲最難。其間逢山透山。遇水過水。至普士國海濱。此處水淺而沙軟。士挖卽平。足踏卽陷。必深掘至下。得堅土。方可施展。時有天竺工人。自恃勇力。赤身入土。不逾時而斃。繼下者亦幾。始後得一壯士。許以重酬。始克深入土中。置線以透電氣。

焉。至電報作字之法。創於意大利之嘎民。以素紙浸藥水兩處。設銅版爲几。以通電氣。上有鐵筆。可使運行。此頭以筆作某字。彼頭之筆亦如之。電過則藥紙色變。而字跡顯矣。又有指字法。其式若羅盤。周書字數。均用活機盤心。復記鐵針。電機啓則針自運行。機閉而針自止。如此處將活機按某字。則彼處盤針卽指某字。可集字以成句也。按電報之法。各國雖有異同。而美國郝氏所造。似最便捷。其法設一方櫃狀類洋琴。中用銅絲若干。上通字母。下接電路。上有活字印板。如此處按某字。則彼頭活字應繼而上一時許。有傳至五千言者。云郝氏造此。係中國道光二十年。越六載而其機始成。聞英法二國相距萬里。亦以銅鐵絲徧成巨纜。沉之海底。以通電路。機成於咸豐八年。第一信云。卽報天津和議也。乙丑夏。有洋商連那士於浦江之東。排列木樁。相去各三丈餘。入土深四五尺。上用鐵練牽連。直至吳淞江而止。名曰通鏢。卽電線也。繼被鄉人將樁拔去。連那士訴於英領事。函致觀察。乃扎川沙廳。押令賠植原處。今則將次告成。

矣。路不及百里。而需費聞已累萬。念浦東至此。由驛遞函。半日達。則亦何必乃爾。此固余之所不解云。

### 電氣治病

有患暴絕。及中體麻木。肢轄不仁者。電氣能療之。法以電線按患處。若鍼灸然。或蓄電於筒。令患者身貼。而手按之。卽取效。蓋電能隨人筋絡。以運行骨節間。其功固甚速耳。

### 折光鏡

美國有折光鏡。遠厚十五寸。成影處相去二十二尺六寸。有小凸鏡。十八面。調換用之光力小者。放大百倍。光力極大者。放二千倍。其鏡筒重五十觔。置於架。架上俱設輪機。如欲去此就彼。一手可轉移也。鏡窺雲漢。仰見繁星滿布。歷歷可數。如木星。土星。天王星。皆有小星幾點。隨行。土星更有二帶纏繞。式如雙環。火星則南北二極。有日光反照。金星於周歲中。若月之有盈虧。月如小地球。中

有高山幽谷。惟不見水。月在初七八夜。上弦時望之。人皆以爲平鏡中。則弦若鋸齒。又日面常有黑子。旋轉如磨。西人能計算其運行之時刻云。

### 鑿山機

西人鑿山開道。或用積氣之力。法以鐵箱數十。下置轉輪。復以鐵桶高數丈。引水灌中。旁使活塞提動。可藉水力。鼓氣入箱。機一發而數十鐵鑿齊擊。每日開山。約三尺餘。二十餘丈之山路。二月可通矣。

### 聽肺木

泰西醫士有聽肺木。長不過尺。遇患肺疾者。一頭依病者胸前。醫者枕其一端而聽之。隨聽隨移。審其呼吸。辨其部位。能知病之所在。而施治云。

### 煤氣燈

煤氣燈。西人之地火也。其法掘地深二尺餘。每用鐵管長丈餘。圍五六寸。埋之斷處。以鎔鉛貫上。仍掩土。南北東西。綿亘數里。雖隔河小巷曲折。上下皆可達。

總處掘大窟以鐵圍之。廣畝許。高與樓齊外。以鐵柱爲架。作八角式。內設機法。一。如輪船。左右烟樞。大如十石缸。高十丈有奇。傍造屋數間。中積硫黃等物。內有火門通火窟。以煤燒之。開動風輪。逼煙透入諸鐵管內。其出火處。咸立一中空鐵柱。柱上置燈。密布街衢。至晚燃之。徹夜不熄。有一家多至數十盞者。一室通明。照耀如晝。最奇者以小鐵管暗砌堂壁。令其火迴環。從上而下。宛如懸燈。然其法不過如孩童戲耍之諸葛燈。俗名烟裡火者。蓋藉硝磺之氣。聚以發焰耳。

氣球

英人以綢綾作氣球。內藏烟焰。乘其氣以凌空。能升二萬數千尺。昔法蘭西與澳地利相攻。法人以大繩繫球升空中。觀敵形勢。由是多獲勝仗。近又以此爲戲。內藏多人。纔升六十尺。適遇颶風。吹斷繩索。球卽隨風而去。所過山川城郭。風走雲連。皆不識何處。球中人驚悸特甚。因以針刺小孔。氣旣洩而球亦漸下。



然猶恐其墮於山尖。溺於海濫。至次日下午。球落於日耳曼國地。由高致遠。蓋一日夜。已去數千里也。

按西國於宋時。始以指南定方。涉海。明初乃至東洋。旋通印度。得入中土。攷其製造諸器。初不過創設機輪。使能旋轉。繼得蒸氣之法。益見精異。然觀其器。雖層出不窮。審其法。則亦一而已矣。

兩蒼氏曰。古人於一技之末。有據爲氏族者。見非專門名家。不易知其曲折。託之楮墨。更難悉。如是卷所載。其文固無不解。而其爲器。終不能歷歷在目。蓋大略可以言傳。規制末由心契。雖使詳載。方圓細標。尺寸甚。且如三禮圖之可考。而末經諸目。終費於心。否則一穀五十幅。熟讀考工。卽可爲大匠矣。矧西制又異尋常。精妙處。眞屬智通造化。巧過般。旣非擬議言思之所及。其能展卷瞭如哉。特念古聖賢制器尙象。凡以利民。旣不傷財。亦非逞巧。似此務出新奇。而又所費不貲。必大有力者。始辨是爲非常之軌。豈易遵循。他

如天文地理歷法等。深求密測。又恨不合於六合以外。一窺天地結撰之迹。彼固自以爲智耳。然如公輸之削鳶。武侯之造牛馬。張衡之製渾天儀。凡可匠巧。苟竭耳目心思之用。則西人之所能。華人早已能之。僕畧之制。百世可行。况道不外乎中庸。惟大中正。至如此。此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彼機器云乎哉。

